

手稿

舊傳

上海朱樹人譯著

教育  
小說  
猶者傳

上海文明書局出版



3 1238 1692 2

876,57  
345

---

教育小說 稽者傳（八種之一）

## 農業教育之部

天下至勞苦之事莫如農。然唯農可無求於人。而得人世所不能得之樂。吾國伯爾氏以力田起家。其經營規畫之迹。有足多者。余故都其始末。撰爲此冊。以諭方來。世之讀我書者。苟有一二人能淡其奔逐蠱塵之見。而從事田園。即業農者觀此。而於祖宗留遺之土地。益加護惜。而培養焉。則是書雖不足爲農學之專書。而於世豈得謂無裨哉。麥爾香自叙。

### 第一章

圖賴伯爾農家者流也。年三十。體壯氣充。美鬚髯。善歌。諾鼻鉛齒。瑩目奕奕。有神。娶妻曰馬爾脫。生一子一女。一夕兩兒方就寢。馬爾脫在室中。皮置衣物。伯爾自外至。馬爾脫迎謂之曰。君來矣。事已就乎。伯爾曰。然。我已購定阿藏格田莊。明日

959246

謀遷而居焉。然其地荒蕪幾三月。無穢之象。殊堪憐憫。是在我與若之善爲修治矣。頃自彼來見牲畜之無所食也。急以芻數束餵之。我已令僕人米賽爾今夕歇宿莊中。料檢一切。雖然我飢欲死矣。速備晚餐。馬爾脫曰。唯君其少坐。我將烹雞子餉君。語未畢。馬爾脫起身入厨。手搗雞子。搗聲達戶外。時雖當春令。而寒風猶砭骨。伯爾解客衣易大呢袍。軟布鞋圍爐而坐。須臾。爐中光焰騰熾。伯爾心歡甚。馬爾脫旋捧晚餐入。伯爾急起就席。食次。備述購地事。及所議交付時規約。先是伯爾之父鐵器鋪主也。生有二子。長者曰愛頭。次即伯爾。愛頭攻苦力學。其父尤寵之。遣令人中學校肄業。學成。其父母以手藝賤役。不足辱愛頭。乃令就學於邑中登記官處。等級民間契據用印事務。如中國之衙房吏。繼念本地偏僻。無甚生色。又令人巴黎大線繡鋪充司帳。愛頭爲人勤慎。鋪主倚重之。是時伯爾亦漸長。其父僅令就學里塾。意將以本鋪授之。可無須大學問也。伯爾勤謹一如其兄。卒學時年十三。即在本鋪習業。非所喜也。居恒鬱鬱不樂。又以久居市肆。渺得清氣。遂患血虧。形容枯槁。

不思食父母憂之。醫謂必令伯爾居鄉。否則危矣。父母不得已。居伯爾於鄰近田戶家。不久氣體健旺。伯爾自此始有樂農之意矣。田戶欲遣之歸。伯爾請留爲傭。許之。伯爾居鄉二年。於田家各種操作。無不樂爲之。時而放羊牧豕。時而牽牛挽犁。性靈捷。不獨播種耕耘之法。盡皆嫻習。且已能造穀穗。穂即谷與穀窖矣。  
穂以備用。即葛酒及蕷葛。番薯等物。亦皆藏焉。造田戶見其年幼。問許於鬆土學習扶犁。伯爾則以爲大樂也。未幾忽辭田戶而入初等農學校。田戶爲之不怡。伯爾於農學早得門徑。又在塾中研究一切。所學益進。凡分畦播種割刈收穫諸術。悉精之。而農器一項尤所注意。不獨諳其用法。且能抉其弊而變通之。力作之暇。壹意讀書。凡書樓中圖籍。無不再三讀。及三年大考時。伯爾之學。超同學數倍。考官驚異之。出塾後。校長卽薦入及爾滿家爲農務總管。及爾滿者。呂之大田主也。父母早世。遺田五百。挨克打兒。法款名曰阿兒。每六阿兒又百分之一十六合。一華畝挨克打兒。卽百阿兒也。內林木五分之二。穀草五分之三。及爾滿天性疎野。頗以業農爲樂。唯少不更事。須有忠勤明幹者助之。及得伯

爾深相愛信。及爾滿粗直長厚。肯爲所知出力。伯爾之得娶馬爾脫。及爾滿之力也。馬爾脫恬淡勤謹。一如其夫。能助其夫操作。凡烹飪饌食製酪等事。皆一人任之。以故伉儷甚篤。生子一曰麻里斯。女一曰馬里。夫婦珍之如拱璧。及爾滿所居屋。距莊數里。第宅壯麗。然尙無子。心常怏怏。以爲屋中無孩笑聲。雖甚安逸。不足以樂也。及爾滿夫人常謂馬爾脫曰。我雖富財產。將安授之。曾不若汝之爲福人也。未幾。伯爾父死。伯爾既得遺產。益以己所儲蓄。妻之奩貲。居然小康矣。是時阿藏格。有一田莊。衆咸目爲石田。然得能者善治之。固腴壤也。及爾滿因勸伯爾購之。伯爾旣重離賢主人。又虛功難成。頗猶豫。及爾滿再三慇懃。而後從之事成。歸告馬爾脫。馬爾脫嘿然良久。伯爾曰。卿何憂耶。馬爾脫曰。我非憂屬有所思耳。伯爾請其說。馬爾脫曰。自我之歸爾家。衣食粗給。未嘗知憂懼。能如此。願亦足矣。復何他求乎。且安知所求之必可得乎。其道甚危。伯爾曰。我非不知足者。我亦欲久居此耳。雖然。及爾滿遇我。厚卿所知也。我之爲此。彼實贊成之。我嘗語及爾滿曰。

我事子久矣。如我。去誰可助子者。及而滿曰。子事我忠。然子未可量也。我誠不敢久羈子。又極言阿藏格田莊之美。功可必成。馬爾脫曰。及爾滿之說可信乎。伯爾曰。然其值既賤。且固腴壤也。今雖荒穢。能變其土質。洩其積水。加之以糞。所獲當三倍。始事誠勞。然卿固健婦。我非懦夫。爲兒女成一大產業。意中事耳。馬爾脫曰。旣如此。請各努力。伯爾握其手而語之曰。卿請勿疑。我與若好爲之。夜深矣。盍少安。明日之事不可悞也。伯爾遂入臥室。撫視其子女。乃睡。天未明。夫婦兩人卽起。馬爾脫在室中清檢衣物。伯爾搬運什物。載之車中。時兩兒猶酣睡也。料理粗畢。馬爾脫詣兩兒床前呼曰。速醒。速醒。兩兒摩挲倦眼。馬爾脫又呼曰。速起。速起。爾父購田莊。今日往遷焉。不見室中之空無所有乎。麻里斯曰。莊安在耶。馬爾脫曰。爾亦聞阿藏格乎。曰聞之。是邑之鄙瀕河之地也。母曰。然。兩兒詰問其母。刺刺不休。其母殊不暇答。麻里斯備陳阿藏格田莊之美。以告其妹。衣履畢。兩兒詣庭中觀覽。良久。心樂甚。且笑且舞。戲語其馬曰。爾將載我等至大田莊矣。正嬉笑間。忽

聞犬吠聲。卽有二大犬搖尾而入。兩兒呼曰。及羅姆先生來矣。趨而迎之。及羅姆者。及爾滿家之牧羊人也。畜三犬。出入必與俱。年不過五十。而霜鬢柴骨。老態可掬。性疏放。不樂與人近。獨厚愛麻里斯與馬里。時爲演說故事。謂兩童天性未漓。眞我知已。平居寡言笑。除及爾滿與伯爾外。未有與談者。自奉儉嗇。所食飲惟清水麵包乳餅。遇慶節乃食豬油少許。有戲詰之者。曰。爾曷勿言爾之銀錢何往。則嘿然不答。其裝束絕怪。大衣闊帽。黑夜見之。令人失驚。婦女中有疑爲方術士者。性專壹。舍牧羊外。雖咫尺間事。亦熟視無覩也。雖不知書。顧習於畜牧之術。牧羊至五六百頭。中有病者。能立辨而隔別之。所以煦嫗之者甚至。故及羅姆之羊非常病。病亦不險。偶有倒斃者。及羅姆。則引爲大戚。數年前。其羊病瘟。及羅姆傷痛不已。幾成顛症。云及羅姆見兩兒慰問畢。乃曰。爾將捨我而去乎。曰。將遷阿藏格先生知之乎。曰。知之。今日來相送也。旋詣伯爾與馬爾脫。前握手脫帽爲禮。曰。爾兩人今爲田主人矣。曰。然。阿藏格田莊之主人也。及羅姆曰。是良田也。曰。如已荒。

何及羅姆指伯爾曰。有子在庸。何傷。且以子之才。又得賢內助。何患無成。馬爾脫  
嬌然笑。及羅姆曰。吾不多言。言必有中。雖然。吾之友唯子。子今去。吾何以爲情耶。  
伯爾曰。願數顧敝廬。曰如吾之疎野。何。伯爾曰。我與若非忘形交乎。且吾兒厚愛  
子。何可忘也。及羅姆曰。諾。吾試問子。子在阿藏格亦將畜羊羣乎。曰。羊羣吾不敢  
言。若叢棘地。不耕種而僅生根草之地。法語謂之鄰。蓋四人常以此等田種松香油類之木。或田中收成後。可畜數頭耳。  
及羅姆曰。他日有可以益君者。不敢不盡力。伯爾以溫語謝之。而去。東載既畢。伯  
爾取雀麥餵馬。旋挈妻子詣及爾滿家辭行。抵門。引者導至廳事。時及爾滿早餐  
甫畢。訝其來而詢之曰。今日非予遷居之日乎。伯爾曰。蒙君厚遇久。今當去。矣。敢  
無一言以相告。思吾在君家之樂。此別能無歎然。卽山妻亦殊憫惄也。阿藏格之  
事。非君苦勸。我其終身在蒲槐爾矣。及爾滿。田庄名。及爾滿曰。子何情之深也。自子之入  
吾家。先人遺業。日益昌茂。今子去。誰能如子者。吾之不忍子之去。固然也。然使吾寵  
子於此。令子不得自營殖。吾自爲謀。則善矣。雖然。其何以對子。今我誠不能無以

失子爲戚。而問心固無愧也。十年之內。阿藏格可觀厥成已。馬爾脫曰。幸賴天佑。願如君言。及爾滿夫人勿疑。伯爾之購阿藏格。必非無益之費也。我於伯爾之才。歷試而深信之。爾兩人終身安富。我亦與有功焉。自至以往。彼此雖不免離索之感。然於兩家交誼。何損哉。伯爾肅然改容。及爾滿又曰。願彼此頻頻聚首。爾在阿藏格。我將來觀爾之田事。我在蒲槐爾當掃榻以待爾之來也。伯爾感其言。與及爾滿握手爲歡。馬爾脫既喜且感。潛然淚下。與及爾滿夫人行合抱禮。及爾滿語伯爾曰。子今事煩。不敢久留子。雖然不可無樽酒以相慶也。旋于架上取壺一杯。四斟以白葡萄酒。舉觴而祝曰。願阿藏格庶物繁昌。願賢夫婦身軀康健。時兩兒在旁默視。及爾滿夫人呼而進之。予以餅各一枚。伯爾告辭回家。置兩兒子車中。全家遂行。阿藏格與蒲槐爾皆巴爾維爾鄉之所轄也。鄉與其四圍皆沃壤。擅林木原藪之勝。蒲槐爾在高原上。與一村相屬。村有大道。迤邐至谷口。小水流其間。兩岸草塲豐茂。阿藏格濱河。與蒲槐爾對峙。相距約兩啞羅。遇當。啞羅邁當里名合華法里

分一里又三伯爾自蒲燒爾至阿藏格一路居民稱慶相屬抵門則米賽爾已候於門矣米賽爾者及爾滿家舊僕也年四十勤儉有常度惟好議論主人有命必斷斷爭辯雖未嘗不勉從而容色悻悻終事而後已然固不失爲篤實勇敢人也故伯爾貨之爲傭伯爾引車至庭中卽問米賽爾曰有新聞乎曰無之曰牲畜無恙耶曰主人且弗慮廄中鋪草臺矣於馬牛羊豕所居處鋪柴草一層令獸臥其上以清潔爲費若無柴草卽以乾葉木屑裹層代之草料中雜有畜糞可以壅田可獲肥大於此事夏小心照一可免牲畜致病一可獲肥田不可少之料也槽內投芻豆矣且我已灑掃屋舍唯塵積太多驟不能清耳伯爾曰爾昨夜宿何所曰卽在廄中耳伯爾曰爾必能分我勞矣曰不敢不勉語未畢卽助伯爾卸車中雜物馬爾脫執帚一布一掃除一周時因屋之第二層樓尙未修繕一切俱就平屋安置事粗定各就席午餐食品唯豬油一塊乳餅一枚食畢伯爾語其妻與僕曰吾將往觀田園矣先是阿藏格田莊以繁盛稱居宅雖僅存中屋而外觀尙壯旁屋已傾頽毀成平房改爲馬廐與草料房屋前庭院寬大繚以舍垣庭前有大門臨官路門題作半環形刻有

古時軍器遺像。然模糊不能辨矣。屋有三層。下層最寬。餘兩層差窄。屋後有園。僅數阿兒地。四周有墻。園外小山之麓爲田畝。與田畝毗連者。有荒地六埃克打兒。荆棘叢焉。附近山谷間。有草場五埃克打兒。土性甚濕。蘆荻與雜草亂生。春秋雨漲。則變成沮洳。水易存蓄不流之地也。太陽雖草場與田畝間有地。逢突不平者。則石壠也。此壠累年不採。成瓦礫場矣。舊莊主年老多病。鰥居無子。有僕一人。利其將死。終日不事事。唯飽食而已。初時主人雖病。尙能勉理庶務。已而病篤。不得已。以家事委之外人。由是收穫日微。屋舍日圮。牲畜之倒斃者日衆。主人以憂憤死。歿後遺產。疎親數人分受之。四俗死者無子。即或亦得承受遺產。數人者。稔知田務久荒。非大加修整。恐無人領佃。決計將田莊及牲畜器皿召賣。伯爾聞而購之。值甚賤。除付價外。囊中尚有餘金。可爲修理要工之需也。伯爾謀周覽各地。先詣馬廐。則見馬二。牛一。骨瘦形穢。病態支離。喟然歎曰。病若此。將安用耶。廐中陰黑難識別。一一引至庭中。謹觀良久。自原主歿後。邑之登記官即遣人監守遺產。其人將兩馬畧。

加調養。故受病尙淺。惟兩牛囚閉廄中。無所食。顛連殊可憫。伯爾曰。牛病至此。尙能生乳耶。馬爾脫曰。今夕旦試之。米賽爾曰。子尙未見其昨日也。飢渴之狀。度必十五日不得飲食矣。我喂以料。飲以水。予以草。乃有今日耳。伯爾心忖。草料房中。必一空如洗矣。及入視之。則堆積甚富。喜出望外。舊農器甚簡略。惟犁二耙。礪大車小車手車穢雜車各一。內惟兩犁可用。餘則需修繕矣。伯爾曰。得此亦足以生利。雖然。有田園在。盍往觀之。時兩兒偕父母同行。麻里斯有一聞一見。則欣然意得。馬里執母手問曰。雞何在。米賽爾曰。昔嘗有之。自舊主人歿後。已盡食之矣。伯爾旋詣屋後。果蔬園。荆棘叢。生幾無一花一蔬。蓋不耕已兩年矣。所存惟果樹數株。嫩條數莖而已。牆角蔽北風處。有桑兩株。不知其何自來也。繼至麥田。所種乃小麥也。伯爾謂米賽爾曰。此麥稀疎瘦弱。莠草雜生。豐收安可望耶。明日爾須鋤治之。最妙之策。莫若蓋以肥料。然費過鉅。且俟異日。田中別有雀麥。疎弱類小麥。伯爾先欲拔去。而易以春麥。春麥別種。以春令下子。子。以繼念要工尙多。不果行。亦令米賽

爾鋤之。如治小麥法。又至萊田。

西國舊俗以歲耕種易盡地力故伯爾曰惜哉。

伯爾曰。惜哉。

有地而任其閒曠也。米賽爾曰。地可不令休息耶。

伯爾曰。加以糞。無庸休息也。

米賽爾曰。人畜無安睡時。尙能操作耶。

伯爾曰。爾過矣。地乃大機器。不畏勞也。彼其

生物之料。誠不能無缺乏。然苟有以補其乏。即滋生不息矣。

米賽爾曰。是固然。

今秋下種。明歲不患無收穫也。然欲令於今夏即有所出。其道何由。

伯爾曰。深耕而

厚糞之。米賽爾曰。糞何在。

伯爾曰。有之何難。且可購也。今姑就可播種之地。盡力

耕之。下番薯白菜子。餘則更番鋤治。使土鬆散。令得吸空氣中生物之料也。

伯爾

與米賽爾又至叢棘地。米賽爾曰。是可以牧羊。

伯爾曰。我將畜數頭。而徐俟其後。

米賽爾曰。後將何如。

伯爾曰。子謂我購此地。壹聽其無所出乎。

米賽爾曰。何謂也。

伯爾曰。我將墾之。令產美材耳。

米賽爾曰。竊恐折子之犁也。

伯爾曰。現有之犁。誠

難保其不折。吾將購堅者用之。

伯爾曰。墾田固不能用常器也。其萬不可耕而需費太昂

者。可種以雜樹。要之不拘何法。歸於修治盡善。使無遺利而已。然其道宜漸不可

遽也。諺不云乎。欲速則不達。時天已晚。馬爾脫繫兩兒先歸。整備晚餐。伯爾順道至山谷中草場。省覽一周。米賽爾曰。此間若非濕地。則美矣。伯爾曰。子言良是。雖然。吾有道以處此。曰何如。伯爾曰。洩其水面而已。曰何謂也。曰埋管於地。令水流出。曰是將舉草場而盡翻之矣。母乃勞乎。伯爾曰。無庸。掘溝數道。埋管其中而已。曰水將安往。曰於草場最遠處鑿一渠。令水注其中。由此入河。曰子可謂善謀者也。伯爾曰。胸有成算。今且勿言。夕陽在山矣。胡勿歸。抵家。馬爾脫語其夫曰。頃捨牛乳甚少。且瘦。乳之舍油少者曰瘦乳君試嘗之。伯爾曰。果然。明日可出牛於廄。引至草場。改其食品。受病已深。調養不可不至也。然不久當自改觀。卿其無躁。我等來此幸及其時。過八日。牛且死矣。晚餐畢。米賽爾仍宿廄中。馬爾脫眠馬里於床。麻里斯解衣將就寢。驚呼其母曰。有大物在此。母曰。勿驚。一蜘蛛耳。且殺之矣。麻里斯曰。彼其蟄人乎。母曰。否。然穢甚。不可觸也。觸則肌肉墳起。伯爾取而蹂之。既又以火燭視。周覽全室。唯聞撲牆聲。擊地聲。時自語曰。又去其一矣。即語麻里斯曰。今已肅。

清爾其就息麻里斯曰我懼甚伯爾令同榻而睡室中火滅忽有細聲如鑽木然未幾噉物聲往來奔逐聲什物顛簸聲相繼大作旋有一物跳入床伯爾掀其被物墜地作聲曰是乃鼠也卽起燃燭鼠見火光著竄去三人始得安寢黎明卽醒合家俱起操作伯爾用耙一鏟一車一聚庭中散糞其妻擣取牛乳米賽爾往麥田中鋤地去草須臾水工圬工木工皆至伯爾與諸人寒暄畢導引指示各工中以居室爲最要地板承塵板牆垣急須修葺平屋計方八邁當一邁當約合中國二尺七寸九分尺伯爾擬分其半以安置書籍會計簿並察視庭中各事其上層用板隔分之爲兩兒臥室最上層亦如之爲他日女僕臥室伯爾計慮周密不敢留毫髮憾致重修改造之費工程以堅樸耐久養生適用爲主不加雕飾也又命工人於庭中築土墩二以堆糞料墩作斜坡形趨向庭中心別設石槽一溝一令糞汁由槽流入溝溝上設吸水具如風日揚晒糞料乾枯則汲溝中水以灌之伯爾知畜糞爲肥田美料須用法存積故不惜費而爲此也又因舊牛欄因牛馬厩或居一屋故原上文或稱馬廄或稱牛欄即上文

也。萬

卑陰無光。不通風氣。命增高至三邁當有半。離地兩邁當處開數竇。可隨時

啓閉。又扣土令堅。雜以黏土。即陶人所用之埴也。原質爲鈣。姜炭砂與鋁在地中能阻水不流。石灰。原質爲鈣。姜炭能消化於水能健

及空氣中溫氣。墁地面使可耐蹄蹴與糞溺之消蝕。其地面畧作斜形。令瀉得由管

流入溝。即上受糞氣之溝也。庭北隅建車房一所。安設大小各車及農器。巴爾維爾前居民

之來觀阿藏格者。數日間踵相接。見伯爾多所紛更。嘗議蜂起。或謂伯爾居屋殊

不類田舍氣象。或謂改造牛欄。徒費無益。王侯第宅。非牲畜所居也。其尤不滿意

者。則庭中堆糞之土墩。與溺溝。以爲伯爾若有餘財。可購新地。何爲效及爾滿之

浪費乎。且及爾滿富翁也。爲此猶可。伯爾豈其比耶。伯爾聞而厭之。一日語庭中

諸鄉人曰。公等不以我護惜牲畜糞料爲然。何其儂也。欲多用馬力。多獲牛乳。不

當居之善地。令得養生而息勞耶。公等思之。馬僵臥不得奉。食又不足。輒掣必無

力矣。牛若餵養無法。欄中不通光氣。乳必稀少而劣矣。至土墩溺溝之妄費與否。

公等久且自悟耳。又指庭中一人而語之曰。君料我麥田收穫可幾許。其人曰。舊

主人不善經理。所獲不能豐也。然田固良。一挨克打兒。得十六愛格刀里脫爾。刀里脫爾。法語。又名約合華。一升有餘。麥穗。百里股爾。即一石有餘。麥穗也。或易爲力耳。伯爾曰。以我爲之。雖二十五愛格刀里脫爾可穫也。曰子戲言耶。伯爾曰。蒲槐爾。蒲槐爾。及爾滿。蒲。前。名。及爾滿。蒲。前。名。無以過之。乃又曰。我不能比及爾滿。蒲槐爾比也。伯爾曰。君謂此良田。雖蒲槐爾無以過之。乃又曰。我不能比及爾滿。是何言與。其人笑曰。願子之有成也。伯爾曰。君試觀之。鄉之民有名斐里伯者。數至阿藏格。觀伯爾所爲。獨無譏訕語。且歎賞焉。詣伯爾家。先施爲禮。窺其意。若甚願訂交者。年與伯爾相若。其父亦業農。家計頗裕。斐里伯既畧知學問。而娶妻亦實。以勤儉稱。故斐里伯之所處。乃人生極順之境也。是時其父漸老。苟斐里伯能助力作。壹意講求農務。家業卽日益饒裕矣。不幸常入城市。昵比匪人。以致在加非館。加非館。坊酒肆。茶。之日多。而在鄉之日少。伯爾知其爲人。待之殊漠然。斐里伯不爲忤也。一日兩人薄遊田野。野兔突起於前。斐里伯故好獵。見之技癢。率然曰。一槍而中耳。卽語伯爾曰。爾之地。與我父之地相比也。我與爾請交易其地以相償。可

乎。伯爾曰。我不知獵。斐里伯曰。爾在及爾滿家則然耳。今非其時也。伯爾曰。依然

故我。斐里伯曰。異哉爾之爲人也。伯爾曰。獵固樂事。然軍器據有費。西側須先向官府

佩軍

槍藥有費。歲終則成巨款矣。所費時日且不貲。如我者。尙有可費之間日耶。

斐里伯曰。星期非閒日乎。伯爾曰。星期惡得閒。且我不自獵。我可僱地與獵者。斐

里伯曰。何錨銖之必較耶。伯爾曰。所得無幾。亦一入款也。斐里伯曰。旣如此。請勿

復言。卽辭去。自此遂罕至伯爾家矣。與伯爾相厚善者。及爾滿夫婦外。則有女蒙

師若萌。鄉兵郎培爾。鄉學師諾愛爾。若萌者。賢女也。以孝聞。母老而病。若萌終身

不嫁。所以奉養之者。無不至。又善理家物。經其手。必盡其用。時出其心。得以語人。皆至言也。故馬爾脫深自結焉。郎培爾之居巴爾維爾也。十五年矣。能盡其職。執

法極嚴。而性特和厚。公事畢。則歸與家人相團聚。率妻子灌園以爲樂。數年前。民

有被火者。一孩在室中。郎培爾冒火刲出之。獲賞銀牌。邑人無不知其勇者。諾愛

爾年約四十。娶於巴爾維爾。生兩子。染喉風。相繼病瘡。其妻未幾亦卒。諾愛爾故

績學士也。政府屢欲拔致之。諾愛爾以巴爾維爾爲妻子魂魄所在。依戀不忍去。當伯爾之在及爾滿家也。諾愛爾深相器重。樂觀其操作。伯爾時或爲浮言所搖。諾愛爾則從旁激勵之。伯爾嘗語諾愛爾曰。我所爲固當理否。諾愛爾曰。人之多言。不足畏也。彼實忌子之出其上耳。忌子之屏棄舊習耳。能持之以恒。子之理伸矣。伯爾之知會計。亦諾愛爾教之也。諾愛爾嘗語之曰。田莊與店肆無異。會計不可忽也。苟無此。何以知事之實在耶。伯爾如我不解。何諾愛爾曰。事無易於此者。如不鄙予。願以相告。不久子自習之矣。其道無他。每晚費數分時。錄出入貨款於冊上。此冊名爲日流。以其記逐日之事也。至星期則謄於別冊。分類清錄。如家用牲畜。小麥。雀麥。牛乳。家禽等類。此冊名曰草總。年終取而較比之。則獲利與否。或應變更與否。可一覽而知矣。伯爾曰。旣承惠教。請嘗試焉。數日後。諾愛爾即釐定兩冊。攜交伯爾。冊面一書日流。一書草總。皆結構分明之圓體字也。

## 第二章

伯爾在阿藏格三月。耳目一新。庭院清潔無糞穢。垣壁皆重圬。氣象可愛。負牆之車房。布列大小各車。及諸農器。齊整絢倫。牛欄已增高。可通風氣。牲畜猶是也。然大改觀矣。馬力比前多兩倍。牛乳含油而濃。日可得六七里脫。爾前又割牛欄一分。圍以柵爲羊圈。畜羊二十頭。每日引至叢棘地覓食。欄之隅有隙地。不足容牛馬。則畜驢於其中。驢性節嗇。易畜而爲用甚大。能驮載菜蔬與糞料。馬爾脫率駕驢車入城售物。欄之又一隅。建一小房。爲米賽爾臥室。便檢察也。初。伯爾爲米賽爾布榻。頗費籌畫。米賽爾笑謂無益。至是形神暢適。自謂雖王侯無以過也。伯爾居室澄澈無比。雖明目人不能得些子。蛛絲跡。馬爾脫一見塵穢或蟲蟻。視如仇敵。盡去以爲快。平屋日必洗拭。入室者脫屨而後進。堂中央設大几。旁設櫈木長椅。爲家人用膳處。別有爐灶。上置什器。皆瑩潔。緣壁有碗櫃。麪包箱。坐椅數張。旁有小房。內設寫字桌。一書架。卷軸羅列。上層樓則伯爾夫婦榻。一女馬里榻。一大衣櫈。一寫字桌。一坐椅。數張。樓中央懸大鏡。一擺鐘。一鐘。兩旁置。

蠟炬兩枝。子麻里斯獨臥一室。頗以此自矜。其馬里臥室。蓄儲什物。待其稍長而授之。屋壁僅抹石灰。俟有餘財。再糊紙也。屋後有玻璃門。由此入果蔬園。門前草坡長數畝。當許中植鶴喙花。狀其形而名之。或名鳳呂草。 艷色照人。其餘則種生菜。白菜。紅蘿蔔。小豆。黃豆。酸菜等類。藉佐盤飧也。別有地方數區。周遭種蘋果樹。各以小徑隔別之。徑鋪沙礫。又有桃梨杏各樹。皆種牆陰。馬爾脫獨任灌園事。佐之者女僕。若奈脫也。若奈脫年三十五。新寡。有一子。一日忽失所在。遍索不得。人皆以爲被拐也。若奈脫自夫沒後。窘甚。求入伯爾家爲傭。雖不給值。不計也。伯爾時無雇傭意。特憫其困。而留之。使居次層小屋中。日令引牛羊至牧地。工貲甚薄。許以境裕。再增其值。若奈脫作事有條理。性又勤儉。伯爾頗賴其力焉。伯爾居阿藏格。合家大小。上下。無一閒人。時值夏令。每晨除兩兒外。皆寅正即起。最先者伯爾也。故米賽爾嘗曰。我早醒。徒然耳。主人每先我在庭中矣。既起。伯爾與米賽爾拭理牲畜。予之飲食。易其草。馬爾脫將取牛乳。若奈脫煮早餐。晨膳畢。伯爾與米賽爾赴田。

力作。若奈脫往果蔬園爲耕種培灌等事。馬爾脫爲兩兒衣履盥洗及拂拭屋宇。既畢乃備午餐。至午家人就中堂同席食。食品精約。常設者爲湯一孟。蔬和肉一盤。乳餅一枚。酒少許。卽若奈脫手釀者也。食畢。伯爾與米賽爾仍往田中。若奈脫引牛羊至牧地。令一大監視之。已則手持針黹。薄暮乃歸。若奈脫在牧地時。兩兒常相隨。縱令跳躍。壯其筋骨。馬爾脫在家中。縫紉衣服。清理屋宇。日西沒。家人相聚晚餐。食畢。察視牲畜。收檢各器。然後安睡。馬爾脫每夜登記出入貨款於冊上。又必巡視一周。故於諸人中爲最後睡。每星期。早工畢。各整飾衣裳。兩兒亦於是日洗澡。易潔衣。如天晴無要工。伯爾則挈之出游。馬爾脫性不好遊。惟在家核帳目。作精饌而已。伯爾於是年收穫本無奢望。加以天時不節。愈益歉收。刈草時適久雨。草料盡淹。雖翻曠數次。然卒無救。麥收亦殊惡。伯爾每日未明即起。仰視天光。焦盼特甚。一日忽聞聲。伯爾急呼集家人。同往田中。米賽爾割麥。馬爾脫與若奈脫取而束之。疊成小捆。卽穀稻之束。倒插其上。可免澆灌之患。米賽爾極

言此法之無益。伯爾置諸不理。惟語以如此可免濕氣。卽有雨亦無害。穀粒可不至發芽。米賽爾則曰。與其徒費日力。孰若從早打穀之爲美乎。收刈已畢。伯爾旋雇打麥者用機器打之。行各處收穫時有拉麥機器者米賽爾又曰。費錢何爲。俟冬令農隙時擊之以枷可矣。伯爾曰。勿患冬令之無所爲也。且我急欲賣麥。以買好籽種耳。米賽爾曰。小麥種耶。穢麥種耶。何患無種。伯爾曰。彼皆非佳種。我不願明歲之再歉收。欲得豐收。非下佳種不可。打麥畢。以簸箕揚之。卽入市求售。得值昂於他家。蓋是年麥皆濕。惟伯爾之麥則否。此用稊之效也。一日。伯爾入城售麥。購泥土數罐載而歸。罐上用字爲號。米賽爾不知書。甚異之。然不敢問也。星期數週。伯爾從車房中取出白色之物。携入田中。撒成數堆。米賽爾作驚疑狀。伯爾笑語之曰。我固知爾之不解也。雖然。我前日從城中携數罐歸。尙憶之乎。米賽爾曰。然。我爾時早覺其可笑也。伯爾曰。何可笑之有。我未知土性。我已使人攷驗之矣。米賽爾不知所謂。伯爾曰。察驗後知我地黏土太多。草人殆即周官欲有以善之。非補

其闕不可。我所撒之各堆。其名曰馬爾納。

泥土不外三質者。即名馬爾納。亦有僵疎之餘。  
具此三質者。即名馬爾納。亦有僵疎之餘。

吾一質冰凍時。此物卽成細粉。春季則剗而納於地中。來歲之收穫必豐矣。米賽爾笑曰。泥土可任意改變乎。曰然。黏土砂石灰三者。相其宜而用之。是之謂土化。米賽爾曰。真可笑哉。遂復操作如初。阿藏格庭院寬敞。伯爾於車房對面。又造鷄屋。猪圈各一所。畜公鷄一母雞若干。又豚四頭。一擗宰而鹽之。以佐肴饌。其三則餵令肥碩而賣之。是時麻里斯年當就傳。其父卽遣令人。墾馬里知兒之將離。也不禁哭泣。然亦漸長。略知人事。數日後。亦不復哭矣。麻里斯則甚以讀書爲樂。每晨携筐。一及書簿等物。單身入塾。天資穎敏。性亦馴謹。諸愛爾師見前。知其必成也。甚樂造就之。馬爾脫戒其子。途中勿游玩。出館後。逕歸家。麻里斯奉母命。惟謹。每夕返舍。不失片時。一日忽聞道中。有軍隊將過。麻里斯隨他童往觀之。惟見步隊馬隊砲隊。絡繹不絕。不復念及歸家。其母初不之憂。以爲必諾愛爾。羈之耳。待一小時。麻里斯尙未歸。始憂甚。遣若奈脫至塾中訪問。則曰已與他童同時出。

墮矣。馬爾脫憂急無措，倚門而望，寂寂無人跡，無可探訪。心揣其子必爲車壓斃矣，否則溺水死矣。不覺潛然淚下。若奈脫固嘗親歷其事者，見之不勝酸楚。至兩小時後，始望見麻里斯狂奔而至，蓋直待軍隊過畢，自覺違母命，乃始馳歸也。馬爾脫知其子無恙，卽入內拭淚以待。麻里斯悲縮至母前，親嘴如平時。其母拒之曰：「爾從何來？」麻里斯曰：「適與諸同學觀軍隊耳。」母曰：「我憂爾已兩小時矣！」爾心何忍哉！我今知爾之不愛其母也。今罰爾食麵包一枚，母許食他物。食畢，卽睡。麻里斯哭泣請罪，其母不爲動。麻里斯乃與若奈脫入臥室。若奈脫助之解衣，且撫慰之曰：「今而後，爾當知母命之不可違矣！」爾特未見爾母憂急之情形耳。彼度將失爾，又以我所親歷者易地而思之，宜其寒心也。麻里斯含淚汪然，目注視若奈脫。若欲有所問者，若奈脫曰：「爾尙未聞此事乎？」麻里斯仍默然。若奈脫乃告之曰：「我數年前亦有一兒，可愛如爾，讀書如爾，其違命亦如爾。我戒以途中勿游玩，兒勿從也。吾邑有流丐者，常結隊至各村，託詞爲人修銅勺，乘機攫物。一日忽闖入邑，

界鄉官法語曰美爾如周官也。比長之職卽今之圖保也。禁令入城。故卽在近爾父田莊處之鄉間居住。其衣服言語舉止絕異。小兒皆樂觀之。我戒吾兒勿往。兒勿聽。是夕遂不歸。而流丐亦散人故以爲被拐也。吾待之。迫索之急。無所見。爾試思吾當時憂急之情。當何如耶。我度我兒死矣。繼有鄰人語我。以親見我兒遊行流丐之側。當可遣歸。政府知此事。亦卽懸賞賛緝。幸我兒額上有瘡。右眉有缺處。故尙望我兒之或可生還也。久之杳無蹤跡。嗚呼。我兒之違命故。遂令我終身飲恨耳。若奈脫語此時辭色淒楚。麻里斯心大動。抱其項而語之曰。爲我語母親。我終不復違命矣。我益親爾愛爾。以減爾之戚也。明日麻里斯至父母前。誓終身不違命。自此欲爲非禮事念及若奈脫之言。則惕然而止。伯爾旋向保險行。爲房屋保火險。爲蔬菜保霉險。邑人皆匿笑之一。日斐里伯遇伯爾於途。詰之曰。爾真保險耶。曰。然。曰。爾錢得母太多。與曰。非也。曰。然則費錢何爲。彼行中人。不過欲多得錢耳。萬一霍災爾田。彼豈真能償爾耶。曰。否。及爾滿於數年前。嘗得賠償矣。曰。爾口常曰及爾滿不知及爾。

滿財多勢大。彼若責償誰敢不應。爾一鄉人耳可相比耶。曰及爾滿與我同耳。曰爾真妄人也。爾惜費而不獵。獨不惜錢之爲人所賺耶。試觀我邑之中亦有受欺如爾者乎。曰爾過矣。曰爾好自爲之。我初無與也。伯爾擴充農務間曠田見前已播小麥種可望豐收。又以三葉草西名諸來勿爾  
各色種類有百二十種合成花有黃白種擴麥田中草得麥庇蔭秋間即可收刈。至明歲則大盛矣。時挈麻里斯至田間手扶耙臼教以蔬穀器具之名。麻里斯心志靜專有所聞見必謹識之一。日伯爾忽停車抱其子於膝上而語之。曰爾於田家操作亦樂之乎。麻里斯曰然。曰爾長大當操何業。曰我亦欲爲農夫耳。我亦欲耕地牧牛馬耳。雖然扶犁之事難乎否乎。伯爾曰難哉。然我能教爾。麻里斯曰父不久當教我耶。曰十年後耳。麻里斯爽然若失。伯爾慰之曰爾弗憂試爲其易者。田中事不論老幼可分任之也。舊石礦地見前泥土均經挖動。伯爾令遍種槐樹。其枝可作小桿亦可爲薪。尤佳者種至二十年後可伐之以供輪輿木器之需。雖獲利較遲然種時費無幾。已種後其子若孫即

可不費一錢而坐享其利也。伯爾又於此礦地四周圍以鐵網。以桿架之上施鋒刃。令獸不得近。麻里斯在塾六月一夕。諾愛爾至其家。時馬爾脫正與其夫閒談。諾愛爾前曰。麻里斯已能讀書矣。此好消息也。麻里斯真我高弟。性亦馴謹。吾甚喜之。從此篤學不倦。即可超乎諸同學之上。而成一學人矣。伯爾聞之。喜與麻里斯親嘴示愛。亦稱謝諾愛爾之教焉。諾愛爾曰。母庸謝。使我盡得如麻里斯者而教之。我且以教書爲樂矣。其足苦我者。乃彼不悅學之情人。與譖浪狂妄之惡少耳。總之無論何業。有可喜。即有可憎也。數日後。伯爾購兔二。與麻里斯以賞其讀書之勤。且語之曰。今與爾約。凡餽養清理等事。皆爾一人任之所獲之利。亦爾一人得之。如爾不能自檢。而仍賴爾母與若奈脫之助者。則利盡歸我。乃於庭中擇一地。土勢略斜。令渴得流。用木板界作數房。房甚寬。兔得遊動自如。上施鐵網。網圈極密。以禦狸鼠。黃狼。麻里斯每日清晨出外。拾道旁菜葉。携歸家中。又求若奈脫與以紅蘿蔔。菜番薯皮及白菜葉。每晨所得之菜。爲露所濕。兔食之必病。故先

在車房晾乾。明日而後與之。伯爾給之草。令納糞相易。每禮拜四放墊。麻里斯清理兔房一次。伯爾於所養禽畜。同時整頓。庭中已畜圖爾根公雞一頭。雞之佳種及同種之母雞數頭。善下蛋。可望獲利。舊有之牛。生乳稀少。冬令餵而肥之。肥則不出。售可易以新產之牛。獲乳甚多。日可得十二三里脫爾。法語量名又以煮蕪菜。部製薑細切之。令發酵。及打麥時所留麥殼。與絳皮。大麥。眞珠米粉。雜投薦料中。令牛食之。乳更多而且美。惟禁用豆餅類等物。防乳有臭味也。馬爾脫日以所搗乳售於鄰邑。價廉物美。邑人爭購之。罄所有。尚不足。不得已更購他家乳以給之。斐里伯亦於每晨送乳售與馬爾脫。一日馬爾脫自城中歸。狀有戚容。詢其故。則曰牛生何等乳。我即售何等乳。從未提取其油。作爲者每先將乳中油質提出。謂之脂油。則乳質稀而味薄。亦未擗以雜質。人乃曰。我之乳劣。我不解其故。是以戚也。伯爾聞之。亦懊惱。心疑。因囑其妻往城中購一量乳表。器以玻璃管爲之。底實以水銀或鈍脣管上刻有分寸。置乳中觀升降之高下。視乳質之純粹。有明日斐里伯送乳如平時。伯爾詰之。曰。人有責我乳之劣者。我不能再受此種責備。

一則人將謂我無恥。一則被巡司覺察。恐干究罰也。我已購一量乳表。此後非純乳誓不復出售矣。斐里伯聞之。有不豫色。伯爾旋取量乳表。察驗自擇之。乳一合式。取驗斐里伯乳。已攬雜質矣。乃曰。我不能收爾乳也。斐里伯曰。異哉。伯爾曰。我不願我妻之再受惱也。斐里伯怫然曰。爾欲我何爲。且爾妻先已許我購之矣。伯爾曰。誠有之。然欲得純乳耳。今爾雜以水矣。斐里伯曰。爾想當然耳。伯爾曰。非也有表爲證。斐里伯曰。即有水庸何傷。獨不可售於鄉人耶。伯爾曰。然則爾可自售之。我不欲干涉也。斐里伯廢然而返。自此遂不復至阿藏格矣。然兩人未嘗絕交。每相遇於塗。仍彼此寒暄。惟斐里伯時思報復。見伯爾所爲。輒加譏訕。一日。伯爾率家人捕滅螬蠅。凡<sub>蠅類而死爲螬者。始爲螬。繼爲蠅。終則爲蠅。</sub>斐里伯怪而問之。伯爾曰。吾遵府尊之諭耳。<sub>法國官制亦有府縣。惟轄地小而權輕耳。</sub>斐里伯曰。官令何足守。吾邑中作此無益之事者。唯爾耳。以予觀之。爾不如休息之爲愈。捕滅何爲哉。且隣家之螬。獨不能集爾處耶。伯爾曰。此言良是。吾亦知一家捕螬。終不能免蟲害。雖

然吾欲奉官令耳。且令誠當人人能守。即大災可免矣。斐里伯曰。如他人之不捕何。伯爾曰。吾守吾分而已。斐里伯晒曰。爾一人守分亦奚益哉。伯爾居阿藏格一年有半。有名罷倫者。棄商習農。亦卜居於此。購田莊曰培爾和。向在巴黎作香水生理。驟致鉅富。然自其經商時。即有息肩田野之志。擬積餘資。以老農終其身。嗣見生理日盛。遂於暇日。講求農務。間至學塾讀書。又赴各處游覽。以考校農業之高下。遇有賽會。未嘗不往觀。然罷倫於農學雖畧知一二。惟苦無師法。又素屬門外漢。故所得尙淺。性剛愎。惡聞逆耳言。讀書時。胸中早具一佈。置農務底稿。於天時地土。境段坐落。與擇節之法。全不省理。此其大病也。而罷倫侈然自足。謂效可操券。見他農之穢練者。以守舊譏之。節儉者。以吝嗇譏之。以爲惟敢於前進者。乃能集事耳。既得培爾和。即日辭去舊佃戶。自行經理。其妻久居巴黎。習於戲劇宴會之樂。一旦離其父母朋友。獨居幽僻。心頗怨望。且憂其夫之無結局也。兩女亦鬱鬱不樂。乃共在罷倫前。聲明不理田務。足跡誓不入田中。不願衣履爲糞穢所。

沾。罷。倫。聞。之。亦。甚。願。一。人。經。理。可。爲。所。欲。爲。毫。無。牽。掣。故。母。女。居。鄉。惟。以。造。挽。餐。  
作。針。黹。拉。風。琴。閱。閒。書。爲。事。暇。則。駕。車。出。遊。意。猶。未。愜。交。諭。之。聲。日。甚。一。日。而。罷。  
倫。殊。不。爲。意。志。得。甚。自。爲。天。下。第。一。福。人。依。照。胸。中。所。具。稿。改。造。田。莊。牛。欄。極。美。  
觀。能。容。馬。六。十。頭。馬。廄。能。容。馬。二。十。四。羊。圈。則。可。容。羊。四。百。頭。豬。圈。以。舊。屋。爲。之。  
牲。畜。皆。取。異。國。種。如。圖。阿。姆。種。地。虛。來。種。約。克。謹。種。據。昔。英。美。兩。國。之。種。供。英。美。兩。法。國。牛。種。以。強。  
健。著。名。亦。屏。棄。不。錄。倉。房。車。房。皆。鉅。麗。農。具。如。打。穀。割。麥。收。穫。播。種。各。器。皆。取。其。  
新。出。而。盡。善。者。罷。倫。又。擬。廣。種。薯。蕷。菜。此。物。可。取。澱。注。見。前。蒸。取。其。醇。即。以。其。皮。餵。牲。  
畜。故。於。田。莊。旁。造。蒸。酒。房。一。所。統。計。營。造。之。費。過。原。端。價。遠。甚。迨。工。竣。而。資。本。幾。  
罄。矣。然。罷。倫。之。志。不。少。灰。以。爲。費。此。鉅。本。必。獲。厚。利。是。時。巴。爾。維。爾。見。前。鄉。名。居。民。聞。  
罷。倫。在。培。爾。和。大。興。土。木。多。所。更。張。爭。往。觀。之。議。論。竝。起。數。日。間。一。鄰。之。上。及。加。  
非。館。中。所。聚。相。語。者。非。罷。倫。即。罷。倫。之。牛。欄。農。器。及。牲。畜。也。時。邑。民。已。悅。服。伯。爾。  
恒。以。疑。事。相。質。有。叩。以。罷。倫。之。所。爲。者。則。告。之。曰。罷。倫。太。欲。速。終。恐。無。成。凡。業。農。

者。固須腳踏實地。行之以漸。今罷倫之牲畜美則美矣。然頗難調飼。獲利恐未必矣。未幾人言闐然。惟聞罷倫虐待工人僕役中有以細故被斥者。若輩知主人苛暴無恩。惟以唯諾從事。不爲盡心力。甚者或至偷竊。故雞鴨及蛋時有遺失。舞  
絳草縛即戲所舉之穢麥亦遭蹂躪。罷倫勢孤甚。一人耳目。勢難遍察各處。忽有決水以灌其田廬者。虧損甚鉅。云一日伯爾正在蘿蔔田中鋤草。斐里伯之父年五十五矣。老態支離。行近伯爾前。伯爾弗之見也。斐里伯之父曰。子何勤之甚也。伯爾曰。溼雨數日。莠草亂生。若不早除。將受其害。曰。子言誠當。彼培爾和之田。亦復如是。吾遇罷倫而語之。罷倫曰。後將鋤治。今有要工。未暇也。伯爾曰。罷倫過矣。不速除。收穫必減色。彼豈不知鋤地之事。有不可一日緩者耶。斐里伯之父曰。我語之亦如子言。罷倫殊勿省。斐里伯之父且語且行。愈近伯爾前。附耳語之。曰。有事奉商。伯爾棄其鋤而起曰。何以教我。曰。吾兒數數謂吾老。彼當代吾勞。因促我以房屋授之。並許館我於家。而給我贍養銀。我念區區資產。皆我老夫婦疲筋力而得。

之。一旦捨去。如剝心肝。雖吾子猶弗忍也。且吾兒所喜者。飲博耳。閒游城市耳。殊不類勤謹人。我恐其不能踐言也。不幸言而中。我老夫婦將若之何。我見世之父母。生而傳產於子。其子不能如約。因而後悔者多矣。子明眼人也。謂我計將安出。伯爾曰。干涉他人事。何利於我。令斐里伯知之。徒取怨耳。我實不能越俎而謀。斐里伯之父曰。子無過慮。決不令我兒知之。既如此。請留爾產。爾子有所需。給之毋使乏。惟不可假以權。後日之事。誰能逆料耶。且爾僅一子。爾之資產。他日終必歸斐里伯之手。今何急急爲。曰。子言甚合我心。我唯依教而行耳。伯爾曰。勿使斐里伯知此說之出於我也。曰。謹如命。先是斐里伯之父已有讓產意。及聞伯爾言。乃止。斐里伯夫婦多方促迫。其父不爲動。故父子間時有齟齬。甚或怨詈。斐里伯曰。父親已許我矣。今忽變計。得無有唆使者耶。其父弗答。一日斐里伯聒聒不休。其父不能忍。乃曰。我商諸某君。某君教我如此耳。終不舉其名。然斐里伯已心揣。伯爾必與聞此事矣。數日後。途遇伯爾。怒容語之曰。請君弗干預他人之事。伯爾

已知其旨爲具道前日語。且曰。尊公如再見詢。我仍將以此說告之。斐里伯曰。爾必欲爲此。亦無不可。然須知爾爲此言。損我非淺。我父讓產之志已決。見爾後。乃幡然變矣。且緘口之事。有何難哉。伯爾曰。甚難。我誠不願人之有所商於我。顧人既不鄙予。予亦必盡言。不敢昧天良也。斐里伯曰。爾欲以天良害朋友乎。遂怫然而去。麻里斯所蓄兔。孳生蕃息。至鬼屋中已有四十頭。因飼養太費。決計僅留一牝一牡。餘則餵令肥而售之。伯爾以絳皮三葉草四名脫來勿爾見前穢麥予麻里斯。爲肥兔之料。麻里斯約以售價償其值。是年麻里斯所售兔。除費用外。計獲利三十佛。耶克。法國姓錢照時價每牛元麻里斯得此鉅款。思一用之之法。愈想愈幻。久之計遂定。請其父買一山羊。予馬里。以償其助役之勞。伯爾以山羊性兇野。所過無不殘破。未允其請。既而許之。惟戒其子女勿縱令馳驟。必以繩繫之。或拴於樁上。其尤宜加意者。勿使近石礦地。此地新種各因山羊之性。最嗜草木之萌蘖也。約既定。乃購一無角之白山羊。此羊與兩兒甚相狎。其乳勝于母牛。馬爾脫教其女撫之。

馬里以纖弱之手。將取羊乳。亦一趣觀也。時麻里斯之三十佛郎克。除購羊外。尙有餘費。其父勸令分爲二股。麻里斯得其一。一以予馬里。一日清晨。偕兩兒携款投銀行納之。此種銀行法語曰。甘斯克巴爾月譯言存錢之箱也。專代賛戶收存款。以免浪費。自一佛郎起。均可收存。生利其利。除國家所設之郵局。每局銀行外。每作三厘至四厘半。凡存款者。均執有一視簿。簿上注明收款付利各項。於一千八百十八年。因于百達大有利銀行創于法國。寧行第三次。民主之時。自有此種。銀行郵局。銀行創于法國。寧行第三次。民主之時。自有此種。大之城邑均有此。而存款者可逕向郵局投交。

伯爾于田務竭力經營修改。雖所獲較之他家略豐。不爲失利。然亦無幾殊。不能滿意。因悟糞壅耕耘之法。尙不足恃。又多方籌畫。將土性細意研求。始決計專力于牛乳生理。因地近城市。銷路便捷。可日日獲利也。于是取其地之大半。以種草料。而以餘地輪種小麥。穢麥及薯蕷菜。時草料田中。惟苜蓿一區。尤爲豐美。法取極佳之苜蓿子。投穢麥田中。至明年則鋤去惡草。令易吸水氣。又於春日晴和時。每一挨格打爾。法文名見前。合華音一計羅格蘭姆。一斤有半。石膏。撒以一百五十計羅格蘭姆。明年春亦如之。歲以爲常。先是米賽爾見伯爾携石膏歸。疑爲修造房屋之用。

及見伯爾撒播田中。則愕然曰。異哉。爾之爲是也。將何益哉。伯爾曰。爾謂我枉費錢財。作爲無益耶。米賽爾曰。非也。爾用心良苦。特我未見有以石膏糞田者。故不之信也。是又一新法歟。伯爾曰。非新法也。惟不甚古耳。人之知以石膏糞田。將百年矣。今且一一爲爾言之。昔美國格致家名法蘭格倫者。以創新法著名。歷經試驗。因悟石膏一物。最能肥草。苦勸世人用之。無如時人固執成見。多不之信。於是法蘭格倫就道傍種三葉草。見上至明年春。潛取石膏粉撒於田中。使成 *Ceda etc.* Platre 四字形。已譯言此處  
撒石膏者 凡已撒石膏之處。其草更茂盛。四字明白可誦。而石膏之功用。遂顯于時。米賽爾聞而悅之。然猶不甚信。以爲此特記載家之說耳。欲驗其實。請于苜蓿觀之。時馬里年已五歲。父母亦遣入塾。塾師曰。雅萌。乃處女也。其塾距諸愛爾之塾不遠。麻里斯每日往返。必與妹俱。出入提携。禦外侮甚力。一日兩兒自塾中歸。途遇同學諸兒。諸兒以麻里斯在塾中。常爲之冠。心頗啞之。因大相譏訕。一兒曰。麻里斯又挈妻妹而歸矣。非其妹之保護主耶。一兒曰。彼欲歸則

歸矣。從不肯與同學游玩。一兒曰。彼兩人不居然好夫婦耶。一兒曰。請先生安。請夫人安。或推麻里斯之背。或摔馬里之衣。馬里驚而啜泣。愈曠近其兄。麻里斯乃謂諸兒曰。爾等勿擾我。我不與爾等談也。諸兒聞之。以爲懼已也。舉足踢麻里斯。麻里斯側身一閃。馬里倒於地。于是麻里斯抛去書籍。見一兒在旁奮身擊之。未幾羣兒齊至。麻里斯拳足交加。卒以衆寡不敵而敗。幸諾愛爾適至。羣兒乃竄去。諾愛爾正欲前往。忽見麻里斯雙淚交流。怪問其故。則曰衣服盡裂矣。恐母親之見責也。諾愛爾曰。勿憂。我見爾母而告之。遂挈麻里斯回阿藏格。

### 第三章

時及爾滿夫人。及爾滿夫人。即第十八主。又謂之即第十八主。即第十八主。獲生一女。名曰須若納。闔家歡喜非常。遵例至鄉長處呈報。卽請伯爾爲證人。法例。兒生三日內須至鄉長處報驗。並遣鄰右作證。及爾滿喜語。伯爾曰。家無兒女。如無火之爐。夏雖勿覺。冬必受苦。幸哉我之獲有此兒也。乃今始得一結局矣。麻里斯與馬里聞之。亦樂甚。渴欲一見。須若納與共遊玩。父母力阻之。始止。不料須

若納生甫二日。及爾滿夫人忽患傷寒症。勢危甚。遍請名醫。多方調治。馬爾脫亦左右侍奉。不離頃刻。然卒不起。下棺之日。即須若納領洗之明日也。西例凡姑生  
教堂領  
裹洗

及爾滿自此屏棄百務。壹意悼亡。時年已漸老。即撫養女兒事。亦不欲聞問。壹以委之馬爾脫。麻里斯與馬里聞及爾滿夫人之死。亦忽忽不樂。一日晚餐後。馬里見其父母相對欷歔。因低聲語其兄曰。爾見母親之啜泣乎。麻里斯曰。母親固愛及爾滿夫人者。馬里曰。及爾滿夫人誠賢。惜哉其女之不獲識其母也。人生不幸事。有甚於失母者乎。麻里斯聞其言。心爲之動。馬里曰。我母如不諱。我等將若之何。麻里斯止之曰。勿爲此言。馬里曰。父雖愛我。然不能不出外幹事。若衣我食我。省視我。惟母親是賴。設有不諱。將若之何。馬里言此時。淚如雨注。麻里斯又慰之曰。此不足慮也。母固無病。我等能從命奉教。勿令惱怒。以傷其身。即日益康健矣。馬里曰。謹如兄教。時馬里泣聲漸大。爲其母所聞。其母乃抱而語之曰。兒何泣。馬里曰。恐母親不諱。我等亦如須若納之不幸耳。其母曰。兒勿憂。我體尚健。

殊不似將死人。雖然兒固甚愛我耶。兩兒曰然。母曰今我與若幸得親嘴以示愛。彼須若納。將不識此樂矣。他日彼長大時。爾等必厚待之勿甚其失母之哀也。兩兒曰諾。時須若納年已漸大。紅飄碧眼果佳兒也。每日放墾時。其乳母必携至墾門外。令得與兩兒相值。兩兒亦不遺餘力。以博須若納之笑樂焉。一日諸兒正在及羅姆。牧羊者見上之側集觀羊羣。麻里斯忽不見。旋取一物。至以授須若納。視之乃福佛脫鳥巢也。歐洲鳥名。棕羽銳喙善取虫以害稼。類爲食。須若納見之大喜。及羅姆則蹙額而語麻里斯曰。是非爾所爲乎。曰然。將以博須若納之歡笑耳。及羅姆曰。爾過矣。曰巢固不當取耶。及羅姆曰。然。巢中之雛弱不能自食必死於爾手矣。凡非人所必食之物。而其物又無害於人者。斷不可無故戕其性命。况福佛脫鳥柔媚善嚥又能爲人驅除蟲賊者乎。麻里斯曰。福佛脫固何等鳥耶。及羅姆曰。是能食田中之螟蟻者也。凡此類之鳥。均爲農家之保護主。故多鳥爲地方幸事。若居民以弋鳥爲樂。則其地之收穫必不佳。然則鳥也者匪特不當害。不更當從而護惜之耶。麻里

斯曰。我苦不知耳。今且還之矣。及羅姆曰。竊恐其母之不復來耳。曰。我安能安置妥帖。令不見有移動之迹也。麻里斯卽馳去歸而語及羅姆曰。可喜可喜。我携巢置原處畢。即潛身林後以伺之。旋見老鳥飛入巢。遍哺其雛也。及爾滿悼亡後。已百念俱灰。至是見其女漸長。知識漸開。頓覺有生人趣。每顧其女。輒含淚而笑。其女日益可愛。及爾滿屬望之情日益殷。一日須若納偶抱微疾。及爾滿驚惶過分。未幾遂愈。然愛女之情。則自是而日切矣。及爾滿屏棄家務。幾及一年。至是重理舊業。經營不輟。其意無非欲增其女之福樂而已。時携須若納至阿藏格。令與伯爾兩兒共相遊玩。已則與伯爾縫談農事。一日午後。伯爾正在草場中刈草。及爾滿語之曰。此草場未爲盡善也。伯爾曰。然土性太濕。非用洩水法不可。及爾滿曰。子何故不爲伯爾。曰。年來收穫不佳。而房屋牲畜農具等類。均須以時修改。再加洩水之費。則力有不逮。故不能決計爲之也。及爾滿曰。曷不借錢爲之。曰。借錢爲破產之道。何今日忽爲此說耶。及爾滿曰。農人以產業抵借款項。如能按期付息歸

本耗費已鉅。設或不能如約。患將不可勝言。此借錢之所以易於破產也。然若用

本利合歸之法。則借錢反爲有益之事矣。今子之草場。約五挨克打兒。見上法款名非

有二千佛郎克。不能用洩水之法。子若借此款項。年息須一百佛郎克。

蓋行息計以當年五

第屆期又須如數歸本。此法仍不妙。蓋恐屆時或因收穫不豐。或別有不測。不

能如數清償也。若按年付息一百二十佛郎克。滿二十五年。即作爲本利俱清。豈非

妙策。子又何惜此區區而不爲此有益之事乎。伯爾曰。何謂也。彼借錢者。豈肯得

利而失其本耶。及爾滿曰。本係五釐起息。今改作六釐。不得謂之失其本也。伯爾

曰。即以六釐計。至二十五年。每百佛郎克僅歸還二十五佛郎克耳。非虧本而何。

及爾滿曰。子殆忘此爲本利遞減之法耶。譬如第一年之年終。每百佛郎付息六

佛郎。內以五佛郎抵息。其一佛郎雖名爲息。實則歸本也。故第二年。其本已減至

九十九佛郎。至年終仍付息六佛郎。內以四佛郎九十五生丁<sub>百生丁即佛郎</sub>分之一抵息。

以一佛郎五生丁歸本。如此逐年遞減。至二十五年。而本利俱清矣。伯爾曰。是已。

雖然款安從貸。及爾滿曰。政府可貸也。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定議。預備銀一百兆。

此與中國青苗法同一。惟政府必先便民之政而制尤善。

佛郎存儲借錢局。專備民間貸款洩水之用。  
遣工程師勘驗是否有利。如果可行。即由工程師繪成圖樣。再由民人繕一契據。  
呈送冊房。俟有興工日期。其款即可交付也。伯爾曰。恨我之不早見此也。草場洩  
水後。其值當可二三倍。我何惜此區區之息而不爲耶。他日我入城。必首舉此事  
矣。未幾工作遂興。於是繪圖者。掘溝者。埋管者。一時齊集。巴爾維爾上居民大姍  
笑之。以爲惟及爾滿富翁方克爲此。伯爾中人之產。乃欲鹵莽從事耶。伯爾置若  
罔聞。惟命於草場低窪處。築一蓄水池。以受洩出之水。池旁鑿一溝。溝有活塞。水  
溢則啓之。使入大河。是時於草坡高處。獲一泉源。水停蓄不得出。伯爾則導之使  
流。更多爲引水溝。俾得逕入蓄水池。遇盛夏乾曠時。又可引以灌溉。工既竣。伯爾  
命米賽爾。收聚道旁及溝中之泥。和以木灰與石灰。  
木灰含石灰與鐵質。甚多爲農田佳品。攬令匀  
細撒於草地上。自是蘆葦不生。而美草萬矣。伯爾又種水草於引水溝中。而納魚

數頭於蓄水池。如鱸魚鯉魚大頭魚之類。數年後孳生繁衍。除供膳外。尙可售以獲利。雖爲利無幾。然農夫固不當遺小利也。蓄水池得泉水引灌。清冽異常。每當夏日炎曀。農功粗畢。伯爾教兩兒以泅水術。兩兒甚樂之。常執泅水衣預待。及見父至。卽馳赴解衣待命。父必撫摩其身。察其汗已止否。乃令入水。兩兒一聞父命。卽躍入水中。歡呼笑逐。父亦隨之而下。兩兒笑語旋止。靜聽其父之教。教畢。經之使去。兩兒喜欲狂矣。麻里斯學之甚速。不一月。卽能橫過池面。且喜泅入深處。馬里志稍慊。見水略深。卽摶持其父。或退回近岸。其父促令沒頂。馬里殊不願。曰恐致耳病也。麻里斯則最喜沒項。其父時取白石子投水底。以試其能。麻里斯輒能拾取之。伯爾旣廣種草料。多養牲畜。乃於居屋旁別築牛欄。獨令牛居其中。而以舊牛欄畜馬羊各牲畜。旣得美食肥健自倍。卽山羊乳一項。已足供伯爾全家之用矣。每末一次刈草後。其半常置欄中。故生乳益多。日獲十二里脫爾法量名。爲中數。每日清晨。馬爾脫駕驢車。載雞兔雞子等物。向各主戶求售。售得之利。卽以

添購牲畜器具。擴充農務。自是收穫極佳。而阿藏格乃有豐盈之象矣。然伯爾所得銀錢亦不盡用於田務。常有儲幾分以備不時之需。且爲相機置產之用。時值冬令嚴寒。馬爾脫侵晨出外。遂得傷風症。漸變爲肺管發炎病。伯爾延醫調治。醫戒勿早出。否則有性命之憂。乃以售乳等事委之若奈脫。見上譜無如若奈脫雖竭力招攬。而各主戶終以不見馬爾脫爲恨。因此生意漸減。幸天已轉暖。馬爾脫之病遂痊。然伯爾已慮及來冬。恐其妻血氣漸衰。不復能耐寒。謀變通牛乳生理。因取架上書讀之。復商於及爾滿。決計造一牛乳房。以製乳油。遂於花園向北處建樓房一座。其下層專藏牛乳。入地深兩邁。當許窗與地面平。關閉甚嚴。護以銅鐵絲布。以極細之銅鐵絲爲之。取其透氣而蟲不得入也。以禦蠅蟲。上層分大小兩間。其一爲洗淨之用。其一爲打乳之用。打乳間地鋪石片。勢畧斜。水可流出。此屋概用空心磚造成。便於通氣。上蓋以瓦。其屋頂與承塵板之間。留一空隙。使不至太熱。又設火爐於打乳間之一隅。令室中常得應有之熱度。且可煮水。以洗滌各器。牛乳房所用之水。即

草坡之泉水也。阿藏格所產乳。含油極多。以製乳油。必成佳品。况如馬爾脫之潔淨精細。更助以功。多力少之器具。獲利定可操券。伯爾熟思既久。乃購打乳盛油各器。他若瓶。甕。笊。勺之屬。畢具。初次所製乳油。殊未滿意。較之他家所製者。無甚軒輕。經馬爾脫及若奈脫細意研求。提淨小乳。乳中不能凝結。於是阿藏格之油質良味美。能經久不壞矣。馬爾脫將此油製成餅。打出之乳油或長條均可製成粒形。每枚準重五格蘭姆。法權名。見前。裹以潔白棉布。入市求售。常得善價。銷路既廣。盡以所有乳製油。尚不足。因購之於鄰村各戶。然伯爾稔知鄉人貪利。且有鑒於斐里伯之事故。購乳時。必親選牲畜。非用量乳表試驗。則不購也。各戶見伯爾刻意挑剔。頗滋不悅。惟因其能付現錢。故願與之交易焉。馬爾脫又以提去乳油剩下之質。製瘦乳餅。乳中有兩隻一即油與加西衣尼者。即乳餅之料。乳餅有兩種。有加西衣尼者。曰瘦乳餅。售之邑中。及田莊居民。伯爾之教兒女。常於消遣中寓訓誨。一日授以一盒。盒中有灰色蟲數十。兩兒見之愕然。伯爾告之曰。是名爲蠶。我購自城中。爲爾等之樂於養之也。今

春氣候和暖。園中桑葉沃若。爾等能加意飼養。不兩月即可得絲矣。兩兒不解養蠶法。頗有難色。其父又曰。我於育蠶事亦屬門外漢。唯知其所需者熟。所食者桑葉而已。我邑氣候稍冷。素不養蠶。法國南方諸郡。以蠶絲爲物產之一大宗。彼及羅姆者。貳上人南方人也。爾等可就而問。明日兩兒往園中摘桑葉。投之盒中。即奔赴及羅姆家。具道來意。及羅姆曰。爾將何以飼爾蠶。兩兒曰。我家園中有桑二株。可以採而飼之。及羅姆曰。初摘之桑葉不可用也。恐有濕葉。將致蠶病。又蠶房必暖。冷則蠶死。今日相告。唯此數語。少頃。將親詣爾家。爲爾佈置蠶房焉。是夕及羅姆至阿藏格。兩兒出蠶示之。及羅姆笑曰。是區區者不能獲利也。兩兒曰。有二十五蠶矣。及羅姆曰。我將教爾養之法。如養二萬五千蠶也。兩兒曰。誰能養二萬五千蠶耶。及羅姆曰。蠶子一兩。可得蠶三萬。我南方小蠶戶。亦必養一二兩也。唯育如許蠶。卽須摘如許葉。至末數日。則食葉尤多。我今授汝兩筐。爾試以桑葉鋪其上。乃置蠶於一筐。視葉將盡。卽取又一筐承其下。蠶自能往覓食矣。如是者。

日必兩次。蠶既就筐，即棄去殘葉，易置新葉。凡育蠶以通風氣爲要事。遇晴日必開窗戶。數日後見蠶不食不必憂疑。蓋將蛻矣。蠶自長大至吐絲必蛻四次也。四蛻後見蠶昂頭欲上爾以小樹枝投之。蠶卽上山作繭。至此蠶不復動。爾可少休。繭成後取置爐上烘之。蛹已死其絲可用也。若欲令成蛾則取繭置布上或盒中二十日後蛾刺繭而出。生子傳種而死。至明春則子出而新蠶生矣。兩月之內巴爾維爾之學童赴阿藏格觀蠶者絡繹不絕。諸愛爾與若萌俱稱上學亦挈其學徒先後來觀。時蛾正生子。諸愛爾語羣兒曰：「蠶自中國來。乃我法國南方物產之一大宗也。往年法國歲出繭二十兆至二十五兆計羅格蘭姆法榜見名一計羅格蘭姆值五佛郎。卽歲得一百兆佛郎矣。忽於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蠶得瘟病出繭之數銳減。國人急謀去病之法。百試無效。於是育蠶家日少一日。蓋非巴斯端人創得新法。則蠶業幾絕矣。巴斯端驗出受病之蠶。其身均有微點。病蠶卽生病子。故欲去其病。非絕其種不可。法取生子之蛾。用布連紙包之。至夏或冬時取出其蛾。

和水搗碎。用顯微鏡諦觀之。見有微點。即燒去其子。不用此法。今已通行。凡業蠶之家。必用顯微鏡察驗。然後留種。法國蠶務既衰。而得以復振者。皆巴斯端之功也。是歲夏令甚熱。麥成熟較常歲早三星期。西歷七月之初。已可收穫。農夫額手相慶。預計今歲利。息皆喜溢眉宇。彼此相遇。必問何時割麥。告之者。不曰八日後。卽十日後也。然農事最難逆料。田中之麥。尙未入倉。卽難視爲必得。一日。日間酷熱。入晚忽見黑雲自南方來。雲中有白點。經巴爾維爾。卽化爲大雹。而下田中之麥及樹上之果與草。均受損傷。飛鳥爲雹所擊。皆臥地歟。被災之戶甚衆。紛紛向政府求賑。政府則按其收穫之值。而給以百分之五。唯及爾滿罷倫及伯爾三人。有保險行償其值。獨不受虧。頗爲他家所嫉。一日。有人語伯爾曰。子何其幸也。伯爾曰。何謂也。其人曰。有人償子之麥價矣。伯爾曰。然。君曷勿效我之所爲。當我保險時。君等皆笑。謂無益。今日之事。果何如。凡人以有識爲要。君能防患未然。則善矣。其人曰。雹災不常。有何妄費爲。伯爾曰。君好自爲之。我則明年。仍須續保。不

敢蹈無恒之弊。也是年斐里伯促其父讓產。聲言若再堅執。卽不理田務。且將離去鄉土。其父聞言而懼。不得已以產授之。旋赴冊房訂立合同。書明房膳等費。悉由斐里伯供給。並歲與津貼銀六百佛郎。斐里伯得產後。豐衣美食。日高未起。惟事游蕩。若忘其身爲農夫也者。所用工人。視昔加倍。然不能以身先之。遇獵時。手挾鎗彈。挈一犬往田中督工。見有耕耘不力。輒以惡言詈之。工人不服。見斐里伯已去。卽懶怠如故。甚或反唇相譏。遇有他就。卽叛而去之。罷倫之治田務也。與斐里伯同性。刻薄寡恩。故亦不能得人力。然罷倫殊自滿了。不省悟。及爾滿初以好言規勸。嗣見其人狂傲。卽日益疏之。培爾和田莊氣象蕭索。罷倫之妻與其女。不樂居鄉。遇岑寂時。輒有怨言。每家人圍坐用膳。從無談笑聲。唯彼此默然相對。深恐以口舌啓鑿。一或不慎。忿爭隨之。罷倫卽不得不離席而起矣。罷倫既厭聞交謫。決計於冬季之三月。遣其妻女居巴黎。夏季之一月。居江海之濱。妻女大喜。如脫樊籠。凡戲園跳舞場。及音樂會。幾於無夕不赴。所費殊不費。然罷倫自此得安。

靜無事。故不以爲嫌也。其女居巴黎日。求婚者踵至。唯因罷倫財產盡在田中。不能以現錢爲奩贈。故婚事卒不就。其女益恚甚。怨父之不近情。將誤其終身也。此時與罷倫交好者。唯斐里伯耳。斐里伯早知罷倫所爲多不合理。乃故作諛詞以媚之。極誇其牲畜器具之美。且以罷倫爲農夫中最有實學者。而以及爾滿與伯爾之規勸。爲出於嫉妒。罷倫聞之。以爲眞譽已也。大喜。愈親暱斐里伯。許其在田中游獵。斐里伯亦自以獲交罷倫爲幸。因購一極佳之田犬。每日以應辦諸事指示工人。卽往訪罷倫。同詣田中。獵取野兔鷄鳩諸物。斐里伯之父見其子不務正業。屢加責讓。其子反以惡言相向。怫然曰。今日我爲田主。一切唯我爲政。且諷父不能自食其力。若忘其所得之產。乃老翁從勤苦中得來者。斐里伯之父見其子不可教誨。遂不復言。唯時向隅獨坐。於田事一切勿問。翁素性勤動。一旦呆木若此。見者以爲瘋也。實則鬱極使然。惟日以田菜日荒置廄櫬間而已。一日斐里伯携田犬至村中游獵。忽聞驚駭聲。向後一望。則見村民四處奔避。戶皆閉。視之。

乃一瘋犬也。口流涎沫。兩目鮮紅。狂奔而至。斐里伯不及回家。急裝藥鎗中。詎料機未發而瘋犬已噬其田犬矣。卽見兩犬倒地。且號且滾。斐里伯恐傷其犬。不敢發鎗。幸鄉兵郎培爾適至。出腰刀殺瘋犬。斐里伯察驗田犬。並無傷痕。正擬携犬前行。郎培爾止之曰。不可。斐里伯曰。何也。郎培爾曰。當殺爾犬。斐里伯曰。未被噬。焉用殺。郎培爾曰。雖未被噬。然已倒地矣。國法當殺。斐里伯曰。國法耶。我固語汝無傷矣。爾可自觀之。郎培爾曰。我不敢決也。斐里伯曰。我以五十佛郎得此犬。奈何殺之。郎培爾曰。爾誠不幸。然爲居民平安計。固不得不爾也。請速殺爾犬。毋俟逼勒而爲之。斐里伯曰。不可。卽怏然而去。明日。郎培爾奉官命擊殺犬之被噬與已倒地者。衆皆勉從之。唯斐里伯不可。郎培爾控之於官。旋入斐里伯家。搜犬欲殺之。斐里伯攘臂而往。其妻恐肇巨禍。奮力擋持。斐里伯切齒曰。何物畜子。敢殺吾犬。不報此讐。有如天日。郎培爾若爲弗聞也者。然不欲故激其怒。既殺犬。即從後門出。罷倫是時家業日衰。其修建之費。常過原定之值。多買田器。而不能。

得其用。廣購異種牲畜。而販賣時恒有折閱。每年經理人繕付清帳。出款常浮於進款。加以妻女數人。浪費無度。益難支持矣。論者皆謂罷倫經營田務。雖不合法。然餵養家禽。料理牛乳等事。固婦女所能爲者。苟其妻女能降心相從。又知節儉。爲致富之本。不論居城居鄉。皆同此理。則罷倫家業雖不興盛。尙不至一敗塗地也。然罷倫見此虧空情形。初不爲意。彼以爲建置之費未及收效。使然耳。及見數年之內。無歲不虧。始怒焉憂之。然猶未知其咎在辦理不善。而反別籌彌補之方。焉。罷倫平日罕入城。及是數數往麥市。爲糶賤販貴之術。常於價落時囤積居奇。及漲價。則賣之。雖一愛格力里脫爾法語之麥。漲落似無幾。然買賣既大。即獲巨款。此種望圖之法。損人利己。有礙市價不淺。故人皆目爲商務之蠹。昔罷倫在巴黎。日早習此術。用之於生意淡薄之地。業此者少。尤易把持市面。故罷倫之所獲。頗足補田務之虧空。果能始終小心。於己未嘗無益。然此法無異賭博。凡賭博者。必無知足之心。一年田事歉收。罷倫料麥價必漲。遂將市上之麥。搜買一空。市

價即騰踊。鄉民聞知此信。爭出其麥以求售。大獲利益。而市上之貨。遂致阻滯。罷倫恐失利。又見價有漲無落。因又盡買市上之貨。滿擬可獲大利。不料一日價忽跌落。而罷倫急於付定貨錢。不得已。將其麥陸續出售。因此市麥愈多。價即愈落。罷倫此次共虧二億五萬佛郎云。麥價所以驟跌之故。乃因美國知法國缺麥。急運多麥進口。當電線鐵路之未興也。消息不靈。且其時國法禁運麥自此省至彼省。故往往鄰境陳陳相因。而本境嗷嗷待哺。今日則不然。別國之貨。畧費稅錢。即可逕運進口。故饑荒之事不常有。而各處市價漸歸均平。五十年前。法國佛朗斯公德勃來大月兩處。麥價常差二十佛朗。今則五洲貨價。幾無此差池矣。如歐洲何國缺麥。電信通至別國。即可運麥進口。此數年前。美國所以有販麥歐洲之事也。即英屬印度。不久亦將販米歐洲。彼處工價甚賤。其鄉人無他嗜好。有米一握。即可度日。故成本輕而物價賤。歐洲各國。若欲阻其銷路。不得不加重稅則。而業農者。益當講究農學。使所產饒沃。而後可與爭衡也。罷倫虧空之鉅。鄉民聞之。無

不嗟諾。以爲如此富翁。倒敗不應如是之速。蓋鄉民唯知農業之盛衰。在辦事之勤怠。不比經商者千萬金之產。可早得而暮失也。故初聞此事。疑信參半。而斐里伯新與罷倫爲莫逆交。沾其利益不少。亦力爲掩飾。未幾村中及培爾和田莊牆上。遍貼告白。聲明罷倫之產已爲一富商所得。約計罷倫存貨之本營造購置之費。及買產賣產價值之差。共虧八十萬佛郎。鉅富之家。遂變爲赤貧之戶矣。富商得產後。將田地及牲畜器具。零星出售。所獲甚鉅云。

#### 第四章

富商之售罷倫之牲畜器具也。邑民視爲大舉。皆先期來邀親友。至日。家家燃爐火。治盛饌。凡通巴爾維爾之各路。大車小車轂相擊。員周十利安內之居民。亦利安  
里名。即四會也。聯袂而至。罷倫之鉅福。變爲地方之盛會矣。遊客中。有志在購貨。挾賞而來者。亦有僅志於流覽者。皆以一見國務。農驕夸謠者之結局爲快。伯爾稔知罷倫之牲畜器械。但係上品。故於是日之前夕。入城向銀行提取存銀。便

於相機購貨。時邑民齋集田莊。歷觀各物。終不解倒敗之由。彼不歸咎於罷倫之躁急疏忽。貪利虧本。專歸咎於擴充修繕之費。故相戒勿多置貨物。價值緣是大跌。伯爾乃以賤價購良馬二豬。一爲改良其豬種也。播種具一耙一犁。一爲闢草萊之用也。伯爾携各物至阿藏格米賽爾見播種具。慍曰。主人豈以我爲不能播種。而以機器代之耶。伯爾曰。不然。爾之善播種。我固知之矣。米賽爾曰。主人不屬我以事。是以我爲不才。伯爾曰。我求撙節耳。米賽爾曰。費可愛哥法名。購一器。可謂撙節耶。伯爾曰。試問種一挨克打兒之麥。需種子幾何。米賽爾曰。自一百八十至二百里脫爾不等。伯爾曰。播種以手。不論手段如何。其種子相間之遠近。不能勻稱。耗失多矣。惟用機器。則均勻齊整。所需種子之數。可以預定。旣播之後。萌芽必速。收穫必豐。且爾旣知一挨克打兒必需一百八十至二百里脫爾種子矣。若用機器。僅需一百四五十里脫爾。是每挨克打兒省五十里脫爾也。今我所種之麥。不下十挨克打兒。卽歲省五愛格力里脫爾矣。加以播種合法。收穫自倍。

購器之費。轉瞬可償耳。初伯爾之地。有與罷倫地大牙相錯者。及是乃請於富商而購之。富商知伯爾意在必得。索價頗昂。伯爾不以費鉅中止。蓋深知罷倫之地糞壅最佳。善種之必獲大利。又知田地一項最忌零星錯雜。致不能獨享利益。反須小心防範。以免侵越。如是必多荒曠之處。且地既零散。則往來奔走。必費時力。若種整塊地畝。即無此弊矣。國法准承受產業之人。分佔田地。此事有利亦有弊。其利在公平而不偏枯。其弊即在零星錯雜。礙於耕種。欲救此弊。唯有收零作整一法。法令各地主交出田畝。請局外公正人。按地之大小肥瘠。均分兩三股。務使每一股地。皆與大路相值。可省防檢。可免錯亂。雖分割之時。不無費用。然地段勻整。即一切建路築垣之費。悉可從省。其數亦足相抵矣。近各邑中間。有用此法者。民頗稱便。然終不免爲疑惑者所阻格。但罷倫倒敗未久。即值公董局公舉局員之期。公董局卽今租界工部局鄉民多推伯爾。時邑中分兩黨。其一黨專舉才識兼備有益地方之人。其一黨惟舉工人佃戶。而斐里伯實爲之魁。彼謂公董局中惟工作者。

宜居。彼大田主專顧已利。且家道殷實。籌貲便易。即使賦斂煩苛。足爲窮民之害。彼必視之漠如。自此議一出。衆口同聲。黨勢張甚。幸伯爾素負時望。遂衆爭推之。以敵斐里伯。蓋因伯爾之與斐里伯。其爲小田主也。同其田地大小亦同。其視地方之利弊。當亦無不同也。伯爾固非無意於世事者。每次公舉。持說堅定。始終不渝。唯因農務甚忙。勢難顧公。且公舉之事。必啓釁爭。伯爾恬淡。心竊厭之。故始聞衆之推已。拒而不納。及爾滿知之。即至伯爾家諷之曰。以予論之事。苟有益於衆。不可諉也。子亦知今日兩黨之情形乎。凡黨於斐里伯者。皆係無聲望之人。一旦權入其手。必爲地方之累。且彼之所欲爲者。子亦聞之矣。彼將盡取邑之蒙師鄉兵而易之。擾亂伊於胡底。其一黨則皆明理之人。彼所以求子之助者。一則以子才堪任事。一則以鄉人中唯子可以敵斐里伯也。人既生於此世。獨不當割棄嗜好。以求有濟於世乎。伯爾曰。君才勝僕十倍。何弗往耶。及爾滿曰。我非子比也。我之田產。幾居全邑四分之一。邑民中傭於我者居太半。故人必不願我入公。

董局子則不然。巴爾維爾之人必以子爲巨擘。阿藏格田莊即吾子見才之地。人以子之才而求助也。於誼爲不當辭。伯爾曰：僕於君之有所規也。未嘗不從。從之未嘗不利。今日之事敢不遵教。斐里伯知公舉冊上已署伯爾名。深恐公董一缺。爲伯爾所奪。遂親詣各議員家。肆口謗訕。冀以挽回衆志。且終日奔走於酒肆間。對浪子醉漢講說條陳。伯爾則仍在田中刈麥割草而已。公舉之前一日。斐里伯遇米賽爾於途。邀入加非館。米賽爾性雖儉。然亦非不費一文者。因從之。斐里伯習見世之爲僕者。往往仇視其主。因於坐次語及公舉事。欲令米賽爾揚伯爾之醜。以衆辱之。乃進而言曰：阿藏格之眞主人及爾滿也。凡事無不聽及爾滿之命而行。即他日伯爾入公董局。亦及爾滿假其名以行事耳。總之爾主人豪無志氣。守舊自足。其所苛求無厭者。唯工人之勞役而已。爾主人非號稱刻薄者乎。米賽爾初不解斐里伯殷勤之意。及是洞燭其奸。乃宣言於衆曰：伯爾乃阿藏格眞主人也。非但不聽及爾滿之命。且及爾滿亦屢求其指誨焉。爾既與伯爾相識。獨不

知其爲勇往不撓之人乎。試即今日阿藏格情形回溯伯爾未至之日。作何景象。即可知伯爾之才矣。爾謂伯爾守舊自足。伯爾誠深於閱歷者。然邑中實未有能如伯爾之維新者也。每有變更。我必與伯爾爭辨。究之我常曲。而伯爾常直。今雖伯爾不在坐。其敢昧良妄語乎。至謂伯爾刻薄。尤爲大謬。伯爾誠爲爾仇。然天下甯有誣謗善人之理耶。伯爾性寬和。雖以我之狂躁。尙涵容不與較。每月辛苦金。未嘗蒂欠。彼誣伯爾者。能如是乎。明日公舉。我必首推伯爾。竊願他人之步我後塵焉。蒙招飲。加非本欲一領盛情。然伯爾之爲人。我愛之敬之。爾必欲損其聲名。區區之心。不敢叨惠。請從此辭。遂付錢而出。座客鼓掌稱善。斐里伯素以刻畫稱聞。米賽爾之言。羞愧欲死。而伯爾之名益著。及公舉屆期。伯爾遂袁然爲舉首矣。是年又值巴爾維爾農學會。舉行賽會之期。是會每年及爾滿爲會董。力勸伯爾以農務呈請攷驗。伯爾從之。會中派員至阿藏格。閱視一切。見伯爾田莊之美。糞壅之佳。安置牲畜之合法。收穫之豐。及草場洩水之效。無不擊節嘆賞。及期。會場之四

周遍插木杆。綠以青綠樹枝。杆上則三色國旗。臨風飄曳。旁有木欄。安置肥碩牲畜。稍遠則陳列農具。五穀。羊毛。乳油。乳餅等物。會場之中。張設布幔。內架木板。上列大椅。飾以紅絨。乃郡長及本郡官員之坐位也。時本村及鄰村之民。來赴盛會者。皆在場中歡呼笑逐。當會員接驗各物之時。唯聞農夫談論爭辯聲。更雜以鎗聲。幻人作樂聲。跑木馬者弄風琴聲。鐘鳴三下。郡長戎服佩刀。身穿金線衣。其前導則有鄉兵。救火兵。樂工。既蒞場。鄉長會長肅之入就入座。郎培爾見上與他鄉兵屹立於下。時伯爾亦挈妻子而至。場中人聲忽靜。司書者手捧會員接驗冊。口誦應得花紅各田主名姓。隨加獎勵語。又舉未盡善之處。陳說一番語畢。頒賞。有記名嘉獎者。有得銅牌者。亦有得銀牌者。迨司書者語及阿藏格田莊。辭氣忽變。唯聞贊嘆不絕聲。乃宣言曰。我等之臨視阿藏格。也可謂一時盛會。自有農會以來。未見有辦理如此之善者。繼核其帳目。其收效之巨。可推獨步。伯爾費八年之功。得賢妻之助。以有今日。此後之日進無疆。定可操券。我會中人。皆謂伯爾宜受。

佛郎子圓金牌一面之賞。以爲鄉人矜式。場中人皆歡呼賞。歎樂工歌馬賽爾曲。  
名曲伯爾從人叢中出。升幔受賞。郡長起立。親授以金牌。語之曰。敬賀敬賀。并賀鄉

長之得君相助也。

時伯爾新語畢。

重復頒賞。伯爾又以所畜牛豕得花紅。及會事

已竣。衆皆欲散。郡長留而語之曰。我意中尙有一當賞之人。雖爲衆議所未及。然

公等聞之。必以爲是其人固公等之鄉人也。忠直端方。衆目共覩。其生平捨身救

人。已非一次。妙在從容赴險。純任自然。郎培爾殆其人乎。其爲我伯理璽天德賞

之以功。牌場中人聞之。歡呼舞蹈。樂工作樂。會事始畢。及夕。大張筵宴。伯爾坐郡

長之右。郡長舉酒。爲得彩諸君祝無恙。並祝法國日進無疆。席散。伯爾歸家。時家

人鵠候已久。及見伯爾之歸。皆趨前親嘴。歡笑逾平時。伯爾語家人曰。幸哉我之

獲有此賞也。然非馬爾脫。若奈脫米賽爾之力。何以得此。米賽爾曰。我何力之有

焉。我於子有所修改。未有不以爲非者。子而從吾言也。何以有今日。雖然。小人無

識。誠何足責。子升幔受賞時。我唯知鼓掌爲樂耳。伯爾旋以賞銀。爲其妻購金練

金表各一。贈米賽爾若奈脫各有差。餘則爲修繕房屋之費。明日及爾滿亦詣伯爾家道賀。敘語畢。即謂伯爾曰。君之農業實冠我郡。我會中人願得子爲會友。倘荷見許。僕當作保。伯爾首肯。及爾滿曰。我會章程安善。經營盡力。凡農務中新獲一物。新創一法。會中必討論而詳究之。月有一會。君試往聽之。必有可以益君者。近已設試驗場一區。專爲試種植物。攷驗新法之用。尙擬於各鎮遍設勸農場。令衆人知選種糞壅之效焉。伯爾旣知入會爲有益之舉。每遇會期。未嘗不往。會中人皆知伯爾精於農者。遇有疑難。輒就商榷。伯爾自此遂得遍閱各種書籍報章。苟有新法。無不知者。時麻里斯年雖幼。已能習田務。及見其父得賞。心力益奮。伯爾雅知其意。即以牛欄事任之。以分米賽爾之勞。麻里斯心猶慊然。每晨入塾前。輒往田中。助父操作。故於推耙。轉磚礫。及一切不甚勞力之事。俱優爲之一。一日父子兩人赴草場曬草。畢。伯爾憩息河濱。呼其子而語之曰。爾今年已十三。小學將次卒業。爾師諾愛爾。常謂爾聰敏好學。苟爾性之所好者。習之必有成就。我故聽

爾自擇一業。以爾之齒論之。正當爲終身之計矣。麻里斯有囁嚅狀。伯爾曰。言之毋有所畏。如一時未能定見。可熟思而後語我。亦未晚也。麻里斯曰。計已定矣。將爲農夫耳。伯爾曰。言之得無太易乎。麻里斯曰。兒思之熟矣。伯爾曰。此勞苦事也。凡勤於農者。若糞。若鋤。若播。若壓。壓種子。若耙。若穫。若飼牲畜。日出而作。日入而不得息。此皆爾之所親見者。時或有水旱不測之變。則前功盡棄矣。爾細思之。如爾之志與力。能堪此勞苦乎。麻里斯曰。力田之苦。兒固知之矣。雖然。大人言其苦。兒請言其樂。疲力以耕之。未幾而秋收豐矣。未幾而汙萊變爲沃壤矣。未幾而沮洳變爲草場矣。此亦兒之所親見者。頃者農學賽會。大人獨膺上賞。兒心歡甚。竊願兒他日亦受此賞。以博親之歡也。而田家之樂。尤在吾行吾志。絕不寄人籬下也。世間職業。雖廠主之尊。亦不能不隨人之好惡以行事。唯業農者。乃真有自主權耳。且清曠之氣。野草之香。太陽出入之狀。鳥獸馴擾之態。彼城中人。能領略及此乎。伯爾曰。予聞汝言甚樂。農事固辛勞。然其樂處。亦世所僅見。他事無與匹。試

觀八年前之阿藏格。荒穢奚似。今氣象一新矣。汝既有意繼我業。此予所甚慰也。汝年漸壯。可助我。此後盡我兩人之力。必有奇效可覩。予老矣。汝能法我之所爲。以昌我業。予死無恨矣。始予爲汝言農事之勞苦種種。特以試汝耳。而汝所言。竟如我意。快哉。語畢抱麻里斯示親愛意。兩人復工作如前時。須若納及爾滿之女  
其母已死與馬爾脫撫養。故呼馬爾脫爲母。甚善。麻里斯與馬里三人互相驩愛。暇日麻里斯兄妹必往婆槐爾。與須若納同嬉戲。或無暇則招須若納至其家。及爾滿所望。只此女。甚溺愛之一切。惟其所欲。不爲限之。然須若納天性甚美。不以姑息故。驕縱。惟浮動好弄。設令巾幘而出。幾與男孩無別。愛攀高樹。馳駿馬。或自駕輕車。或超躍籬柵。人以危險戒之。勿聽焉。其傭媼無能爲力。惟惴惴懼不測而已。及爾滿嘗與以英式兩輪驥車。俾作游具。一日將外出。車已駕矣。值傭媼入室。取所遺衣飾。須若納乘其不在。驅車獨往。從巴爾維爾山坡疾馳而下。東西衝突。幾釀人命。車亦幾覆。及抵伯爾家。馬爾脫見而大驚。讓之。卽遣歸婆槐爾。

爾。時其家人已焦急萬狀。及爾滿見其歸。欲責之。須若納即手抱父項。輒然言曰。兒初欲獨往。傭媼孰不允。然兒追欲一試其能。遂不聽其言。今果安然無恙。可不謂兒之能乎。及爾滿聞之。默然。須若納每至阿藏格。輒喜往草坡下小渚中垂釣。其父所與釣具頗精良。而每釣輒無所獲。然興甚佳。釣罷恒自語曰。今雖不得魚。後必有大者來矣。又數數往訪及羅媼。見其顏色儼然。鬢髮如雪。頗敬憚之。及羅媼亦愛之。篤於羊羣中擇一最稚者。恣其戲弄。須若納輒取物餉之。以紅皮圈繫羊頸中。懸一銅片。鑿其名曰麻篤乃脫。卽須若納所命也。及羅媼常取故事爲之講解。須若納聽之甚驩。每飼羊畢。謂及羅媼曰。我今日安靜。未嘗生事。如不信者。可問我傭媼。先生其爲我講一故事乎。及羅媼方踞坐枯樹。應之曰。七星故事耶。阿乃蒙女后故事耶。抑一羊二羔之故事耶。須若納云。卽一羊二羔之故事。何如。須若納於此節故事。聞之已二十次矣。然不以爲倦也。及羅媼正色曰。昔者盧培隆山。有一羊生二羔焉。毛色妍麗。母矜寵之。里常。一切任所欲爲。時或頑戲過

甚。方欲呼止之。二羔歡躍母前。作乞憐狀。母意卽解。二羔最喜放蕩自由。此其大病也。常相謂曰。若我等遠游。尋獲新地。更得肥美草場。豈非大快。母則戒之曰。勿遠離。獵犬在旁。狼熊在前。甚可畏也。二羔終不聽。殆與人間小兒。不從父母之命者無異。一日乘牧羊人及守犬他往。離羣前行。母羊急追之。咩而曰。爾等何往。勿遠離也。二羔置若罔聞。見道旁叢草。且嚼且言曰。草味之美。風景之佳。自由之樂。乃如是乎。復屈曲前行。竟至日暮。失道不知所往。惟抗首長鳴而已。其鳴聲與向者絕異。純作驚惶憂急之音。二羔亦懼甚。母子三羊。相與攢簇而行。正在倉皇失措時。忽聞有聲自遠來。月下視之。則見一熊自穴中出。將前相攫。母羊趨令二羔居後。以己身當其前。大聲呼救。惟其地距人太遠。迄無應者。母羊知不免。卽挺身而出。將捨身以救之。也。熊攫之以爪。將啖之。忽遠聞人大聲。熊卽舍羊而去。時牧人見羣羊中。忽失三羊。正在山谷中。嗾犬尋覓。旣至。則見母羊神志已昏。二羔驚戰未定。遂掣之歸牧場。自是二羔卽不復敢他適矣。須若納曰。曷爲不殺此熊。及

羅姆曰。殺與不殺。善中却未道及。當馬里須若納戲弄小羊之時。麻里斯輒與及羅姆。闢譚及羅姆以飼羊之法。選草之方。及羊種之美惡。有宜留者。有宜餵肥而售諸屠戶者。一一指示之。又爲語其幼時。常在加里爾噶江口島名。國名。鄉名。。每至盛夏。則驅羊上山就食。及天寒雨雪。則仍回平地。其時山上有公牧場。凡牧羊者。出費少許。俱可驅羊就食。此良法也。後人以爲有弊。欲革古風。及羅姆每語及之。恒三太息焉。麻里斯聞及羅姆所述之法。非今世所有。心竊異之。時麻里斯年漸長。胸已知所別擇。故雖自幼敬愛及羅姆。然聞其言。不能無疑焉。因折衷於其師諾愛爾。諾愛爾曰。及羅姆所言是也。此冬夏易居之法。名曰脫耶聚曼斯。凡熟地之名。如阿爾及爾。西班牙及法國南方諸邑。其牧羊皆用此法。因原隰之上。惟冬季有草可食。及夏日燥烈。草皆枯萎。勢將坐斃。故不得不上山就食。而山上之民。率皆貧瘠。以牧地租人。可得錢以佐生計。惟此法亦有大弊。蓋草經羊嚼。其根必起。其蹄又能踩土。使鬆。雨易衝刷。如此則山上之水。不爲土養。勢不得渟蓄。大

雨一至傾注而下。平地成澤國矣。欲免此病。惟有於童山之上種草。及樹。此法。近已風行。防水之策。可用磚石或木料。以作堰。間有僅種柳樹者。亦可殺水勢也。凡見有泥土之處。必皆種樹。餘則聽其自生植物。自有種樹之法。前此苦潦之地。近皆安然無事矣。然欲行之有效。必先禁羊上山。芻食獸種。如牛之食草。不傷其根。故有以牛易羊之法。法於山上建乳餅公司。凡牧牛者。各出其乳。送之公司。製爲熟乳餅。如所稱壽呂烟兒瑞士是能名即首創。乳餅之類。售去之後。除費用外。卽按出乳之多寡。均分其利。是時麻里斯學程初畢。新得卒業。據性極好學。於書法算學。皆精達。諾愛爾甚器之。商諸伯爾。擬授以格致化學。及動植物學。以爲此數學者。皆業農者所當有事。伯爾從之。嗣是麻里斯日則助父操作。夕則詣諾愛爾家受學。日率一二小時。一日旁午。須若納至阿藏格。與馬里垂釣。或告以日光太烈。不宜釣魚。殊勿省。約歷二小時。一無所獲。忽覺釣鈎深入。若引而去者。須若納喜甚。謂可得大魚矣。俯而前。欲鉤致之。乃猛拽其竿。竿不得上。須若納猝不及備。身爲

之側。遂墮入水深處。傭媼情急。不知所措。惟驚呼而已。馬里欲救之。惟不善游水。甫入水。心慄甚。急攀岸邊草。呼救。須若納身有圍裙。在水中。輾轉片刻。旋即深入。自遠視之。則見其浮沉兩水間。時麻里斯已歸。聞其女弟呼救聲。知有變。馳笑而至。馬里大呼曰。須若納溺水死矣。麻里斯奮身入水。三躍而至。須若納之旁。拔之抵岸。置草坡上。側其身。令水流出。又竭力摩擦其體。須若納竟無更生意。麻里斯乃張其口。吹氣使入肺。又撫摩其胸。作翕張狀。約歷十五分時。須若納始瞪目一視。有太息聲。麻里斯呼曰。須若納生矣。又大聲語之曰。須若納爾其聞吾呼乎。乃命馬里走告其父母。已則與傭媼撫摩如初。及伯爾夫婦至。須若納已蘇。漸能呼吸。水從口中時時流出。馬爾脫先回家。預備衾褥。伯爾置須若納於胸前。令暖。遂挾之至阿藏格。須若納寢於馬里之牀。神志已甦。及爾滿亦聞信而至。及爾滿初謂其女已死。及見其已蘇。有笑容。心大動。幾不能起立。稍定。乃與須若納親嘴。旋語麻里斯與馬里曰。生吾女者。爾兩人也。大德誓不敢忘。是夜。伯爾以厚衾裹須

若納遣回其家。越二日。卽見其在園中戲玩。顏色美好如平時。幾忘其爲性命垂絕之人矣。須若納溺水之明日。麻里斯卽患肋癰。至晚寒疾大作。胸膈煩悶。乾咳竟夜。急延醫診視。醫謂診屬刺肋傷寒。乃汗時入水。未去濕衣。感受寒氣所致。未幾病益劇。熱甚。神昏譫語。伯爾夫婦憂急萬狀。跬步勿離。噤不敢作聲。偶一相覲。各覺愁容滿面。及爾滿聞之。馳詣伯爾家。盤桓竟日。時醫者日必三四至。及爾滿見。則必問病狀。醫具道其實。伯爾又延他醫診視。醫謂前醫治法不誤。惟病情甚惡。難於見效。幸病者體氣尙強。或有萬一之望。逾一星期。病勢畧轉。醫者保其無礙。惟云。大病之後。調攝爲要。秋涼伊邇。宜暫居南土。以避寒霧。庶元氣易復。及爾滿在旁應曰。謹知所言。麻里斯可居南土。以三越月爲期。此事某當任之。伯爾夫婦若不解其意者。及爾滿又言曰。麻里斯捨身以救小女之命。是大有德於某也。某義當報之一。俟麻里斯病體稍愈。某卽當偕往地中海濱。俾受南土之日光。則氣體強矣。麻里斯蹶不得痊。復調護多方。久之。病良已。戒行有日。馬爾脫與若奈。

脫治行裝時馬里與須若納亦偕往。告辭之日馬爾脫念兩兒南行之樂頗以爲喜。既念兩兒有生以後未嘗一日離膝下。今且一別三月不禁潛然涕下。及爾滿與三兒行抵里昂法國名沿羅納江濱而下。且歇且行恐長途勞頓也。遇名勝地即勾留爲遊計。或徜徉曠野。或登陟山巔。至華格盧土及蒲盧都羅納兩邑遊覽良久。其地有克拉波納及阿爾比納兩渠。水濱草場肥美。一歲四刈。每一愛克打兒可獲一萬二千計羅格拉母。熱地種植物必先蓄引水之法或穿渠或開引河或又用汲水龍引江河及井中之水以灌田皆引水法也。又登文都山嶺。但見橡樹成林。脫羅佛茵根氣或曰卽秋苦甚甘美入烹食之。卽生其下。世人皆嗜之。然其滋生蔓衍之法尙未可考也。又過聖來米城。其地以早熟之果蔬菜著名。種果蔬菜者或用肥物壅壅或用玻璃單可使早熟。其地天氣本暖卽不用人力亦可旱熟。旋入克勞城。此城地多沙磧。田疇希少。人烟寥落。兩兒見而異之。及爾滿告以此地自用淤土培壅。不毛之土已日少一日矣。須若納曰。何謂以淤土培壅。及爾滿曰。山上之土被江水衝刷而下。可用引水法引之使入平地。土融於水。水即不易化散。淤泥日積。卽成可耕之土。

矣。麻里斯曰：須幾何年而成？及爾滿曰：此事關乎水性，或二年五年，或十年，難預計也。如克勞者，本爲無水草之地，然一俟溝渠交注，培以淤土，語未畢，須若納呼曰：大人謂此地無水草，兒乃遠見一水，狀似大湖，湖邊皆樹，此何物耶？時及爾滿與三兒皆坐車中，起而望之，果見一湖，湖水中樹陰蔚蔚，房屋參差。及爾滿笑曰：此乃空中幻影，卽所謂海市蜃樓也。有沙漠地者，數數見之。俗所謂海市蜃樓者，乃因空氣受熱，厚薄不均，太陽所照，折光參錯，能將地面上物影攝入地平之上，故有此異象。沙沙漠之地，日光中其影必倒而直。昔我國兵士遠征埃及，途中渴甚，俄而遠見一大湖，喜欲狂。及馳抵其所，湖已不知所在。如是者，蓋不止一次。又自克勞至加馬爾喝，卽昔年及羅姆牧羊地也。其地牛馬成羣，牛皆野獵，牧人皆騎。有赤鳥，形如鶴，赤羽，止則編束如隊伍，飛則排列如三角形，甚可觀覽。行抵加爾郡，其地有及爾滿之友，以種葡萄爲業，詣其家，勾留數日。時葡萄已熟，收穫期屆，馬里與須若納執剪助採，摘納諸筐，筐滿則授諸工，工以車載歸，投大桶中。麻里斯見所植葡萄，皆堅壯，自

能直立。不藉木扶。每株相距甚遠。與他處所植者迥異。果亦繁碩異常。或語之曰。此處葡萄每一愛克兒打兒。可得酒八十至一百愛克刀里脫兒。然一愛克打兒。僅容葡萄四五千株。是每五十株。能出酒一愛格刀里脫兒也。其繁碩可知矣。又見其釀酒房。位置得宜。境地清潔。其酒桶絕大。每桶可存酒三四百愛格刀里脫爾。及爾滿向園主人道賈。主人曰。此十年來第一豐年也。頃者比歲不登。大局幾不可問矣。十五年前君曾來此。尙憶當年繁盛景象乎。彼時自羅納江至加羅納江。園林綿亘。暢茂無比。忽有天災自美洲來。我邑葡萄園。先後零落殆盡。然衆皆莫測其故也。識者屢加考驗。始知咎由微蟲。名曰非羅格賽拉。其體纖細。目不能見。專噉樹根。故三四年樹即萎矣。及蟲已生翼。即自土中出。飛集園中。散一子於樹皮上。來春子化爲蟲。即復入土。據樹根。滋生繁衍。至不可數。約計每蟲可傳生數千。云滅蟲之法。不止一端。如在平地之上。可用引水法。決水入葡萄園。約五十日。蟲可盡死。如不宜用引水法者。則用炭硫或鉀炭硫藥水毒之。否則用美國樹

秧代法國樹秧。因其性較堅。能耐蟲蠭。惟美樹所產葡萄。有品佳而堪製酒者。亦有惡劣而不能製酒者。則人當用法國種接之。自有此數法後。我邑遂無蟲患。可復觀昔日之盛矣。勾留數日。及爾滿率三兒由烏賽至加納而稅焉。麻里斯時有竹報寄家。一日復作書致父母曰。

謹稟者。男等在此。均各無恙。此行可謂極樂。所惜者。兩大人不在左右耳。每抵一處。所聞所見。耳目一新。此間天日清明。略無點雲氣候之佳。殆無與比。惟時作塵沙。爲足憎耳。男自覺體已復元。咳嗽已全愈。當可回家。重理舊業。男每與及爾滿先生。語及體氣之佳。先生輒莞爾而笑。常屬男須加意保養。男欲早起。先生輒不許。每日晚餐方畢。先生即強男就寢。男在此無所事事。身已發胖。他日相見。兩大人當不復識男矣。每日日間。常外出遊覽。此間種田之法。與家鄉絕異。前日偶行至野。見有打麥者。其法絕奇。不用機器。亦不用連枷。惟束麥作圓堆。中柱一柱。上有橫竿。以拴牛馬驟等物。使旋轉其旁。畜蹄所觸。穀粒迸落。

及爾滿先生謂此法甚古。然男心謂法殊不善。一則因穀粒不能全脫。一則因畜蹄踐觸不免汗穢也。家鄉氣候如何。種子諒有起色。兩大人福體康健何似。男等均甚懸念。惟望時賜佳音爲盼。米賽爾及若奈脫均請道候。男麻里斯謹稟。

時麻里斯體氣漸復。日在地中海濱。但見燈櫻滿樹。景物清澄。故精力益健。及爾滿故健步。察麻里斯漸可習勞。因命傭媼偕兩女在海濱遊眺。已則率麻里斯時行曠野。或上愛斯得來山。則見松橡成林。或遨遊花圃。一望皆紫金茉莉玫瑰等花。爲是地物產之大宗。因赴格蘭斯城遊覽香料廠。時青果已熟。收獲期屆。麻里斯見採摘者不用器。而用手頗異之。及爾滿告以用竿擊下。恐傷樹枝。且損果芽。則來歲之收獲必減。又告以青果一物。爲地中海濱土產大宗。獨法境諸邑。此物無甚生色。差強人意者。惟數處耳。至如西治里。島名海希臘天尼恩島名阿爾及耳突尼。昔地則所產最饒。其樹歷年最久。日漸高大。木性堅澤。文理美好。中製

器鑲物之用。亦可燒火。力甚壯。葉可餵羊。羊嗜食之。及爾滿又挈麻里斯至搗油廠。一觀搗油之法。當視青果皮黑。知其已熟。乃摘取置樹下。羊毛旃上。旃以入搗床搗之。以潔淨爲貴。油出即盛大餅中。嚴閉其口。可歷久不壞。青果之備生食者。當乘未熟時取之。以免苦味。惟當用鹽水漬之。南遊忽忽已及西十二月。遂刻日遄反家園。既至馬里斯馬里。於父母前道別後思母意。又詣諾愛爾若萌。及米賽爾若奈脫處。各陳款曲。兩兒精神健旺。加以久客還鄉。意興益壯。具將南遊聞見事。瑣瑣陳說。窮日夜不倦。

## 第五章

伯爾經營田務。性既勤儉。又勇決。有條理。門戶日益昌盛矣。斐里伯性疎懶。放蕩無節。故家計益落。伯爾之田。糞壅肥美。修治精潔。故收穫倍豐。其所養牲畜。選種既精。飼餵亦合法。故乳多而肉美。斐里伯家田疇荒穢。故收穫歲減。其牲畜皆先後出售。不復補。故爲數日少。鄉之人早知斐里伯之不善治產也。聚相語曰。斐里

伯必敗矣。先是斐里伯遇父無禮，所許養贍銀不以時付。後遂輒不與。其父每切齒語人。至是其父忽不出，亦不語。惟形影相伴而已。客有詣斐里伯家者，見其父皆默不語，狀類癡呆，莫測其故。皆曰：「畢鑠翁乃一憲至此，是殆年邁積勞所致也。」遂寘不理。斐里伯終年遊蕩，費途不貲，勢不得不舉債。債限滿，則更舉新債以償之。及逋負山積，計無所出，乃以半價變賣田產，以至生計日窘。坐困愁城，遂日日往酒肆，以麴蘖遺悶。其遇傭僕也甚暴，不以時給值。傭僕相率引去，故田莊百務皆斐里伯一身任之。然地廣事繁，一人力難兼顧，田事遂益荒。斐里伯見此情形，心益煩亂，既不欲與家人相見，惟持杯中物，暫釋愁腸。及酩酊而歸，步履蹣跚，神情昏瞀，一言不稱意，則鞭妻撲子，毀擊什物，無所不爲。必至憊極思睡，頹然欲倒，乃止。其妻一意忍受，從未以惡言相加。一日夫威逼之，乃驚遁至阿藏格馬爾脫，見其來，驚魂尙未定，急問之，嘆曰：「何妹之不幸也！問何所苦？曰：良人今日爛醉而歸，妹責其無行，良人竟持刀相向。幸妹早避其鋒，稍遲則不知命在何所矣。妹之

良人。心術無他。特爲境所窘。欲以酒消愁耳。然長此不已。將安所底止耶。馬爾脫喟然曰。操行若此。何以教其子。曰。妹久不得錢。無以度日。以告阿翁。阿翁坐視不語。目瞪視似相詬。言者言之真可寒心。談話間。斐里伯之妻悲從中來。不能起立。遂頽然倒於坐。馬爾脫慰解之。曰。嫂勿憂。彼非無人心者。旦夕悔改矣。曰。不然。不可改矣。門衰祚薄。妹實不知死所矣。妹生平勤儉。雅不好修飾。自分不應餓死。斐里伯而亦如伯爾之勤敏也。妹方以相助爲樂。與嫂無異焉。曩之勸阿翁析產者。將求悅於良人耳。實非妹之本心。回憶當時。門戶興盛。合家歡悅。何樂如之。而今已矣。斐里伯而在家也。惟聞詬諐撲責之聲。如其不在。惟有一呆木之老人耳。嫂乎。嫂乎。妹欲癡死矣。馬爾脫曰。嫂其少安毋躁。妹聞嫂言。心實惻然。且如之何哉。無已。其使伯爾往見斐里伯。善言規勸。或者其幡然改計乎。曰。謹謝謹謝。妹本已絕念。今聞嫂言。知尚有一線之望。何幸如之。當以尊意歸告良人。良人而能從伯爾之言。蕩滌前非。歸於正路。則如天之福矣。馬爾脫以所謀告伯爾。伯爾不

悅曰。子謂我。何以勸之。彼昏人也。債負纍纍。日沈醉不事事。殆不可救藥矣。今勸之而不從。猶之可憐。萬一彼逞其忿。無禮於我。我既不能忍受。必且有爭鬭之事。豈不成話柄乎。子明眼人也。奈何不早見此。馬爾脫曰。其妻遇人不淑。劇可憐憫。頃以所謀告之。彼便歡喜異常。君且往。斐里伯若無禮於君。聽之而已。庸何損乎。伯爾曰。諾。一日途遇斐里伯。遂造其家。從容語曰。日來頗無恙否。阿藏格久不見君之迹矣。斐里伯訝其來。厲聲曰。爾欲見我何爲。曰。亦談叙相討論耳。曰。爾不求益於我。我亦不求益於爾。討論何爲。曰。恐未必耳。問何故。曰。聞君業日衰矣。故敢效愚者之一得。曰。我之業衰耶。誰實告爾者。曰。無之。某懲揣若此耳。君家田疇荒穢。比歲不登。而君常愀然不樂。其有之乎。曰。誠然。命運蹇塞。百無一成。故心煩意亂。不知所措耳。曰。君不當自引咎耶。斐里伯蹙額言曰。我何過。其速告我。伯爾曰。請勿罪。君家計荒落。某亦心焉憂之。長此不變。恐遂不支。今者逋負山積。旦夕必且追比。君上有老父。下有妻子。將何所聊賴乎。某故不妄語者。惟君亦自知之矣。

竊觀君愁眉不展。日日買醉消愁。倘不爲日後計者。亦何至於此。斐里伯默然良久。伯爾察其意似稍動。因益婉導之曰。及今猶可爲也。請從此痛改前非。專力農務。君爲人聰明幹練。不須相助。然令子年已及丁。尊嫂亦非嬪婦。君可督令操作。須念前日之行。妻子不免凍餒。力戒荒醉。勿入酒肆。爲今日第一要義。君但能棄邪歸正。某等大家歡悅。無不樂與効力也。語未竟。斐里伯驟止之曰。勿來相擾。爾有何名分。絮絮來教我。爾命運亨通。事機順遂。誰許爾責讓人。作學究面目乎。我謂世人祇分兩等。一命運佳者。爾也。一命運不佳者。我也。故我與爾永遠不能相合。且我實忮人也。忌爾功效。忌爾福分。不見爾則已。見爾即令我相形見绌。能無憤恨。我方日日詛咒爾。此後勿再見我。亦不得交一語言。次握拳作欲毆狀。遂竟去。伯爾嘆曰。真薄福人也。時及爾瀘獵場無人守禦。盜獵甚多。適鄉兵郎培爾休假在家。及爾瀘穩知其人忠勇可恃。因延爲監獵官。此官專司巡察獵場。由大田戶漸少。此官職事較簡。頗於郎培爾人地相宜。及

此官亦已裁撤。改設守候等職。由公宗透充。此官職事較簡。頗於郎培爾人地相宜。及中國古時虎人林衛等職。由公宗透充。此官職事較簡。頗於郎培爾人地相宜。及

爾滿賞其鎮懾。宵小卽知歛跡。惟定例。凡充此職者。必先至官署。當堂自矢。奉公  
守法等語。日後遇有違法之徒。方准控理。郎培爾卽遵例先往。然後就職。號衣幅  
巾。持械往來。梭巡不稍息。郎培爾既得百佛郎之銀牌一枚。又歲得養恤銀。所與家  
及時。又受及爾滿優俸。其妻亦在及爾滿家。司喂哺浣濯炊爨等務。亦得厚值。故  
郎培爾在巴爾維爾鄉城中。居然一人物焉。其長子曰斐理格司。在武童率墾肄業。  
已授勑海軍步隊。次子曰查爾士。先在佛爾賽藝花學塾肄業。至時學成歸。亦  
入及爾滿家。爲園丁。麻里斯年漸大。發長太速。體爲之弱。屢因勞動過甚。驟致昏  
厥。其父任以家中瑣屑。及牛欄馬廐等事。取其勞逸適宜也。又以灌園事任之。取  
其勞心不勞力也。麻里斯甚以灌園爲樂。與查爾士年相若。深相結納。暇則詢以  
藝花術。甚得裨益。時伯爾園中多植蔬果。以佐盤飧。而查爾士習於速成果蔬之  
術。故及爾滿家。於復活節內。在春分節後已得蛇莓。青豆。豌豆等物。麻里斯戲效之。蔬  
果皆怒生。售之市。得善價。然已大費經營矣。伯爾田土。備用各種糞壤之法。鋤治

亦勤。故土性鬆軟。麻里斯取牛羊豬鷄等糞。分別收存。隨宜培壅。其所用玻璃幔。必察驗寒暑表熱度。以時啟閉。或遇驟寒驟雨。恒中夜而起。細意防護。果樹之新結者。一遇春霜。即梗枯萎。故夜間必用布遮護。以免熱氣傳散。又以時剪削。悉中程度所護之利。雖不足償麻里斯之勞。然產果頗佳。伯爾見其子意興甚濃。心甚悅之。壹任其所爲。以爲麻里斯勤苦若此。若移其培植蔬果之心。用之他途。亦必終始不渝也。速成果蔬一法。必相土宜爲之。如潘羅文斯法國南境。音阿爾及耳。。各名今改舊。大納法國北境。音今改舊。溫水所經。大西洋有溫水流。抵歐洲。從美利堅西哥律。溯流北上。入地中海。終年無霜。始可用此法。阿藏格冬季苦旱。春霜不斷。爲之必煩費矣。麻里斯不知也。故得不償失。伯爾因其好學深思。遂不之阻。米賽爾偶值暇日。或麻里斯有要工。卽助之操作。然心勿善也。一日情不自禁。面詰麻里斯曰。爾枉用氣力。將欲逆天行事乎。蛇莓青豆豌豆皆六月中物。西月六爾必令先兩月而生物。旣不佳。且太勞費矣。麻里斯曰。何傷乎。復活節出售之蛇莓。一枚可值兩蘇。至六月則一計。

羅格蘭母僅值二十生丁耳。

佛耶再生丁皆法國每歲名生丁爲

時適值果蔬賽會

之期。伯爾命其子出手植果。皇衆覽得銀牌一枚。以故志益勵。米賽爾初雖詭讓。麻里斯及見其得賞。心大歡悅。遂揚於衆曰。麻里斯所植果大佳。不得金牌。未爲公允也。麻里斯益求其父擴充園圃。將大展所長。其父急止之。並告以前日小試輒效。可見心專力勤。無事不可成就。然獲利不豐。即不必更求進步矣。且剗切導之曰。種植之事。宜詳慎。勿輕躁。爾受銀牌之賞。此足徵果疏之佳耳。至爾之獲利與否。不能以銀牌爲據。且成本首須估計。既知成本。然後視得利之多寡。以爲進退。今試將爾所得價銀。與所費之工。及所需畜鳥糞。玻璃幔。玻璃罩之價。彼此比較核算。則爾所剩者。不過數佛郎耳。然惟心精力果如爾者。方克有此。可見此事難而鮮功。爾宜熟思審取。順土性而爲之。不可孟浪。且爾尙憶罷倫之所爲乎。彼其爲人。非不聰明幹練。牲畜器具。無一不佳。然不久即敗者。祇緣冥心孤往。逆天行事。豈知土性不可力爭。必欲強而就我。能無敗乎。麻里斯聞父言。大失望。又念

經營園務。心力交瘁。而所獲甚微。意興亦索然。其父急慰勉之曰。爾心精力果。我實喜出望外。前言乃以實告。不可因此敗興。爾年幼體弱。尙不能服田力作。正宜潛心灌園。藉資歷練。惟不必更求進步耳。麻里斯曰。兒又得一策。問何策。曰。擬試種菌耳。我家有石礦焉。與其棄於無用。不如籌種此物。效可操券得也。伯爾曰。善。好自爲之。雖然。將安所得菌苗。麻里斯曰。查爾士有友。專售此物。兒可託其代購也。伯爾曰。甚善。麻里斯卽延查爾士相助。擇石礦中最幽暗處。鏟土使平鋪以馬糞。作斜面。約厚三十至三十五生的。適當即這當分之一百先用足踐踏。以辟濕氣。且令堅韌。卽易發熱。乃沿牆根。將馬糞鋪成長行。時灌以水上蓋柴草。免受空氣。令易發酵。酵後。以竹籤穿孔。納菌苗其中。復壅以糞土。成土形者已潤而逾十日。菌卽怒生。其地居民罕見此物。所食菌皆林麓間野菌。收取時。雖細意抉剔。然偶有疎舛。卽易殺人。而有毒與無毒之菌。外觀無甚分別。非有識者。不能辨。故麻里斯以審菌入市。頃刻立盡。麻里斯雖田務碌碌。然常獨遊曠野。採訪種植陳法。良者效之。否

者改之。遇生平創見事尤屬意焉。偶於卑隰地見麻田一區。頻往觀覽。但見雄花如珠。雌花如穗。高自一邁當有半至二邁當不等。適值穢麻期。麻里斯亦往相助。其麻皆用手拔取。捆束成捆。漚麻之法。取麻浸大溝中。其溝距屋宜遠。浸十五日。則麻皮絲質黏性盡融。能與莖分離矣。植麻家延麻里斯助漚麻事。卽有大車從麻田載麻至溝邊。乃束麻捆如筏。沈溝中。以重石壓之。束麻筏之法。初下手尤難。法取麻兩稊。束成十字形爲基址。旋取他稊橫架之。稍高。束麻者跳舞其上。令平則易架他稊。而工易竣。如基址未固。駐足不穩。束麻者卽翻然墮水。衆必笑謔。及筏成。束麻者卽乘之而去。岸上人皆鼓掌稱善。時麻里斯在旁審視。具得其術。適衆工中有一人思難之。要之東麻。麻里斯許諾。筏成竟無恙。衆驚服。皆謂爾日漚麻一役。當推爲首功云。是年伯爾得其兄愛顥書一紙。書詞甚長。愛顥者。卽在巴黎大肆司帳者也。先是伯爾父歿後。兄弟久不相見。析產時曾鬭訟數日。以後蹤跡遂遠。愛顥旣不來。伯爾亦無暇至巴黎。兩家妯娌子姪。幾不相識。乖違日久。宜

其穠闊乃爾。雖音問往來。然書詞淡漠。殊鮮真意。伯爾以富家子視其兄。不敢率意相待。愛顧不加細察。意其弟特一蟲癩之鄉人耳。至是乃致書曰。

老弟手足。兄知弟孔懷誼篤。故敢以一事相懇。內子與兒女。輩氣體失調。擬令乘假館之暇。在鄉間居住數禮拜。俾得呼吸清氣。運動筋骨。即可復元。弟家房屋寬敞。定可位置。不似巴黎之地。窄人稠也。但得有兩榻之地。令內子與小女共一榻。兩男又共一榻。其餘均易措辦。兄最小一男。名曰如兒。現年十二。體極弱。常患眼花。遇寒即嗽。兄實不勝焦灼。醫者謂須加意調養。不可用功。宜在鄉間居住。奈兄爲家境所累。勢難鄉居。兄一妻三子。度日維艱。內子亦勞頓殊甚。兄每日八句鐘進肆。七句鐘回家。進肆之前。尙須裏理家務。薪水之役。事事躬親。日間如照料兒女。伴送進館。及炊爨等事。皆內子一人任之。入夜。則爲兒女清理衣服。恒至中夜而睡。內子天性和易。勤不言勞。每見兄作愁悶狀。慰勉倍至。兄愈兒女漸長。培植之費。日以浩繁。草草勞人。不知何時得了。後事方長。亦

願內子稍節勞苦。保養精神。備將來之用。世人恒情都願入大城市謀生。卽先父在時亦願以兄之在巴黎爲是。弟之業農爲非。及今思之。弟實有先見之明。曷勝艷羨。使兄今日爲農夫。雖所入之款。僅得其半。儘可支持門戶。而氣體當益健旺矣。竊念兄在肆中薪水頗豐。然尙自悔其失計。彼世之勞而鮮獲者。不知當作何等想耶。內子輩渴欲一見弟夫人。他日相處既久。情意定可和協。所懇事是否可商。望速作覆。不勝盼切之至。兄愛顛手。

伯爾得書驚訝。循誦再三。先是其父母數數語伯爾。以愛顛生計之饒。稱道不絕口。愛顛亦從不以清貧語相告。故伯爾意其兄非富家翁。卽小康戶。常退然自以爲不如。及得愛顛書。始悉艱窘狀。幸災樂禍者聞之。且沾沾喜矣。伯爾則引爲已戚。立告其妻馬爾脫。馳書致愛顛。招其妻子。馬爾脫有難色。曰。彼大家婦也。妾山野鄙人。恐露醜爲笑耳。伯爾曰。卿才地敏幹。而德性溫淑。無愧大家風範。且吾嫂亦賢婦也。育兒女。操井臼。志行非甚相遠者。何慮不契合乎。麻里斯與麻里。知從

兄弟且至。喜欲狂。日夜謀娛客。具甚備。斐理伯之稱貸於人也。以田產爲質。及時期滿。當贖無以應求緩。並許以厚利。不允。明日有吏詣其家。逼索無所獲。遂封禁其田產。初。斐理伯之父既以憂傷故。兀坐不語。狀若聾瞽。其媳時因薪米不繼。怨詈交作。翁置弗問。如無所見。或有與翁語者。翁但領之。見者謂翁癡。不復醒人事。故斐理伯夫婦時在翁前。絮絮譚括據狀。絕無遮忌。然翁實不癡。惟日見家道中落。故鬱極至此。常以傳產太早。爲生平大錯。其心目間。惟有田產一事。他事概不聞問。語次。或聞人偶述田產事。翁卽凝神傾聽。暗記其語。翁早知其子負債累累。然初不知產已盡質於人也。至是忽見素逋吏至門。點檢田產。呈遞封禁狀。呈更以官之。翁始知禍在眉睫。翁不禁目瞪面熱。默不一語。惟隨吏點驗室中什物。錄於簿。翁一一注視。惟審及吏與斐理伯出外。翁兀坐不動如平時。斐理伯夫婦自是始悟翁癡顛之情形矣。及夕晚餐。家人皆有戚容。斐理伯伏案。臥其妻遞湯與翁。翁推而起步至斐理伯前。呼而語之曰。頃紛紛者何爲也。斐理伯久不聞父語。警見在。

前如見怪物然。翁又語曰。頃所見者更也。何爲乎來哉。斐理伯始驚悟曰。乃我父耶。翁曰。爾儕資繁榮。今且耗沒矣。斐理伯默然。翁又曰。曩者爾急於得產。要求再四。予不得已。曲從所請。爾乃漫不經理。假手於人。以至粒穀不登。荒蕪滿目。游惰之罰。將安所辭。人情尚施報。土地亦然。其謹惜之者。則報以豐年。其不能者。則報以饑饉。爾之罹禍宜矣。雖然。予豈不知爾之好游蕩而惡力田哉。所以傳產與爾者。冀爾得產後。知所遷改也。不料信爾太過。以致自貽伊戚。自產入爾手。蔬穀不登。牲畜瘠乏。年甚于一年。合門有凍餒之憂。今則官吏臨門。禍在旦夕。予一生勤儉。自分不應延此困辱。命實爲之。夫復何言。所恨者僅有一子。冀其克昌我業。而反敗之。天乎天乎。何弗令予速死也。斐理伯曰。父弗過慮。何困辱之有。翁曰。然則更來何也。此輩臨門。豈是佳兆。我試問爾。爾究負若干。斐理伯曰。何問爲翁。曰。使吾知之。若何。爾其實以告我。斐理伯曰。有何相告。父但坐而晚餐可耳。翁詰之。曰。爾爲我子。理當順我。斐理伯拂然起曰。今日之事。我爲政。誰敢相詰者。且產既屬

我當惟我是聽。卽變賣庸何傷。翁曰。爾欲變賣乎。斐理伯曰。然。誰敢阻者。翁曰。我傳產與爾。遂許爾變產耶。斐理伯曰。父傳產時。無他條款。是明以全權授我。也。欲賣則竟賣耳。翁曰。逆子膽敢作此等語。爾破產蔑親。何以庇妻孥。示兒女乎。此皆吾姑息之過。以至於此。爾無他技能。既無恒產。將何以度日。且懶惰無行。放儻邪侈。勢將無所不爲。言次。復戟指罵曰。非吾子也。吾恨入骨髓矣。遂逡巡就坐。默不發一語。籍沒法條理綦繁。頗費周折。故自封禁以至變賣。其限甚長。翁心謂事隔已久。疑遂寢息。一日忽見有人詣田莊。手捧色紙。黏貼牆上。即變資之招貼也。觀者如堵牆。議論紛起。翁乃蹶然起。斐理伯之妻趨止之曰。阿翁欲何往。翁不顧而出。詣牆前。衆見翁至。皆引退。翁讀畢。始知產已籍沒。扼腕歎息曰。吾之血產盡矣。遂遽仆於地。視之已殞。越二日而葬之。葬之日。斐理伯妻子隨柩步行。鄉之人執拂相送。及抵墓。行灑聖水禮畢。衆即退。無與斐理伯握手爲禮者。皆曰。陷父於非命者。此子也。斐理伯以變賣所得價償債款。給公費適盡。無以爲生。不得已。傭於人。其子

爲人牧牛。其妻以斐理伯嗜酒無行。知難仰以終身。亦自覓生計以餬口。

## 第六章

愛頗自巴黎寄書阿藏格。告行期。將至之晚。鐘鳴六下。馬爾脫與若奈脫布食具。爇爐火以待米賽爾。洒掃庭中。伯爾則馳車至火車站相迓。兩兒欲同往。因車窄。不能容。故在道左迎候。良久未至。麻里斯立道中。遠望之。麻里曰。來未。曰否。曰遲矣。曰此不足異也。曰恐其失火車期耳。曰不然。火車約四下鐘可到。旣下車。安排行李。亦費時刻。加以自城至鄉之路程。計必六刻鐘。乃抵此也。且火車亦有遲速。或車載太重。馬不能疾馳。則來更遲矣。語畢。復注目諦望。呼曰。逾五分鐘即到矣。麻里歸告其母。其母急盥洗而出。馳抵道左。無何。車隆隆至。止門外。伯爾扶嫂下车。馬爾脫與親嘴爲禮。各以子女相見。兩家兒女初覲面。頗忸怩。未幾。卽交相歡愛。伯爾與米賽爾卸車。收檢箱篋。馬爾脫延嫂入坐。謂曰。姪女與麻里同寢一室。兩姪與小兒。又共一室。嫂在我家。不必拘泥。尤望擺脫煩腦。安心靜養。耳。逾一刻。

許家人同席就餐。伯爾曰：承嫂枉顧，深以爲快。相待之誠，惟在衷曲。山居鄙畧，幸勿見怪。屋舍甚窄，故炊爨食息，同在一室。此兩人者，一名米賽爾，一名若奈脫佛。於我十年矣，始終勤懇，若一向與賤夫婦同席而餐。自聞嫂來，即請別食。弟謂無妨，未允其請。欲使知嫂暑分尙義之雅量也。嫂曰：叔能脫暑形迹，不以外人相待，甚善。甚善。嫂等來此，本無他求。所求者，惟此間清氣耳。伯爾曰：善。雖然，嫂亂矣。盍就食？三兒各知飽啖，母以路途勞頓，且性拘謹，不能多食。因謝曰：嫂初到此，頗念丈夫離索之苦，故鬱鬱不能自怡。非憂他也，幸無疑慮。晚餐畢，相率至園中散步，片刻及夕，各就寢。翌日黎明，麻里斯不欲驚兩弟，屏聲息，披衣獨起。兩弟欠伸，問曰：此何時耶？曰：四下鐘耳。曰：兄日日黎明即起耶？曰：然。盛夏之時，鄉居者日出則起矣。曰：然，則冬令其晏起乎？曰：遲至六下兩刻鐘，亦必起矣。曰：矇朧不能辨色，雖起何爲？曰：將餵牲畜耳。曰：如不能見何？曰：我有鑑，在且去糞餵料，不煩細視也。長弟曰：兄其少待，我亦欲起矣。麻里斯曰：弟程途勞苦，可稍睡，逾兩小時。兄當來此。

相攜。次弟曰。我兩人皆已酣睡矣。且此乃趣事也。必往觀之。長者謂幼者曰。弟體弱善感冒。可稍睡。清晨恐涼露侵人也。曰。我領圍幅巾足穿革履。何畏涼露。且農氣甚佳。益人正不淺也。兩兒遂共起。時其母尙熟睡。乃與麻里斯緩步下樓。恐驚其母也。及至庭。則伯爾已先在矣。三兒各問安畢。伯爾曰。姪早起甚善。惟事非素習。得母太勞乎。兩姪曰。麻里斯已起。願助之操作。伯爾曰。兩姪在此。麻里斯不必操作。今收穫已畢。農務稍閑。我與米賽爾自足了。之旋語。麻里斯曰。爾但與兩弟遊玩可也。麻里斯導觀牛欄馬廄。猪圈兔穴。及家禽場。又將農具機關。及其用處。一一口講指畫。復從果園至牛乳房。適馬爾脫與若奈脫以牛乳至。曰。乳尙溫。願領畧其風味乎。兩兒曰。善。麻里斯馳取兩盞。馬爾脫斟之滿。兩兒同聲稱美。幼者曰。牛乳何用。曰。將製奶油耳。長者曰。可一觀其製法乎。曰。留此片刻可矣。兩兒諦觀良久。又問其法於麻里斯。麻里斯爲述各器之用。長者曰。已去油之乳何用。麻里斯曰。可製乳餅。即昨晚席間所食者也。旋見若奈脫以勺挹取凝結之乳。置各

磨中磨圓有孔。磨滿卽取置木案上。案略斜邊有孔。乳漿由此流入桶。

凝結者曰乳

曰。世間無廢物。然則乳漿何用。曰。可以餵豚。幼者呼曰。真大趣事也。時麻里與從妹以筐至園中。諸兒各相親嘴。幼者曰。妹惰人。起何晏也。我等今日四下鐘即起。游覽已久矣。麻里曰。非也。我等起亦久矣。方在室中整理拂拭。且擇羊乳耳。爾輩早起。徒爲遊玩計。何足道哉。長者曰。妹得麻里爲護身符。我等其無辭矣。麻里曰。我辯才無礙。爾等若有意相誣。必不能默爾息也。從妹曰。適嘗羊乳而來。幼者曰。羊乳何如。曰。大佳。兩兒謂麻里曰。其許我一嘗之乎。麻里曰。如不復誣我妹者。請如約。兩兒謹諾。麻里曰。今晚當各奉一杯。兩兒曰。以筐何爲。曰。取青豆作早餐耳。即謂麻里斯曰。試取簪齒來。母親欲之。馬里斯曰。諾。俟我等游田中畢。歸途可經石礦也。麻里曰。將安所置齒。爾以我筐。我往取其他。於是三兒出田莊。迤邐至小麥雀麥田中。露積在焉。幼者見而問曰。此穹然者何物耶。曰。麥稿耳。曰。曷弗以之入倉。得不爲雨淹耶。曰。不然。麥稿雖暴露無損也。且用露積者。有蓋足矣。其價

約十佛郎。若以入倉。非極大者不能容。不獨費鉅。且防火險。曰。得毋虞盜竊耶。曰。竊一二束所直幾何。且非易事。此物不能從中抽取。必自上而下。其勢必用梯而露積所在。離屋舍不遠。彼竊盜者必駕車而來。易於發覺。故甚難也。且鄉間正人居多。竊盜之事。固罕有耳。曰。然則麥何在我未之見也。曰。穫後已脫售矣。所以省費也。曰。何費之有。曰。麥在倉中。易於發熟。須時時翻動。且防蟲鼠噉食。故以及早脫售爲妙。大田莊主家。有打麥汽機。其麥可隨時激打。如蒲穀爾之及爾滿是已。若我家之麥。隨穫隨打。僅留麥稭。作獸草耳。三人復詣一圃。圃種薯蕷菜。即  
兩兒見而異之。麻里斯笑曰。兩弟殆未見此物乎。幼者曰。此生菜中一種耳。曰。非也。長者曰。此非可以製糖者乎。曰。然可製糖。亦可作醇母。牛食之。則乳多而味佳。其製糖作醇後。所餘渣滓。冬季可以餵牛。談話間。忽聞葉漸漸有聲。即見一黃色物馳而過。伏匿田中。長者謂幼者曰。爾見家兔乎。幼者曰。然。麻里斯曰。此非家兔。乃野兔耳。幼者曰。其形絕相類。麻里斯曰。不然。野兔較大。毛色亦不同。三人且語且。

行。遂抵草坡。兩兒見而異之。草坡有天生者。有人造者。阿藏格草坡。乃人造者也。兩兒不能辨。所植零陵香苜蓿等物。皆生平所未見。且自幼居城。習見園圃中草。意所謂草坡者。亦平蕪莎草之類耳。麻里斯乃推誠相告。無自矜色。兩兒亦虛心領受。三人正在劇談。瞥見羣鳥驚起。稍遠乃撲地。幼者曰。此鵠也。麻里斯曰。此乃鶴鶩耳。長者曰。鶴鶩耶。遂移步至其所。復驚起之。幼者曰。伯父亦好獵乎。麻里斯曰。父親無暇及此。且茲事太費。故貰地與人。非貪錙銖之利也。旋登高原。先礎確地也。今成腴壤深林矣。麻里斯告以改良時。所用剔砂深耕土化糞壅諸法。又導觀石壙地。經營八年。蔚然成林矣。遂入壙內採取寄菌。幼者悄然曰。此菌可食耶。麻里斯曰。然。此寄菌也。人謂鄉居者食菌宜慎。何也。麻里斯曰。林麓間野菌。採者不能細辨。食之宜慎。若此間之菌。與巴黎所食無異。保無礙也。三人遊久。腹餓。乃回家早餐。食量加於平時。伯爾語兩姪曰。今日之遊樂平。導者其有未遍乎。兩兒曰。此遊益我不淺。所可恥者。我等愚昧無知耳。伯爾曰。何也。曰。苜蓿零陵香番。

薯及著蓬菜。一物不能舉其名。巴黎人愧欲死矣。伯爾曰。此常事耳。脫令麻里斯生入城市。亦且羞愧欲死矣。凡事總由習慣。姪輩居鄉日久。於鳥獸草木之名。不患不能辨析矣。一日者。伯爾見其嫂取麪包蘸乳油啖之間。曰。乳油尙適口乎。曰甚美。曰。此弟婦之長技也。先時所製者殊不甚佳。今則盡美無疵矣。然非力勤心專。曷克若此。嫂力讚馬爾脫烹飪之美。伯爾曰。此間肴蔬。一皆取諸家園所沽之市上者。惟麪包牛羊肉耳。然不能謂市上之肉與麪包必不出自我家所植之麥。與所畜之牛羊也。父子夫婦躬耕自給。與世無求。豈非樂事。園中有池。畜魚繁多。不日當盡取之。以佐盤飧。且使嫂共垂釣之樂也。早餐畢。伯爾挈家族至蒲槐爾謁及爾滿。須若納急出相見。與愛顛之女尤親愛。盡出玩器示之。及爾滿導客游園中。款以茶點。客將歸。及爾滿謂諸兒曰。幸數相顧。某當掃徑以待。須若納亦在假中。可共暢游以破寂寞。每日由爾輩自定游計。計已定。或諾子至我家。挈須若納同往。或令須若納至阿蒙格。各適其便可也。客歸。須若納即營營籌游策。日日

翻新策成質於父。父喜甚。畀以馬車一乘。備遠遊之用。乃先期函約麻里斯等作竟日遊。並約清晨出外。以撈蝦蛙爲戲。卽就草坡上早餐。至日及爾滿掣須若納。赴阿藏格。車甫抵門。麻里斯等卽躍而上。伯爾戒諸兒自慎。點驗畢。即驅車往。臨行。諸兒各脫帽揚巾。作辭別語。其父母又諄諄戒之。須若納坐兩女間。刺刺語游事。約兩刻許。車聲漸緩。諸兒亦肅靜無譁。回首一望。去家門已遠矣。初及爾滿。在車中。寂然不語。聽諸兒譁笑。及時恐諸兒苦途遠。思有以問之。乃與共語。並叩巴黎三兒以所學何事。願習何業。長者曰。我願業商。方在專門學校肄業。所習者爲國文史記地理圖畫。格致物理及鈎稽帳籍等學。並習別國方言。我今已能通英日即尼亞文。新文矣。兩年之後。卒業得憑。謀生異國。當有生色也。及爾滿曰。尊公已俯允否。曰。然。家母不欲我離膝下。頗欲我在巴黎謀一司帳之職。以紹箕裘。惟此事殊不易得。且所入不足資餉口。非我願也。今國人之設肆外國者。皆紛紛在巴黎招選學徒。舍彼就此。不較有把握乎。須若納曰。爾獨不以離鄉爲苦乎。曰。離鄉

去國之感。恒情不免。我獨何人。而能遣此。然而自立之道。何可已也。方今輪船通行。自哈佛爾<sub>法國</sub>。至紐約。一輩可杭。尙不及百年前巴黎至馬賽<sub>法國</sub>。路程作客他鄉。豈不易易。且此不過數年事耳。數年之後。遙回故土。乃以異域聞見之所及。施之於用。不亦妙乎。及爾滿又問幼者曰。幼者答以雅好圖畫。願充工程師。惟體弱善病。恐所學無成。須若納謂女曰。我輩閨閣中人。不必如男子之定操一業也。女曰不然。家道清寒。不欲重累父母。妹方當應試。求蒙師之職耳。須若納曰。然則爾爲我師可乎。如許我者。請速至蒲槐爾<sub>法國</sub>。定當虛心領教。以圖進益。顧問其父曰。大人以爲何如。及爾滿曰。此事甚善。倘蒙許諾。當以兒爲托。然此事不必已抵約所矣。甫解車。諸兒各挾釣絲而至。絲端皆飾紅呢。須若納所手具也。巴黎三兒見之。殊錯愕不解用法。須若納鼓勇先登。馳至溝邊。羣蛙聞聲驚竄。匿蘆葦間。須若納呼曰。蛙乎。蛙乎。今日必大獲矣。女曰。如何而後可獲。曰。此易易耳。水中

如見蛙鼻。卽以紅呢抵之。蛙必怒噦。乃曳絲而上。擲於岸。納網中。曰。獲之何爲。曰。將以果腹耳。女蹙額示意。麻里斯曰。蛙味甚佳。今日如能得獲。我等可大嚼矣。然此物惟下半體可食。烹調合法。實與鷄味無殊。語次。須若納適見蛙鼻。卽抵以紅呢。曳而上。呼女觀之。旋向後一擲。躍距二丈許。蛙戰栗復躍起。須若納馳而前。執其足。投之網。曰。爾試觀之。捕蛙非大難事也。諸兒各先後垂絲。麻里斯等技最良。發無不中。巴黎三兒演試半刻。遂獲數蛙。興會倍進。獨女以曳絲太急。屢獲屢失。卒得一蛙。亦向後擲之。女兀立不知所措。蛙遂竄入草際。復入石中。羣兒呼曰。速捉此蛙。不然遁矣。女如其言。蛙驚跳。女復惟怯不敢動。如是者乃數次。云。羣兒大笑。促之曰。人食蛙。蛙不能食人也。捉之何怖。麻里斯趨而前。捕蛙。置女手中。女跳躍却避。蛙遂竄入水。女曰。其體如冰。吁可畏也。其兄嘲之曰。誠然。恨未炙熟耳。無何。女竟獲數蛙。計諸兒終朝所獲。至兩大網之多。復駕車迤邐向樹林前往。麻里斯見水邊柳條割去其柔直者。以與從兄弟。從兄弟以行囊累贅。却之。麻里斯盡

取柳條置兩手中。不足復以口銜之。從兄弟見之笑曰。麻里斯口中銜鐵矣。麻里斯曰。爾輩但相訕笑我不恥也。會亦知我之意乎。曰不知。請示。曰凡遊者必執器。脫有殘枝敗葉。藉此掃除。其用不已便乎。及入林。但見峯巒競秀。萬木成陰。其樹高下參差。以大小成列。其色亦斑駁陸離。不名一狀。風景絕佳。眺賞間。愛頤之女方席地坐。忽蹶起。失色而呼。適見一蝮蛇。尾立而鳴。羣兒皆咄咤。及爾滿聞聲至。麻里斯卽取柳條擊之。折其腰。蛇負痛而盤。蠕動片刻。卽殞斃。及爾滿呼。麻里斯語曰。壯士。臨變不亂。見害不避。非麻里斯。其誰能之。時女驚魂尙未定。及爾滿謂曰。麻里斯有功於爾。不可忘也。諸兒爭向麻里斯道賀。麻里斯赧然謝曰。此非大難事。爾輩亦自能之。乃張蛇喙。指示毒處。須若納曰。蝮蛇螫人。豈足致命乎。其父曰。未必致命。然足致大病。時諸兒方欲早餐。適遇蝮蛇。不思食事。乃各大嚼。惟女尤懦。未能飽也。麻里斯曰。頃者我口銜柳條。爾輩但知相笑。今謂何如。遊曠野者。席地而坐。固不可不慎也。須若納曰。被蛇螫者。有解救之法乎。及爾滿曰。人

身有衣遮護。本不易受蛇蠍所可慮者。惟臂與脣耳。凡被毒者。急取手巾。緊扎傷處。令血不流。則毒不傳入他處。最妙之法。莫如口吮。惟口中無傷破者。方許爲之。毒入喉內。和血消化。不能爲患也。否則以刀割破傷處。放出毒血。再以阿魔尼亞俗名  
蠍羅。烙之。凡居鄉與遊野者。宜當備阿魔尼亞一瓶也。傷定後。再服牛乳或溫酒少許。可無事矣。今此女幸未受傷。即可不必醫治。惟當飲酒一杯。以壓驚耳。女曰。我生平初次見蛇。如見怪物。然凡冷血蟲。如長蟲。蝦蟆等物。我見之。未嘗不懷懼也。麻里斯曰。蝦蟆豈可誣哉。有功之蟲。非蛇類也。曰。蝦蟆何功之有。曰。是能食蟲豸。蝸牛等物。園中無蝦蟆。則蔬果荒矣。及爾滿先生以爲然否。及爾滿曰。然亦有無此物而購之他處者。幼者曰。蝦蟆可作貨耶。諸兒且食且談。早餐已畢。兩女就泉水中洗滌食器。以回車中。更取撈蝦具。及爾滿導諸兒至河濱。其地樹林陰翳。清水漣漪。乃擇善地。投釣具。每十分時而起之。必有一二蝦。上而食餌。諸兒爭取之。以投於筐。忽有一蝦躍上巴黎兒之指。而指之。兒搖指大呼。羣兒皆笑之。兒曰。

蝦措可畏。麻里斯教之曰。無怖。惟不可搖。指搖則蝦懼墮所措愈緊。爾宜以他指拈其身。則解矣。兒如其言。蝦遂脫指。兒急以指入口中吮之。曰。狡哉此蝦。入火之後。方當謀飽啖之樂耳。歷兩小時。蝦遂盈筐。先是須若納與諸兒約。所得物統歸須若納。明日伯爾當挈眷屬來家早餐。遂盡取蛙蝦載回蒲槐爾。既至。各劇談及爾滿語。諸兒以蝦病甚多。率生遂以不繁。國中已有數處竟不產一蝦。其受病之源。尙未察知。近今博學家。方殫心此事。苦無端倪。異日如有治病之方。則善矣。數日後。伯爾命開池中水門。水盡洩。魚歷歷可數。上下橫疊。以千百計。跳躍動盪。爭向尺水中求窟穴。須若納曰。魚戢戢若此耶。我自垂釣以來。未嘗獲一魚。甚矣。我之無能也。魚已盡。皆售之市。僅留少許。備傳種。及池水涸。伯爾取池底泥。和以石灰。爲糞土計也。諸兒出外遊覽。馬爾脫妯娌在家中。學作果脯。是年園中產果甚多。無顧者幾失利。蒙塾師若爾。假期多暇。日至伯爾家。教馬爾脫作李脯。葡萄乾。梨脯。乳油酥等法。遇諸兒遠游。日各女兒則留家中。助去果皮。須若納性稍躁。

動無事不干預。託言助勞。動爲牽掣。工程遂至留滯。馬爾脫不能容。戒以安靜。須若納婉容語曰。我欲略食果脯可乎。馬爾脫見之不忍責。遂任所爲。妯娌間相得甚歡。愛嬪妻盡吐衷曲。語馬爾脫以巴黎度日之艱。培植兒女之費。其夫薪水雖優。並有微利可收。然僅能支持日用。竟無積蓄。其夫自朝至暮。嚴閉室中。光氣不足。一日不得休息。因之體氣不佳。極羨馬爾脫居鄉之美。曰。田事雖勞。其樂處正復不淺。萬非巴黎所能及。鄉人一遇豐年。不患無利可圖。巴黎則不然。商務盛。我夫與其勞。不與其利。商務衰。即有賦閑之憂矣。時已屆秋分。天氣漸涼。且多雨露。艱於遠行。野游者僅逾數刻。即思家中爐火之樂矣。是年蒲槐爾所產栗核桃蘋果等果繁碩異常。正當採取之期。及爾滿細心監護。禁工人猛擊。以免損傷。栗與核桃甫墮地。即去皮。納大屋中。備發售。栗爲法國中土諸邑物產大宗。其地居民。有煮而食者。亦有磨粉而食者。核桃則乘其未熟時。剖殼取肉。而後出售。有鮮者。有陳者。或榨油而後售之。法人之用核桃油者。幾居全國之半。此兩種果樹。生六

十年而後大盛。一核桃樹能生八十里脫爾。一栗樹能生六十計羅格拉姆及爾滿方與諸兒講述。須若納問曰。榛子亦佳果也。其用安在。曰。採取之法與核桃栗子同待其乾而後售之。亦可榨油。香料廠及畫家有專種此樹者。其所產之果較林中者爲大。林中之果皆野果也。及西歷十月初蘋果已熟。富及爾滿卜居蒲槐爾時即令種植蘋果樹。今已繁茂可觀矣。其所售之蘋果酒精心製造。遠近馳名。先期及爾滿將已墮地之蘋果收存一處。不令攜雜。免損酒味。乃擇晴日遍招工人。視涼露已晞。各執鞭竿。以次擊樹。果墮盛囊中。或筐中。以車載之歸田莊。入倉房散播成小堆。令速乾而熟。並命輕手握手。免致損傷。及果已熟。用磨軋之。成小塊如榛子大。復取置榨床。流出之汁。盛桶中。巴黎兩兒渴欲一嘗其味。甫沾唇。盛額言曰。是何味之淡也。及爾滿筭爾。曰。酒尙未成。何味之有。會須發酵。而後有酒味也。兩兒問發酵之法。及爾滿爲之縷述。曰。發酵之法。盛之以桶。置小室中。寒暑表熱度以八至十五爲率。須令與外氣相通。然後瀝酒兩次。而人可食矣。及爾

滿復取梨釀酒。其法與蘋果酒畧同。將以和入蘋果酒內。令其香味發越者也。時巴黎兩兒假期將滿。深以不及嘗酒爲恨。及爾滿許以酒成時。當送一鑑至巴黎。諸兒謹謝。計諸兒自至阿藏格。忽已兩月。遂定期過返巴黎。諸兒雖嗜好不同。然甚以此游爲樂。與伯爾等連旬相處。一旦言別。不覺淒然。伯爾等苦意挽留。以數日爲約。愛顛妻以其夫索居已久。諸兒當理舊業。辭不允。伯爾等遂罷。母子四人居鄉日久。飽受日光空氣。且多運動。故體氣遂佳。神采渙發。阿藏格之遊。勝千百服補身劑矣。其幼子尤覺改觀。初至時。飢不能食。倦不能睡。至是則食量如老鑿。渴睡如醉漢。深以歸家爲苦。恐病勢復至也。伯爾等留之。其母不欲久擾。遂托故辭謝。馬爾脫預備各筐篋。盛蔬果鷄子果脯等物。及須若納所饋贈之物。行李太重。一車不能容。遂別以大車載之。行之日。伯爾與嫂及各女兒同車。諸男兒則坐大車。已至火車站。諸兒各親嘴而別。車行。又各脫帽揚巾。至不相見而止。時麻里斯兄妹及須若納。猶兀立道旁。遠望天末。盤桓不忍去。歸途各相視不一語。既

至家。惟默想行客返巴黎之程途。及兩月中聚首之樂。幾無日不思也。

## 第七章

麻里斯年已十五。先以投水救須若納。感受肺炎病。且發長太速。體爲之弱。至是始告痊。壯健輕捷。嫻於農事。一田務中能手也。其父甚依賴之。時伯爾家業日盛。歲有贏餘。可謂得志矣。然自視常歎然。見其子天資穎異。裏裏獨造。益思有以進之。一日商於及爾滿曰。我兒年近成丁。篤嗜農業。先生之所知也。某常詢以何好。兒必以習農對。觀其志氣振奮。不憚艱辛。以愚見度之。異日長大。必成上農。某所不滿者。我兒所知僅皆得諸闖歷。竊欲進之於學問之途。以遂其志焉。先生其謂何如。及爾滿稱善曰。今日者。藝學大進之世也。農人無學問。何以釋疑難而去故見。何以盡天時地利之宜。村夫一知半解。便沾沾自喜。亦知物理之繁變。無有過於農業者乎。令子天資絕慧。子不自足。而必以學問進之。鄙人之所深許也。伯爾曰。此事甚善。然有甚難者。麻里斯於小學初卒業。今在諾愛耳先生處肄習。格致

化學及動植物學。高等農學堂課程較深。卽令投考。恐遭退棄。且肄業此中者。率皆大農戶子弟。於某之境地。頗不相宜。而尋常農學堂課程。皆詳於法。而畧於理。恐無益於我子也。及爾滿曰。是也。雖然。高等尋常二學校之間。不尙有實驗學校乎。其必有當於尊意焉。伯爾曰。此殆新創之學校歟。某未之前聞也。及爾滿曰。此等學校。乃一千八百七十五年所創。專收中等農戶子弟入學肄業。其中課程。平分工作讀書兩節。均匀合度。使心與身。無偏勞之病。我邑鄰郡。卽有實驗學校一所。若令麻里斯肄業其中。離家既不遠。所習農法。亦不甚懸殊也。曰。學費幾何。曰。未知其詳。約在四百與六百佛郎之間。兩年卒業。曰。學費既重。而麻里斯入學後。更須雇傭相代。豈非兩損。然此事既於我子有益。某亦不暇顧也。曰。子且勿憂。彼中肄業生。亦有不取學費者。令子當可援例邀免。然此事可緩譚。某有一友。與總管學校者相識。當致函詢問細章。數日後。可悉底蘊矣。伯爾告辭而歸。定例出學費之生徒。已得小學卒業據者。可免投考。欲免學費者。不在此例。麻里斯先期預

備試事。諾愛爾令溫理地理史記。習練文法。並令溫習格致化學及動植物學淺說。此數學者。雖考試細目表不載。而試官率以命題。故及之。若數學及度量權衡法。麻里斯早已瞭然矣。諾愛爾又策勉之曰。爾父令爾入學肄業。獲益定非淺鮮。他日爾自知之。爾爲我高足。必不負子期望也。逾六星期。伯爾遂挈麻里斯入實驗學校。臨行。麻里斯赴親友家謁別。親友爲之惄然。及羅姆年。邁多病。聞麻里斯且行。拊而語曰。我老憊。幾不支。恐不復相見矣。曩嘗自忍不幸。墳溝壑下。窓之日。得爾執紳相送。慰幸多矣。今何望乎。惟以敦品勵學爲囑。忠厚正直。福澤之原。不可忽也。馬爾脫。悄然不樂。臨別之日。忍淚相送。及車已遠。行乃與馬里。若奈。脫相對大哭。米賽爾與伯爾同往。車中竊語。麻里斯曰。主人令爾入學肄業。真覺可笑。豈以爾所知者爲未足耶。以吾觀之。爾之學問已與諾愛耳。相持不知爲師者。將爾遠離。不免戚戚也。語畢。遂出懷中書夾遞與麻里斯。曰。贈此識別物。雖不佳。留

爾用之。庶念故鄉老僕平日相愛之雅別後悵望之忱。麻里斯稱謝曰。思我之誠不在禮物。旣承厚賚。永佩勿諉。薄暮抵學舍。明日已屆試期。麻里斯獲携伯爾乃欣然而返。學舍本故宮遺址。地勢高聳。田畝皆在其下。旁立各廠舍。中臥室膳廳。課堂講堂及試驗房佈置皆精當。校長年尙少。性勤敏。其待學生也。如慈父。如嚴師。供養精慎。調護周至。麻里斯在家習於勞苦。於學中起居飲食皆極稱意。時而讀書。時而力作。敏捷無比。同輩皆敬服。學之中有偷惰者。麻里斯從而策勵之。塾師見麻里斯於耕田灌園。術無不嫻習。恨無以相益。麻里斯絕不自矜。深明學問無窮之理。聽塾師講解。必虛心領受。無怠容。本課已畢。同輩中有不能完課者。輒從旁指授。或進而助之。有不率者。則溫言慰勉。不加誚讓。以故學規益寬弛。而生徒皆勤學守規。不勞校長之督責焉。學中課程嚴密。自早至暮。無暇晷。生徒晨起。即入牛欄或馬廄。刷理牲畜。加料於飼棚。形如槽檻。上以盛飼料者。槽檻中除糞易新。既畢。往田中工作。午膳後遊散片刻。各入學堂讀書。所課者。如史記地理算學繪圖。

尋常律例財理學以及種植畜牧氣候物理格致化學經理田務學皆分日肄業頗稱精密。麻里斯從諸愛耳受業於以上各學先已刺得大致入學後默識心通獲效甚速。每月課輒膺首列。獨於繪圖學限於天材終輸人一著。麻里斯性靈敏於試驗化合之術以及金工木工無不得心應手惟不善丹青。諾愛耳雖悉心指授然卒無效。學堂種植之物品類繁縟。小麥圓麥雀麥之外。苜蓿零陵香以作芻料。大麥以製皮酒。蕎麥一物法境中有充食物者。此間以作肥料植於沙地乘其未熟時翻而埋之。工料植物科中植物之可供製造者  
皆屬工料植物科則有蕎麥可製糖及醇。霍布花蔓生其實可入皮酒。油菜以榨油。胡麻以作布。暇日塾師令生徒遊覽鄰近田地及製造廠以廣聞見。一日學中以大麥售諸皮酒廠校長率生徒往觀俾習製法。法取大麥漬以水令易發芽。芽已發臘令乾置鐵膠磧中軋之投於筒沃以熱水用物攪之令和取其汁入以霍布花使有香味復取出沸之傾水盤中俟其冷加以麴令發酵。皮酒廠中傾棄之廢料其用甚繁。大麥渣雜以他物可餵牲。

畜牲牛尤嗜之。其麴可作酵料。蒸醇製麪包者必用之。學中所種薯蕷菜皆售之。製糖廠及蒸酒坊。植物中可蒸取其醇者甚多。其物可分三類。一。卽酒。如葡萄酒皮酒。蘋果酒。梨酒之類。一。植物之含糖者。如甘蔗等類。一。其物雖不含糖而含有他質。可用法使成糖者。如五穀小粉及一切含小粉之果品。提醇之法必用蒸。所謂蒸者。乃取流質加熱。使成汽質。復加冷。使復流質之謂也。一日麻里斯偕諸同學往觀蒸酒坊。坊內專取薯蕷菜製酒。其蒸出之酒。乃雜醇。非淨醇也。法取薯蕷菜洗淨。切成細片。投箇中。瀆以水。並和以硫強水。復取上次酒瀆。亦係流質卽已提雜醇之廢質。也。加熱入之。旋取他箇。令汁自流入。加以皮酒麴。使發酵。然後用醇蒸之。其蒸出者。謂雜醇。再蒸之卽成淨醇矣。傾棄之薯蕷菜。渣埋藏窖中。備作牲畜肥料。凡糖廠所在地。其地居民必多種薯蕷菜。廠主先與農人立約。必以含糖較多者送售。以免虧折。製糖之法。先取薯蕷菜洗而切之。榨取其汁。傾銅鍋中。和以石灰少許。加熱令沸。其沸出之沫。隨手撇去。俟汁已淨。再加熱以去水質。乃用濾器濾之。盛以大鍋。

其濾器以羊手布爲篋。及冷結成晶形大塊。是爲粗糖。尋常食用之塊糖。皆以精製之糖。此等糖廠分爲兩類。一爲蔗糖廠。多設在海口。一爲著蓬菜糖廠。多設在大都會。糖之爲物。食之若不過度。於身有益。然惟近今始知用之。卽以蔗糖論。由來較古。然食至第十七周時。而其用始顯。至第十八周時。銷路遂廣。爲印度斐洲等國開一利源。二百年前。惟藥肆中售之而已。拿破倫第一絕英之時。芝法國始激勵其民創製著蓬菜糖。前此五十年。雖解製法。然不甚精也。五十年來。製法日精。俄法德奧等國。爭奇角勝。而蔗糖之銷路。幾不能與著蓬菜糖相半矣。麻里斯之在學也。有師友講習之樂。然不能無思鄉意。適逢假期。遂欣然而返歸。未數日。父病不能出。麻里斯代父理田務。其御下也。寬和有度。以身作則。一如其父。故不煩督責。而人自樂爲之用。雖好議論。如米賽爾者。亦唯唯聽命。無一語相難。麻里斯異之曰。爾何所見。而一無遠言也。得毋病乎。米賽爾曰。不然。自至阿藏格。習見非常之事。今恬不爲怪矣。卽欲有所言。輒自創曰。我平日好議論。往往有失言之。

悔。何復嘵嘵爲。今者爾卽誑我曰。我有新法可不下種而得穀粒。我亦且信之矣。  
斐理伯之子麻里斯舊同學也。麻里斯素知其偷懶任性。雅不願與交。此子幼無  
父教。又素爲母所溺愛。幾爲其父之續矣。幸自祖父歿後。習見其父種種窘辱狀。  
遂惕然深省。決計棄邪歸正。爲幹蠱子。是時爲人牧羊。頗勤謹。而其父自變產後。  
依然遊蕩。不治生計。惟以盜獵爲生涯。一日至及爾滿林中。竊捕鳥兔。爲守獵卒  
郎培爾所見。執之。控於官監禁十五日。罰銀壹百佛郎。或語其子曰。爾父鼠竊狗  
偷。今爲獄囚矣。獄囚之子。恐爲主人所逐也。其子情急。遂走訪麻里斯。請曰。我父  
游蕩無行。子受其累。不當復任其咎。且我豈能一日賦閑哉。我母房膳之費。皆仰  
給於我。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母無我。早爲溝中瘠矣。幸我年已及丁。方以應募入  
伍。遠適他方。脫離家累。爲樂耳。今日相訪。敢求我子一見。及爾滿君。此君與敝主  
人相識。得其一言。重於九鼎矣。麻里斯曰。子請勿憂。父過不及其子。此事自有公  
論。旣承謹諉。定當爲子言之。曰。我與子無交懼之雅。本不敢以瑣事相瀆。今蒙鼎

諾銘感靡涯。尊公實賢主人也。願效犬馬之勞久矣。惜離家太近。恐被父親纏擾。致方職守。異日如有機緣。幸勿忘也。時假期已滿。父病亦愈。麻里斯即遄返學堂。同學皆以久別相見爲樂。麻里斯精心向學。尤屬意於畜牧一科。數年前已習製乳油法。至是請於校長修蓋學中牛乳房。校長從之。遂獲奇效。學中所製乳餅。皆係軟乳餅。物頗精美。惟因窖房太濕。不能久存。故質不甚純。時已五月。邑中舉行農會。衆推校長爲會員。校長挈麻里斯同往。俾得參校各種牲畜之異同。並資其臂助焉。會事極盛。麻里斯終日在會場流覽。參考驗官及牧人之評論。默識於心。引爲己益。會中所列牲畜屬馬類者。曰急米生種。奴耳曼提所產最多。可騎。可駕輕車。曰大耳特種。曰比里牛斯種。軍隊用之。曰里母生種。亦軍隊所用。曰挨耳特南種。以駕砲車。此外能引重之馬。曰蒲老乃種。可駕重車。曰勃爾東種。弗郎岡多槐種。可駕塌車。大車。曰彼爾希隆種。可駕四輪大車。上下山坡。雖數千斤不餒也。馬之外。則有驃。波。槐。多及比里牛。恩兩邑所產最多。南方諸邑專作引重之用。

他國亦購用之。每歲出口約一萬八千匹。價值十六兆佛郎。屬牛類者曰奴爾蔓特種。產乳最豐。且易餵肥。曰弗羅蔓特種。其乳亦美。尚有一小種。曰勃爾東種。此外則有灰滿倫種。謹羅來種。毛白可以耕田。其肉甚美。曰巴爾脫乃種。產沿海各郡。曰加斯高納種。曰加羅納種。比里牛恩種。皆南方產也。曰薩來種。梅藏格種。凹勃拉格種。皆中高原產也。其產於薩和挨郡者。曰他里特種。爲阿耳魄山所產各種之一。其爲異國之種。而生長於法國者。曰荷蘭種。曰弗里蒲爾種。曰培爾納種。  
士肯  
產產乳甚美。曰豆哈姆種。英  
產易長而肉美。羊類則有克來翁種。培里鄉種。沙羅奴種。拉爾若格種。羅拉甘種。排爾培倫種。皆本國產也。曰美利奴斯種。多而且良。本西班牙產。舊有出口之禁。違者罰極重。千八百年間。西班牙王查禮第四。以羊一羣。遣法王魯意第十六。王令德西愛牧之。時蘭蒲牧場之名。爲各國所共知。法國之有美利奴斯種。實始於此。其羊毛豐而細。曰地斯來種。薩五斯膝種。皆英產也。最易餓肥。其肉極美。豕類甚鮮。近有克勞乃種。培格希爾種。約克希爾種。家禽

種類甚繁。雞則有安南種。呼丹種。弗來希種。克來佛裏種。圖爾根種。橫濱種。巴都種。鴨則有羅痕種。鵝則有都羅士種。麻里斯奮志力學農具有所注意。故於會中所列機器。皆能精心考察。指陳利弊。時伯爾亦至會場。與麻里斯相見。麻里斯勸其父購一牡牛。價頗昂貴。麻里斯再三慇懃。伯爾遂購歸。阿藏格牛性頗猛。故不令與他獸同處。特闢一欄拘之。欄地寬敞。通風。令易生長。麻里斯學期已畢。出學時。考試列首。先。遂欣然而歸。及抵家。則從兄如兒在家已兩月矣。如兒自歸後。病體漸羸。百藥不效。醫者謂非得鄉間清氣。恐不能瘳。伯爾知之。遂招致阿藏格。

## 第八章

麻里斯離家兩年。家人寂寂寡歡。日間一意治田務。尙可排遣離懷。日暮晏息。輒思念不置。或冬寒夜永。馬爾脫與若奈脫擁爐閒話。伯爾攤書獨坐。見麻里斯不在側。則悄然不樂。一日三秋矣。及歸。合家歡喜。如困始蘇。歸之明日。甫黎明。麻里斯蹶然起。赴田中鋤地。預備下種。若忘其身之久客而歸者。田中語米賽爾曰。子

亦知家居之樂乎。我昔在學堂。校長寬厚愛人。同學亦藹然可親。未嘗不心焉樂之。然終不及家居之萬一也。故知最親切者。莫如生長之鄉。最眷戀者。莫如手所營殖之地。予以爲何如。其父母戒之曰。兒試後辛勞。宜靜息。何急急爲。麻里斯曰。不然。兒近日讀書頗勞神。今得舒動筋骨。呼吸清氣。正可怡養天機。且兒在田中見菜花豆莢等物。心目俱爽。若令我一日袖手而坐。必病矣。伯爾聞而蹙之。遂不復阻。父子兩人周覽阿藏格各地。討論修蓋之方。麻里斯以所見質於父。父嘉其學識之大進也。急從之。議定分年易種法。芻料可倍收。前在會中所購牡牛。專令孳生傳種。並精選牲畜。汰羸留良。以成佳種。麻里斯又知農人能自將動植物產。製造成貨。而後售之。較之未經製造者。獲利可三倍。並以石礦中窟穴涼爽通風。可窖藏乳餅。令益純良。遂以試製乳餅。請伯爾允之。如兒性善布局。嫋於繪事。深以病體不能作畫圖師爲害。及時與麻里斯共謀布置。議暫以家中倉房改作乳餅房。隔分兩室。其一作暖房。其一作風房。暖房設火爐以取暖。置几一几面畧斜。

縱橫琢槽。以溜去乳漿。乳之不能凝者。如兒又善攻木。風房中隔板及石礦中地板。皆其所手造也。麻里斯與米賽爾預備模子籠罩木板蘆席草席等具。田事稍閑。即並力爲之。如兒既以體弱。不能力任。則終日在家中鋸鏽木料。三人者恒至夜分始睡。如兒與麻里斯同室寢。寢前又往復討論。姪姪不倦。如是者約一月。規模粗具。不能盡美也。然麻里斯以成效尙難預決。不敢輕率嘗試。擬俟小試獲利後。卽以所獲利匯積成款。然後謀建置耳。麻里斯先取牛乳數里脫。爾加以犧牛胃汁。視乳已凝。用勺挹取。傾模中。旋取出。置板上。繆以細鹽少許。三日後。移置風房中木枷上。令得通風。日必一翻。乳餅漸生霉點。逾三星期。乃取入石礦。如兒與麻里斯晨夕一往察視。初製乳餅。頗肥美。然不甚純。麻里斯歎然曰。物雖美。不能勝他家非計也。我家乳油名馳遐邇。今舍乳油而置無人顧問之乳餅。不亦慎乎。然事方創始。利弊固難洞悉。當逐加考驗。以求晉藏。久暫之度耳。計自半年以來。研求製法。今日小試。亦以半年爲期。半年而猶不效。卽決然舍去未晚也。一日麻里斯

忽得一法。取牛乳和入山羊乳百分之五。以製乳餅。已而不復省憶。某夕晚餐。麻里斯出乳餅遍餉家人。家人稱道不絕口。曰。餅色純白。香味發越。卽精於辨味之老饕。食之亦必稱快焉。麻里斯求其故。不得。急語如兒。曰。試取記事冊檢閱。第七十二頁。卽得矣。記事冊者。如兒所記。逐日試驗各事之冊也。如兒擇冊至。翻至第七十二頁。朗誦曰。十二月十四號。和山羊乳二十分之一。麻里斯恍然悟曰。是乃羊乳之功耶。我始念不及此。今始得配合之法矣。麻里斯又以乳餅遺及爾滿。及爾滿食之。稱美曰。能常此。不渝。不患無銷路矣。凡兩月而利弊盡顯。所製餅一律完好。惟名未揚耳。如兒爲麻里斯草定商標。中繪阿藏格田庄圖。風景宛然。邊書巴爾維爾伯爾氏。阿藏格田庄字樣。稿成。以示家人。伯爾夫婦。麻里斯兄妹。見之連聲讚歎。麻里斯曰。得此商標。旣絕假冒。又飾外觀。豈不甚善。所惜者太費耳。伯爾曰。我意伯爾氏下當加父子兩字。麻里斯曰。父親阿藏格之主人也。兒何敢僭。伯爾曰。乳餅之得以收效而獲利。非爾之功而何。且又有一說焉。乳餅雖美。名譽

未揚。尙非講求外觀之事。爾如入城。當攜取乳餅若干。分贈旅店主。及食物商人。令其一嘗風味。彼以爲善也。訂購者必接踵而至。名既播矣。然後謀飾觀賜銷之。事未爲遲。也。麻里斯如其言。即有商人定購乳餅二十五枚者。每枚價五十生丁。依此核算。乳餅之利。大於乳油多矣。一里脫耳牛乳所製乳餅。除乳漿不計外。可得二十五生丁。若製乳油。僅得十二生丁。雖已提乳油之乳。尙合他用。然爲利無幾也。馬爾脫見製法已備。鎖售日廣。亦就習其法。如兒爲麻里斯代操會計。檢閱帳目。知試驗之費。差已收回。以後所獲。皆贏餘法。贏餘之利。悉數存儲。備建造乳餅房之用。成麻里斯之志也。加兒又爲麻里斯繪圖估價。議建屋於石礦側。附近。奢房價約一千五百六百佛郎左右。時交八月。一日過午。忽聞車聲隆隆。止門外客下車。問伯爾在家否。如兒肅客入。告以他適。客曰。某來面呈要事。可促令歸乎。如兒急遣。若奈脫踪跡。須臾。伯爾偕麻里斯至。客曰。某巴黎乳餅大賣也。素性樸誠。不善周旋。昨寓旅店。啖乳餅甚佳。問之。知出自君家所製。竊願購存肆中。以公

同好。聞其價每枚五十生丁。然乎否乎。伯爾曰。然。客曰。然則每一星期請寄百枚。如原價郵費在內。如兒在旁。知此事大可居奇。恐伯爾父子之輕諾失利也。急趨前曰。每枚五十生丁。指自鄉至城。無包費運費言之耳。且初承惠顧。不敢不貶價以副雅意。日後牲畜器具。時有增修之費。成本既重。貨價不得不漲。非六十生丁不可。火車運費。由客自理。客聞言愕然。見其年幼頗異之。伯爾曰。此我姪也。如兒曰。我忝操會計。恐叔父妄成本之重。輕於一諾。不敢不爲此言。若定價之權。仍自叔父操之也。客曰。請依六十生丁之價。運費由我自理。惟君家乳餅之入巴黎者。須盡歸吾肆。不得他售。如兒曰。此約萬不可行。客欲撓吾自主之權。脫有巴黎他商求售於我。勢必坐而受損。安得不取償於客。必行此約。非八十生丁不可。客曰。價太昂矣。拂然而起。作欲去狀。伯爾懼有貶價意。方欲啓口。如兒復曰。客請平心思之。客之惠然肯來者。豈不以吾家之貨爲可取乎。且客欲求利。而禁他人之分利。是壟斷也。壟斷之人。何吝重價耶。况我家乳餅創製時。尙無把握。今則成效昭

然想巴黎商人必有願出六十生丁而不撓我自主之權者。客之願與不願不足計也。客曰：子言良是。旌願伯爾曰：然則七十五生丁可乎？伯爾首肯。客曰：明日請臨敝廬，早餐餐後同詣註冊官處，訂立合同，公同簽字可矣。伯爾曰：諾。客曰：君家乳餅亦嘗命名乎？伯爾笑曰：未也。客曰：貨不可無名。君家田庄既名阿藏格，即名之曰阿藏格乳餅，不亦可乎？既立名號，可作標記。其乳餅當用錫紙裹之，斯善矣。伯爾語如兒曰：試出畫稿示客。客見之，擊節歎賞曰：此子繪事之精，辯才之敏，可稱雙絕。畫稿盡善盡美，不煩點竇。某當攜歸巴黎，付之石印，隨用隨印，亦甚便也。客既去，伯爾慄然曰：頃客所言，眞耶夢耶？我未敢信也。誰謂一乳餅值十五蘇蘇名每丁，生五？耶？然則客轉賣時，當索何等價？如兒曰：一佛郎二十五生丁。伯爾曰：區區一小乳餅，乃值此數耶？曰：然。彼大旅店中有嘗至三佛郎者。曰：今日之事，若之功也。我之幸也。脫非我早以十蘇相許矣。若長於貨殖，聽頃者辨論之言，令我驚服。如兒曰：如能相持片刻，卽八十生丁可得矣。曰：我心有不安耳。若視我家事

如已事。他日之利。當共分之。任其勞者食其祿。義無所讓也。如兒曰。不然。語未及畢。伯爾止之曰。若不必復言。我已知之矣。爾父以爲若在我家。賴我供億。若以歲入之利。與供億之費。兩兩比較。區區者安足道耶。明日立契後。當函告爾父。備言若功。供億之費。不必掛齒。頃此後我家會計之事。悉以相委。兼理筆札。售一乳餅。卽以一蘇奉酬。語畢。顧麻里斯曰。我兒以爲何如。曰。甚善。甚善。父親此舉。先得我心矣。如兒謙讓不敢當然。心竊喜。一則樂於自見。一則以畧沾餘潤。可分家累。伯爾又固要之。遂不復辭。明日伯爾等赴旅店。早餐客取阿叢格乳餅和葡萄酒少許。食之。盛稱其美。遂釋然於價昂之故矣。謂伯爾曰。製造之法。宜秘勿洩。僕役輩不可深信。此事於某無所損益。誠恐馳名之後。必有爭利之人。起而仿效者。利權在握。勿落他人之手也。餐後同詣註冊官處立契。事畢而散。伯爾命於石礦側建乳餅房一所。屋凡兩層。下層分兩房。一作暖房。列什器甚備。一作烘房。設涼廚若干座。上層亦分兩室。軒暢精潔。一爲麻里斯室。一爲如兒室。各設床一。書櫃一。几

一石礦與園圃毗連。伯爾命擴其垣。盡圍乳餅房窖房於其中。田旁有隙地。凡豬圈兔屋家禽場皆在焉。伯爾以畜牛較多。乃就其地。新牛欄以居之。復就河濱選草場一區。租而用之。爲牧牛計也。馬爾脫以事繁不能兼理。雇斐理伯之妻爲傭婦。若奈脫專任乳油。事習其法甚精。更得其夫相助。措置益裕如焉。麻里斯勇健似乃父。加以年少氣盛。精力自倍。時而赴田中督率工作。時而入牛欄拭理牲畜。時而入乳餅房料量器物。時而至草場檢視牛畜。百務齊集。終日奔走。無暇晷。伯爾又年邁。時患風痺症。率以田務委麻里斯。麻里斯身任數役。毫無倦意。如兒常居一室。專司買賣。客至剖決如流。事具以啓伯爾。惟取裁決而已。伯爾與麻里斯稔知其精敏。故言無不從焉。冬日之夕。家人團坐聽事。爐火騰騰。燈光燦然。朋叢亦至。各就案旁環坐。女子手執針黹。口說米鹽瑣屑。及閭里近事。男子則談耕種。占豐歉。討論農學新法。客之數數至者。諾愛耳。若萌及郎培爾之子也。或天日晴和。及爾滿亦挈須若納間。一至焉。諾愛耳性厚重。不喜譏諷譏訕。請以讀書代

譚謹伯爾家故富於書。自入農會後。又羅致種種書籍報紙。譖愛耳披而讀之。興未盡。則莊誦古文辭數篇。須若納厭其寡味也。每至輒以佛爾納法國近世小說家小說數冊。朗朗讀之。聽者忘倦。一堂之內。家人師友。情話纏綿。幾不知夜之永矣。及時鐘報亥。客興辭。乃分道而歸。時麻里斯任牧事後。除舊布新。煥然改觀。盡退劣種。所留者皆上上品犧。始生麻里斯。精心剔抉。分別去留。牲畜中有稍不合格者。立即出售。不使容留。恐謬種流傳也。伯爾知其子識解過人。輒傾心聽之。以故阿藏格。牧場名噪一方。鄉之人欲改良其牛種者。皆就而購之。牛欄爲之一空。求者紛紛。至不暇給。則昂其價以應之。阿藏格又闢一利源矣。一日麻里斯。詣屠沽處核帳。途遇斐理伯之子。詫曰。爾豈賦閑耶。曰。我方投伍耳。曰。然則爾父曷爲不告我。曰。家父未之悉。我方作書報之耳。曰。阿藏格久不聞爾之足音。何也。曰。我何面目見人乎。如子之忠厚正直。不相非薄者。能有幾人。彼若見我。必且揚我家醜。令我羞愧欲死。災悔餘生。豈復堪此侮辱哉。我父以盜獵故。至今尚在獄中。我頃者詣

獄辭別了不見憐。聞其語皆怨望報復之言。恐變生不測。必遭株累。不如遠離之爲愈矣。曰爾直過慮耳。曰不然。情狀已顯。恐不幸言而中也。然事已至此。亦且聽之而已。所求於子者。我母生不逢辰。劇可憐憫。我入伍後。恐從此不復相見。明日請其來此一訣。且我自數年以來。卽有微貲。亦當親致其手。惟區區者。恐於事無濟耳。設有不測。勿以我父之故。累及我母。仍請留在君家。免其轉於溝壑。我即死於軍中。知我母不致凍餒。瞑目無恨矣。曰爾且勿憂。爾母在我家。必不至中道相棄也。雖然。爾何語之苦耶。曰子家有賢父。承義方之教。榮名歸之。身處極樂之境。安知他人之苦乎。如我者。羞見人面。畏聞父名。遇稠人廣衆。則低首吞聲以避之。義爲人子。而衆矢集於所生。子獨何心。甯不愧耶。往事堪悲。生不如死久矣。言訖。嗚咽。兩人執手道別。麻里斯悵然而歸。具以語告伯爾。伯爾曰。善爲我語斐理伯之子。其母遇人不淑。我意亦憐。安有相棄之理乎。此子幼無庭訓。幾蹈覆轍。憂患之餘。遂成令器。亦可嘉也。明日斐理伯之妻。以麻里斯書詣其子處。書辭甚簡。

文曰。

仁兄足下。昨歸備述尊意。家父已允所請。望安心投伍可也。麻里斯頓首。

斐理伯之子得書已慰。遂行阿藏格田務。日見繁昌。邑中亦陰受其福。既製乳油。乳餅。用乳較繁。售乳者率得善價。欲售乳必畜牛。牛多則糞亦多。以之肥田。豐收立致。且鄉間庶務如枝榦指臂之相聯屬。故一興則百興。所需執役之人日衆。工價騰踊。邑中無棄人。無游民矣。惟斐理伯以嗜酒無行。特見擯棄。卽傭於人。來不能久也。先以盜獵故下獄。及時期滿得釋。然卒不悛。遇金盡時。則遍走邑中。尋逐蹄跡巢穴。恣意搏擊。有所獲。輒市之以賣醉。惟守獵官培爾及巡卒。邏察甚嚴。故不得逞。然心甚銳之。尤所切齒者。則郎培爾也。嘗以險語逼之。郎培爾笑曰。汝直狂吠耳。鳥敢嚙人。一日侵晨。郎培爾忽聞銃聲。馳往覘之。則斐理伯方擊一野兔。也。讓之曰。汝甫脫繩綫。又復爾耶。真不可救藥矣。步而前斐理伯曰。速走速走。不然死我手矣。曰。是何言耶。是何言耶。且語。且前。斐理伯舉銃憚之曰。我已爾故不

得逞。切齒齟心。非爭朝夕。復仇之舉。正在此日。不速走。銃且發矣。郎培爾呵曰。勿爾勿爾。騰踔而前方。欲執之。忽然一聲。已倒地矣。斐理伯亦自驚絕。兀立不動。口中囁嚅曰。我亦不得生矣。然彼何相逼太甚耶。且我窮困無聊。一死何足惜乎。乃收野兔納懷中。由間道潛歸。旋取野兔並統售之。得錢入酒肆酣飲。飲時。如見郎培爾臥地狀。罄數瓶。竟不得醉。斐理伯既自知不免。又窮乏無生趣。且洩忿後。心亦內愧。遂赴警察署投首。鄉之民赴工次者。途中見郎培爾僵臥於地。流血殷然。共昇至其家。時其妻正在庭中。聞之以爲受創也。呼而語之曰。郎培爾何故至於此。握其手如冰。知其斃也。大慟仆地。昏暈幾絕。衆先昇戶於牀。倉卒間。人徒駭亂。有灌救郎培爾之妻者。有走告其子者。有通知及爾滿者。有馳報營兵者。未幾。郎培爾之子。狂奔而至。其母亦甦。母子相持大哭。正哀慟間。郎培爾之子忽收淚大呼曰。殺我父者斐理伯。也不報此讐。有如天日。奮身而出。適遇及爾滿。及爾滿慰譬之曰。尊公死於其職。行路同悲。子之復讐。亦固其所然。殺人者死。自有國法。刑

人之權不在我輩。幸從我言。少安母躁。遂止。先是斐理伯之婦。以其夫旣無行。若一無依賴。則饑寒第盛。勢將亡命求生。且夫婦分定。縫紝炊爨。理當任之。故雖不願與斐理伯異居。意謂貧賤相守。猶可稍戢。野心敵廬。疏食中保全。當不淺也。自入伯爾家爲傭婦。晨興赴工。午歸作食。率以爲常。一日歸家。其夫尙未至。然斐理伯素放蕩。出入無定暑。亦不之異也。執爨如常時。忽聞人聲鼎沸。則巡卒至門矣。問斐理伯何在。婦駭絕。幾不能起。立實告曰。不知衆卒搜捕殆遍。或發衾褥。或擊恒壁。竟無所獲。婦詰其何爲。曰。郎培爾在蒲燒爾遇害。衆皆疑斐理伯。故來捕之耳。婦曰。何由知我夫所爲耶。曰。斐理伯習於盜獵。盜獵者。手執凶器。情急時。往往出此下策。且斐理伯不嘗有報復之言乎。婦曰。此一時忿恚語耳。何足爲據。曰。汝袒護汝夫。誰則信之。其一卒曰。彼非不知情者。勿令冤脫也。遂共圍之。婦呼曰。我何罪。曰。汝良婦不敢相犯。然未可去也。婦曰。伯爾候我久矣。可無往乎。曰。此易易耳。適有童子過其門。卒語之曰。爲我告伯爾。斐理伯之婦。不能赴工矣。頃之。有以

斐理伯自首報者衆乃釋婦而去。婦終日在家啜泣。晝夜赴阿藏格道中。慰俯首疾馳。惟恐人之相識也。既至門。猝遇馬爾脫。兀立不敢前。馬爾脫握手相慰。婦大慟。馬爾脫引之入室。伯爾亦至。稍定。婦乃言曰。生路絕矣。將自此匿迹矣。誰肯容我者。伯爾曰。斐理伯無行。不以相累也。婦曰。妾凶人之婦也。君仁人。故相容耳。一旦去此他適。必棄我如遺矣。伯爾曰。嫂在我家。正煩相助。他適何爲。婦曰。何其厚也。然君必受人笑罵矣。以妾觀之。不如舍此他適。惟請給一證書。爲求職地耳。俗西

凡求事者。必出。主人。謹。審。明。無。過。方。可。收。用。

伯爾曰。嫂勤於供職。深爲嘉悅。偷。肯。屈。留。何懷去志。且嫂以不幸而罹凶。尋。何。堪。重。以。凍。餒。之。憂。耶。語。次。復。具。述。其。子。與。麻。里。斯。相。見。時。語。婦。聞。伯。爾。之。道。及。其。子。也。俯。首。沉。吟。曰。我。兒。知。有。此。事。當。若。何。羞。憤。耶。婦。知。伯。爾。無。遣。去。意。遂。以。黎。明。赴。工。昏。暮。歸。家。請。恐。爲。鄉。人。所。見。也。伯。爾。許。之。明。日。爲。郎。培。爾。下。妾。之。期。執。紳。送。者。甚。衆。皆。相。顧。嗟。歎。及。爾。滿。立。墓。前。先。言。郎。培。爾。任。事。之。忠。勇。並。慨。然。以。撫。孤。恤。寡。爲。己。任。衆。遂。散。伯。爾。既。不。遣。斐。理。伯。之。婦。鄉。人。皆。誚。讓。

之有相讐者。伯爾以夫之罪而及其妻。非義也。且彼固能自食其力者。奈何棄之。諾愛耳。及爾滿皆避其言。婦既匿不見人。久之人言亦息。惟郎培爾妻子素與伯爾相厚善。及時遂絕迹不至阿藏格。伯爾父子爲之悵然。然終不欲以私情害公義。待斐理伯之婦如故。且以郎培爾妻子新罹慘變。宜其怨痛若此。積久亦可相忘也。斐理伯之案訴牘已具。從裁判所勘問。斐理伯從容就質。盡以實供。時郎培爾妻子亦在堂。斐理伯向之謝罪。所司以斐理伯非謀殺。係臨時起意。故從輕擬流新加來圖尼一法屬太平洋羣島之地。爲流徒罪人之地。作苦二十年。臨行請於官。許其妻詣獄一訣。妻旣至。斐理伯曰。我無狀。累爾窮困終身。今日之事。自貽伊戚。且爲爾羞。豈不痛哉。然事已至此。雖悔無及。所刻不忘懷者。恐爾不免凍餒之憂耳。妻爲述伯爾慰留語。斐理伯太息曰。彼義士也。曩以彼才出我上。因愧生忌。今知罪矣。爾其爲我謝之。我今遠行。知爾有一棲之托。心便貼然。雖然。爾其怨我乎。曰。妻不敢怨。所惜者君悔過太晚耳。曰。我兒以我故蒙羞受辱。意亦憐之。別後。爾母子必時以近

狀告我勿相忘也。我從此逝矣。夫婦握手而別。未幾斐理伯首途由兒哀鳥洋中

名小島航海至新加來圖尼。

## 第九章

法制國民年滿二十。皆隸兵籍。習武事以備用。時麻里斯已及歲矣。馬爾脫知其子且遠離。神色悽愴。伯爾雖強作歡顏。然素依其子如健僕。如密友。膝下之歡殆無論矣。今則一別三年。還鄉之日。凡事都非。思之輒悒悒也。麻里斯如兒。須若納三人者。皆愀然不樂。須若納以其父與郡長及邑之總議員即租界之工部局總董也。相識謀以麻里斯病肺狀。援例請免。然恐麻里斯聞之勿善也。故秘不使知。及事洩。麻里斯語其母曰。我誠實人。奈何許之執兵以衛國。民之分也。兒體壯力強。必成勁卒。

托故以求免。則終身之玷矣。母聞而壯之。然知其意不可回。淚涔涔下。麻里斯曰。母何泣爲兒此行亦殊憫惄也。身雖在外。此心仍依膝下。惟當互通音問。以慰相思耳。俗例分贍之日。法例國民以二十年爲期。三年須入營。餘時作預備兵徵。兵徵

諸當入伍者。其冠皆標號緣邊以自異。且縱酒酣飲。志氣揚揚。積習相沿。以爲表忠愛之忱耳。豈知浮囂之氣不足以爲勇。惟鎮靜者斯爲眞勇耶。又國法之所以人人而兵之者。非不知兵凶戰危。人情所苦。然謂父母之邦。人人有保守之責。晏然無備。敵且生心。故必乘年少之時。練習成軍。然後可以禦外侮而保疆土也。而恒人之情。非其性之所好。而自願投効者。一聞徵兵。即不免離鄉失業之怨矣。麻里斯深明大義。分閩日安閑鎮靜。於流俗事。一無所與。點驗已畢。即遄回阿藏格。耕牧如平時。求替人以自代。離家後。請如兒縗理家事。且代承歡。以淡離懷。行有日矣。乃赴親知家謁別。旋接路濫即談奉遺至法國南境戍所。充防守兵。將行之前夕。走辭及爾滿。及爾滿已他出矣。須若納延。之入問曰。子明日啓行乎。曰。然。曰子樂於遠戍。殊令我輩傷懷也。曰。非此之謂也。分之所在。其可逃乎。曰。子壯士。自愧弗如。今始勿論。但得有還鄉之日。斯亦已矣。曰。是何說也。曰。父親嘗謂抽兵之法。易使年少之徒。離田畝而入城市。此其弊耳。曰。不然。舍阿藏格田家之樂而入。

塵。非病狂人不至此矣。曰是固然耳。雖然。子有志士也。敦品勵學。入伍後必蒙顯擢爲伍長爲曹長。在指顧間耳。以子之才。而又樂乎指揮號令之事。雖上將無難焉。夫戎服佩劍。肩荷經章。俗情所慕。然不願子之效之也。相愛之厚。何如我輩一別三年。亦已久矣。幸早還鄉。以慰饑渴。時及爾滿適歸。聞須若納語。曉之曰。爾其勿疑。麻里斯生長田間。阿藏格其所樂也。戍期已滿。安有不歸之理乎。以問麻里斯。麻里斯曰。先生實獲我心。須若納曰。我意慰矣。別後興居務以相報。及爾滿笑曰。以弱女而受武人之書。非所宜也。曰。麻里斯豈武人耶。曰。然則何等人也。曰。直麻里斯而已。乃握手而別。麻里斯詣戍所。軍中一切皆有程限。如官樣文章。絕無變化。演操執役外。一無所事。初客異地。城中無相識人性。又不喜入酒肆。天氣嚴寒。又不能遊行郊野。麻里斯鬱鬱不自得。遂絕跡不至城市。終日在營中以讀書作字遣閑。貽書須若納。踐臨別時之約也。並作家書報近狀。書辭甚長。備言軍中離索之苦。求其家人作書酬答。令遊子讀之。如共家庭之樂。家人得書欣慰。冬夜

在聽事出書示客。共謀分曹輪答。以慰其意。麻里斯旣懊悶無聊。則請於軍中給

養官軍中分設食物之官。助僕散官。大喜許之。復其役。是時麻里斯得一消遣法。意稍安。天

氣和煦。又得遊覽田野。益欣然意得矣。定例。遇收穫時。許軍士雜治田務。麻里斯

遂往富農家助役。富農驚其才。智深相結納。麻里斯日必一往。遍察一切種植法。

如淡巴菰即烟、玉黍即珠米、蜀黍即高粱等。皆非故鄉所產也。淡巴菰此物用法有三。或吸或喫或嚼。

含之者。實名曰尼谷。低納。惟水手疏工。溫溝匠及住居卑。

溫含之地者。用少許。有全服之過度。令人脊亂。脣力衰弱。

例禁私賣。專由公家發

售。法國惟數郡種之。以西歷二月下種。初用堆種法。用厚層築之土及糞料堆積成種子。於其中謂之堆。

至五月莖長七八生的適當。乃移植土上。一月後芟其頂。令葉速長。九月收刈。

刈畢乾之。乃售於官。玉黍以四月末下種。培土芟頂去草如常法。九月收刈。去子

之法。或以機器。或以鐵齒板刮取。人畜皆可食。其稈之用甚繁。法國北境數郡。不

甚宜種此物。間有種者。專飼牲畜。土人率取鮮者藏窖中。冬季取用。故雖草枯之

時。牲畜亦得鮮食矣。蜀黍與玉黍相似。稈首有若羽形者。可作帚。其實可飼鷄豚。

蜀黍之別種。本中國產。含汁可作糖及醇。是地畜牧之業。以家禽爲大宗。所畜者如鵝鴨及吐綬鷄。頗繁庶。食食無厭。大爲芻穀之害。麻里斯見之。始知伯爾於家禽場中。屏諸禽而獨畜鷄者。職是故也。一日麻里斯在野。途遇一鄉人駕犁車。隨以吐綬鷄一隊。舉止軒昂。鄉人下田翻土。羣鷄竄入畦中。見蜘蛛蠅牛白蟲等物。啄食殆盡。於是麻里斯又知吐綬鷄之有功。田務矣。伯爾兄愛顛在巴黎大肆中。執事二十年。主人倚之如左右手。及時忽易主。遂謝遣愛顛。時愛顛子女年已長。其女法皮納學成。以教授餬口。故家累漸輕。然家計尙未裕。自分銖積寸累。再閱數年。卽小康矣。不意中途罷廢。生平志願。如夢一場。以是戚戚無歡。悰食爲之不適。其妻貽書馬爾脫。道其夫抑鬱狀。伯爾思有以遣之也。招之至阿義格。愛顛躊躇再四。以伯爾固請。乃許。兄弟兩人操業殊異。遂爾乖離。相別數十年。一朝團聚。樂可知也。愛顛在鄉間。飽受日光空氣。體益健。無何歸思忽動。謀重至巴黎覓生計。伯爾以其兄畧有積蓄。撙節用之。便可資以終老。適附近有美宅一區。宅外

有園果樹成林。其實纍纍。伯爾道愛顧之問曰。兄意云何。曰甚佳。令我早得之。便以此爲安樂窝矣。曰此待價之屋也。兄其有意購乎。曰既不能居。雖購何爲。曰兄久於巴黎。宜其不知鄉居之便利也。曰我女以教授爲業。若居鄉僻。誰肯相從哉。曰恐未必爾。曰弟戲言耳。曰曩者嫂等來我家。法皮納與須若納甚相善也。須若納請從受業。法皮納許之。至今須若納尙憶前言。故及爾滿求弟走書相肯。偷法皮納肯踐前諾。修脯當不菲。日後奩金之費可取給於此矣。曰我女嘗爲我言之。某未之省。今聞弟言。始知非妄。不日當以書問之。幸而見從。賤夫婦便當偕老於此。鄉居雖僻陋。然得屏除煩惱。亦甚樂也。未幾。法皮納答書許諾。母女遂自巴黎起程。麻里斯在軍一年。擢伍長。旋以患病乞假歸。至則愛顧移家已三月矣。遊子還鄉。親朋話舊。樂可知也。無何。樂極悲來。變生意外。先是。如兒居巴黎。日病幾不支。及至阿藏格。吸引清氣。節嗇精神。多方調攝。疾漸瘳。夏令溫暖。健快如無病人。冬寒之際。咳嗽咯血。家人憂悸。已亦無恙。然肺體益弱矣。至是感受山谷間。

寒霧宿病復發。醫者決其必死。謂伯爾曰。此子生長城市。遂促天年。可悲也。凡肺弱之人。當習勞動。遊清曠。食品宜精約。如田舍翁。今乃閉之於霧塵湫隘之中。雖壯健人。猶不免血氣衰竭之症。況氣體素弱者乎。方其始至也。我見之意。其不久且亡。幸居是鄉。已延六年之壽矣。脫令生長田間。何至遽天耶。如兒竟不起。時麻里斯歸家。甫數日耳。麻里斯素友愛如兒。雖機密事。必盡吐露。有所謀。輒就商決。如兒亦爲之盡力。如造乳餅。議貨價。繪屋圖。置商標。皆其功也。麻里斯念如兒既死。誰復代如兒者。則哀痛不自勝。及念幸爾還鄉。屬續時。猶及一訣。下斂之日。復得躬與執繩。似冥冥中有默相之者。則又禮謝上帝。感極而涕矣。愛頤夫婦。雖見事久。然猶悲泣無已。愛頤旣閒居。無可自遣。終月盤桓墓側。以寄哀思。伯爾憂之。以商於麻里斯。麻里斯曰。伯父勤幹。人間居無俚非所宜也。曰。計將安出。曰。從兄不祿。蓋以伯父代之。我家自造乳餅。往來會計事。日以紛繁。非有專職不可。得伯父任之。在父親旣收臂助。在伯父略得薄俸。積畜亦可稍裕。庸非兩便乎。曰。善。

我見不及此。質之我兄。諒所深願。子職父代。見職如見子。亦足寄思子之情矣。麻里斯病良已。遄返軍中。未幾。移守阿爾及耳。麻里斯以離家愈遠。爲之不怡。然念此行得見異鄉種植之法。計亦良得。旣至阿爾日。登岸迤邐至蒲法里克成所城建米的雅平原之上。以饒沃稱。植物繁富。一望皆葡萄園。創種已久。歲益新種。方興未艾。其早生蔬果。有若豌豆。蠶豆。青豆。百葉菜。以冬月出售。遠方皆仰給焉。花則有玫瑰。茉莉。月下香。洋綉球等。異香馥郁。如入尼斯城。法國阿耳烏都首邑。麻里斯間出遊覽。但見綠樹成陰。街衢精整。風景一如故國。前五十年。水道不通。鬱濕釀毒。兵民之死於熱病者。太半乃爲之鑿溝渠。栽樹木。水土之佳。遂爲各屬地之冠。乃知人力所至。固無不可爲也。居無何。復自蒲法立克移守勃里達。正其地橘熟時也。麻里斯新擢曹長。遂以書抵家。侑以橘一叢。書不備錄。錄其首數行。

秋盡冬來。想我鄉已雨雪載途矣。此間和煦如春秋。雨一至。草木盡綠。萬樹著花。不閱記時。書。幾疑在五月間矣。以春分至夏。又至爲春季也。西國。男新擢曹長。漸覺

行間之樂。特以報聞。藉博一粲。並寄甘橘一囊。請嘗試之。勃里達橘園甚多。皆自阿細拉。斐洲境山北山口建閘引水。匯成烏代計皮爾河。乃引河水以資灌溉。採果者連蒂摘下。鋪棕席上。旋有婦女去蒂。投筐中。連入棧房。薦以草席。逾五六十果乃熟。區其大小。分別出售。種橘之利甚豐。每一撲克打兒。至少可得銀八百佛郎。尚有不止此數者。青果亦盛。不日可採。昔年男遊至加納城。及爾滿先生曾論及之。今者親歷其境。益信所言之不謬也。斐洲青果樹。比之撥羅文斯產。其大小之懸殊。猶我鄉胡桃樹之於榛樹矣。聞加皮里有極大者。他日如有機緣。當一往觀之也。

書尾畧述軍中日行事。并詢故鄉近聞。結以問好語。麻里斯居勃里達數月。心頗安。之謂且終成於此矣。未幾。南土有警。奉命平亂。遂移營。麻里斯自北而南。沿途流覽。始知阿爾及耳。土地之饒。畧施人力。便奏奇功。記此土歸附未久。遂爾改觀。他日太平無事。人力已至。收效當倍蓰矣。阿爾及耳植物。以穀類葡萄。海棗。浮木。

樹阿爾發淡巴菰爲大宗。而以穀類爲尤多。占三兆挨克打兒內兩兆三億七萬六千爲亞刺伯人所種者。皆瘠收。以亞刺伯人皆用古犁。入土不深。且不去莠草。不加肥料也。其爲歐人所種者。收穫較豐。然比之羅馬全盛時。相去何止霄壤耶。穀類之中。硬麥多於嫩麥。大麥尤多。佔全地之大半。土人率取以餵馬。蓋代雀麥之用也。阿爾及耳葡萄之盛。實始於法國南郡葡萄蟲爲患之時。初以釀酒不佳。無人顧問。近則精益求精。法民皆受其沾溉矣。林木一類。以浮木樹爲最多。銷運最廣。此樹之皮。卽浮木。即軟木。其用已顯。昔年阿爾及耳道路阻塞。艱於轉運。且亞刺伯人率有焚林之舉。或因疎忽所致。或因通道縱火。故林木率棄於無用。今則此弊已革矣。德爾平與隆哈拉沙之間。有高原焉。遍地皆阿爾發草。禾本科。草有縷質。可造紙。可織布。種草之地。占五兆挨克打兒。而萃於四倫省之薩意達左右地。有鐵道專運此草。至阿爾助海口。由此入歐洲。莫入英國者尤多。高原之上。羊羣亦盛。牧羊者多係亞刺伯人。彼固游牧種也。收地遼闊。可畜羊二十兆口。足以果

法民之腹矣。何必歲購德國之羊乎。及南土事平。復移守拉哥挨。沙漠中沃衍地也。源泉灌注。草木暢茂。而以海棗樹爲最盛。爲出口貨一大宗。海棗樹之下。雜種穀草果蔬。其類繁多。自格致精工臺盛。沙漠景象爲之一變。其泉水之將竭者。則淪而通之。其無水可得者。則鑿自流井。大約主數十百丈不等。以水能上透爲度。亦之四圍設以鐵水防土隕落。以溉之。於是沙礪之場。皆變爲水草之區矣。麻里斯流連風景。愛其山川之秀異。物產之豐盈。民風之疎野。然行役已久。鄉思漸動。默計瓜代在邇。心竊自喜。未幾期滿撤回。還返阿爾日。同行軍士中。有名依勃刺罕者。充斐洲遊擊兵。而有癩額已缺。眉亦半削。麻里斯在拉哥挨時。數與相遇。以其貌之異也。故特識之。依勃刺罕亦一見如舊。途中與麻里斯並肩行。時與偶語。麻里斯問面上之癩。得非傷痕乎。曰不然。得此已久。旣無父母。又無故舊。幾不知癩之何自來矣。曰一何孤耶。曰然。我以流落被拘。入孤子院贍養。不知父母何名。並不知己之何名也。入院之日。適逢聖方濟各誕日。故人皆呼我爲方濟客。及年長入伍。人又呼我爲依勃刺罕。我所

知者如是而已。自念少年孤苦。安望將來。豈如爾具慶之下。有父母門闈之望乎。爾今還鄉。骨肉團叙。家庭之樂。且羨且嫉。且爾農人之子也。鷄犬桑麻。重見故鄉。風景不亦快乎。曰我家在巴爾維耳村。曰巴爾維耳耶。曰爾豈識之乎。曰是殆鄉者經歷之地也。耳熟其名久矣。曰村建高阜之上。迤邐而下。達於山谷。谷中有溪焉。溪濱草場豐美。風景絕佳。曰我所見村落類此者。蓋十八九矣。曰然則爾一東西南北之人也。何以云生長孤子院中乎。曰此吾被拘後事耳。曩者漂泊時。足跡殆遍法國矣。曰僕僕何爲。曰始吾幼時。混跡無賴輩中。此種無賴如中國之江湖流丐口頭休咎轉徙乞食。其人髮黝而澤。異言異服。暮宿帳幕。其酋長手執巨棍。指揮徒衆。男女皆唯唯聽命。所至之地。必擇無人之處而宿焉。否則人且逐之。嗚呼慘矣。彼乃教我演技。骨節皆解。教我舉步。屏絕聲息。復令我自竇中出竇。卒僅容一狸。且以石子納衣囊中。衣上有鈴。令我探囊取石子。不幸而作聲。則鞭箠交下。噫。黃口兒乃教以穿窬之技耶。予憊極思遁。然監視甚嚴。卒不得脫。一夕謀至僻。

故多係奧國藩愛米妻人

地行劫。予大聲呼警。彼不得逞。予遂乘間逸去。匿樹林中。竟夕不敢出。天明。腹枵甚。蹀躞而行。覓人家乞食。忽遇遊客一隊。數車相隨。車式絕異。馬皆疲甚。殿以男婦數十輩。如執役者然。予趨前與語。彼不能解。蓋予久與無類輩爲伍。習蒲愛米痕語。不能操鄉談矣。不得已思獻技以動之。乃騰躍超距。作諸般戲。客驚歎止車相詰。予解其意。然不能答也。復作腹饑狀示之。客授予麪包。問曰。爾似流落人。亦願相從乎。予乃隨之去。始知客皆賣技者流也。徒黨數十輩。其魁渠曰郎伽倫。呼所屬曰工夥。遇之甚厚。或有患病者。苦心調護。如慈父焉。予窮困久。至此得少佳趣。遂一意習操縫轉換之術。術成。登場獻技。四座稱歎。乃挾技遍走南方各邑。無何郎伽倫患中風症。暴卒。徒黨四散。予後流落無所歸。適遇遷卒。拘入孤子院養贍。間習耕地之法。予身無民蹟證書。法例國民生必向鄉長處立據。註明生產時地謂之民蹟證書。有間。予生於何時何地者。不能答也。及年已長。遂投効入伍。生平大畧。盡於是矣。麻里斯既見瘢痕。又聆顛末。若有動於中者。曰。我能知癥之何自來。并知故鄉之所在也。復細

詰之曰爾在家時非名愛米爾乎。依勃刺罕凝思半晌曰愛米爾耶似聞其名矣。然迷離惝恍不能斷也。曰若奈脫非愛米爾之母乎。若奈脫爲培爾那氏愛米爾亦培爾那氏矣。依勃刺罕復默然良久。曰若奈脫我母耶。其然。豈其然乎。曰爾不嘗至諾愛爾之塋乎。曰諾愛爾非蒙師乎。曰其人魁梧面櫻色嚴厲無笑容。曰非手執長桿口講指畫者乎。曰然。曰爾無所據而多方詰我。莫非戲我耶。令我心中將疑將信。若存若亡。殆不可也。曰爾試思之。我頃者連據巴爾維耳愛米爾若奈脫。諾愛爾等名。爾皆觸於耳而感於心。此必非無故而然者。然且迷離惝恍不能自決。并不知癢之何自來者。無他。年遠故耳。曩者我鄉有無類輩嘯聚其地。若奈脫之子。違母命往觀之。遂被迷拐。其面上之癢。則玩戲墮地觸階石所致也。以我所知。合之爾言。其爲若奈脫之子。殆無疑矣。且爾今者遙回故國。可一見若奈脫果爲其子。骨肉天性。豈有不相識之理乎。曰然。則我母尙存耶。家於何地乎。曰傭我家久矣。眞賢婦也。今者還鄉。得令母子有團園之日。豈非大快乎。曰然。則我父

尙存乎。曰爾被拐後。爾父即棄世。爾母既寡。無以爲生。故我父招之入我家。爾母感我父之恩。自入我家。心力畢竭。可謂能報德者矣。麻里斯遂作書抵家。報起程日。不及歸期。欲偕依勃刺罕先至巴爾維耳也。既至。依勃刺罕覽其地鄉塾。禮拜堂廟長署。皆如舊相識。既而見一小屋。盤桓不能去。似即若奈脫與其夫舊居地也。麻里斯望見里門。喜極而狂。頽然欲倒。乃與依勃刺罕並肩立。依勃刺罕問何故。麻里斯遙指田莊。曰在咫尺間矣。曰非阿藏格乎。曰然。曰門閭在望。盍速歸謀歡聚。外人不當相擾。我且憩此樹下。少頃煩見喚也。麻里斯馳抵家。甫入門。家人大呼麻里斯歸矣。伯爾夫婦馬里米賽爾若奈脫皆至。次第接吻。各悲喜交集。曰麻里斯從此不復離家矣。馬爾脫撫而語之曰。我兒長途勞頓。得毋饑乎。卽語若奈脫。速具餐膳。若奈脫曰。唯。急往廚下。宰鷄烹蛋。麻里斯曰。兒此行頗不孤寂。有一同袍。自拉哥。挨結伴至此。今宵當下榻我家。明日卽起程也。伯爾曰。諾。其人安在。遂與麻里斯詣依勃刺罕所在處。途中麻里斯密告顧末。伯爾見而謂之曰。客

與我兒誼屬同袍。今夕請留敝舍。器具不腆。爲客洗塵。且我兄此行賴客結伴。以破岑寂。今夕之樂。亦以得客爲歡也。客至伯爾家。登堂暫息時。若奈脫正在布席。覆席之衣潔白無纖垢。伯爾呼若奈脫曰。麻里斯偕一同袍至此。爲具刀七分。客聞若奈脫之名。心爲之動。若奈脫亦神色一變。伯爾問何故。若奈脫曰。無他。頃見客來。異其貌似我兒。今知非也。作食如常。席既具。麻里斯肅客坐。故令與若奈脫相對。席間家人爭問麻里斯別後狀。笑語雜沓。奚暇與客周旋也。已而伯爾取美酒一瓶。遍斟坐客。舉觴爲麻里斯及客。賀長途無恙。旋問客何名。客曰。依勃刺罕。曰。此亞刺伯人名耳。曰。我入伍以前。曾入孤子院。人皆呼我爲方濟。各曰。方濟各名也。敢問何姓。曰。無家之人。姓於何有。曰。然則客乃流落而爲人所得者乎。曰。幼時與無類輩爲伍。慘遭凌虐。殆被拐也。語次。氣促色變。伯爾問癢自何來。曰。由來已久。不知所自。若奈脫起席。嗚咽不能作聲。呼曰。我兒愛米爾。客亦呼曰。我母。母子兩人。各悲不能仰。互相接吻。母曰。不見二十年。自分此身且永訣矣。安知有

今日乎。又願麻里斯曰。生我者爾父也。還我兒者我子也。盛德之舉出於一門。此恩殆難圖報。惟願天之福君家如君家之福我而已。

## 第十章

麻里斯征塵甫洗。即詣蒲槐爾及爾滿與須若納相待已久。須若納聞麻里斯至。躍而出。驩抱示愛。兩人契闊久。麻里斯訝其長大。非復昔年婉孌氣象。乃斂容稱讃。須若納曰。爾何拘牽乃爾。得非沾軍士之習乎。曩者不如是也。麻里斯嚴重如故。不敢以爾汝相呼。曰賢妹昔在髫齡。今爲閨媛。可相比乎。須若納曰。今異於昔者。衣服差長耳。相愛之誠。何分今昔。我視爾如兄。爾宜待我如妹。顧謂其父曰。麻里斯不當如是耶。及爾滿曰。否。童年輕狎之舉。非所施於弱冠之交。麻里斯其知之矣。他日爾許嫁。後如有少年相爾汝相驩抱者。良人見之必不悅也。須若納曰。若而人者。兄不願嫁也。一日適人。便絕朋友之懼耶。及爾滿曰。此童騮語耳。朋友之懼不在驩狎也。須若納曰。似也。然如父親之意。必令我曰。麻里斯兄。別來無恙。

否。母乃煩重與麻里斯遂告歸。伯爾爲道阿蘇格近事。知田事蒸蒸日上。牲畜無劣種。奶油乳餅名噪遐邇。伯爾曰。予老矣。爾當綜理家務。麻里斯曰。唯。父親才高識廣。諸事當稟承而行。時米賽爾年亦衰邁。不能服勞役。專任發運乳餅事。更以若奈脫之子代米賽爾之職。若奈脫之子即愛米爾也。然家人仍呼曰依勃刺罕。先在孤子院習耕地法。旣代米賽爾盡展所長。性又勤敏。在伯爾家未久。居然一幹僕矣。愛顧長子挨得里恩。先在商業學校肄業。學成入某牙行執事。其行規模絕大。地球各國子店林立。挨得里恩居南美洲兩年。因得遍遊巴西亞金丁二國地。及時至巴爾維耳省。觀麻里斯告以田莊修改諸事。及乳餅房營建法。甚悉。一日挨得里恩在伯爾家午餐。餐後啖乳餅甚佳。語伯爾曰。若此乳餅嗜者必多。曷不售之外國以廣銷路乎。曰。子戲言耶。曰。非也。彼勃里及加茂培乳餅出口者且彊彊矣。今阿蘇格乳餅卽不能過。何遽弗如乎。伯爾曰。其何以售之。將令我離家遠出乎。曰。伯父誠法國人也。我國處上腴之地。五穀果蔬繁富無比。又得阿爾及

耳及突尼斯兩地。

昔麥加  
北境地

凡寒熱兩道之物產兼而有之其品皆出他國之上無

如國人憚於遠出遂致貨物滯銷利權外溢英德之民則異是賣客入出所至如歸雖蠻夷之地猶必探其食用嗜好之所在而盡力以應之尤可畏者彼知外人樂得我國之貨也仿效假冒無所不爲既奪我國之利權又使外人議我物產之劣是兩損也伯爾曰作僞之人奈何勿禁曰遠在異國有何人爲我訪察其何以禁之卽如向巴納之葡萄酒即香檳酒發於法國向巴納地卽以其地名之香檳卽向巴納之轉音瓜搗克之火酒即香檳酒發於法國向巴納地卽以其地名之香檳卽向巴納之轉音名馳遐邇者也德人雜以蕃薯酒仍名之曰向巴納瓜搗克以其價之賤也故求者紛紛其計不亦巧乎麻里斯曰爭利如此其何以禦之曰無他謬巧惟在商人勇決敢爲我以貨往不可待人之來又當使我國之貨無一劣品其庶幾矣嘗聞製造家之言曰此貨僅可出口意在以劣貨售之外人也噫誤矣法人通病視外人如醉睡漢豈知智巧之人所在多有我國工價昂於他國故物價不得不貴物既貴矣可復攬以劣貨乎且法國葡萄之盛地球各國所共聞也而封德奈勃羅

之白葡萄尤甘美可口。宜我國之獨擅其利矣。豈知他國亦仿而種之。且不出於西班牙。意大利而獨出於不宜種葡萄之比利時。不亦異乎。伯爾不解其故。挨得里恩曰。露種之葡萄故不宜於比國。用密室種之。則熟矣。比國煤價極賤。乃建極大之房。專種葡萄。燃煤取暖。葡萄大熟。四季不斷。其歲輸於法國者。不知凡幾也。不獨比國爲然。即英國之奴爾曼特島。亦用此法栽種。而以虹賽島爲尤盛。由此觀之。我法人可不加之意乎。挨得里恩在巴爾維耳。已三星期矣。乃與郎培爾之子佐治航海至英。時佐治謀遊覽英國各大園圃。歸法後。謀再至安社附近之種秧家。事發於庚辰秋盤桓數月。然後旋里。先是佐治數與阿藏格夜集。及其父爲斐理伯所殺。遂絕跡不復來。然兩家交誼如故。斐理伯之婦亦曲意自持。望見佐治。卽遠而避之。久之佐治意稍解。復往來阿藏格。然年已二十八矣。頗有納室意。謀以橐中金。以賤價購鄰邑郊外隙地一區。建屋。治種秧術。以及爾滿相待之厚。也就決可否。及爾滿則大懶之。勸以蓋建後即納。佐治久屬意於伯爾之女馬里。因

央及爾滿作伐。及爾滿允之。伯爾素器重佐治。見其事母孝。他日必爲克家子。既聞及爾滿之請。商諸妻女。欣然許諾。訂於半年後完婚。禪指爾時佐治可旋里矣。麻里斯以妹得夫婿爲樂。請於父。盡以餘資供奩。金令無事畜。憂伯爾以麻里斯婚年在即。欲留其半以與之。不之許也。麻里斯曰。兒殊不作求偶想。伯爾曰。今時則然耳。不久必思之矣。凡爲農夫者。內助爲要。室有佳偶。可以博驩娛。破孤寂。日操耰鋤之役。夕謀琴瑟之歡。故農家之子。婚期較早也。爾篤於同胞。願我從豐奩贈。我不忍違爾志。惟自茲以往。所入之利。當與爾分之。如合夥可也。麻里斯曰。今家道方隆。何更張爲。父親旣爲阿藏格之主。卽終其身可矣。我安我素。不願合夥也。未幾。佐治歸至所購郊外地。相宅則見新屋巍然已矗立矣。屋外立寒溫燠三種密室。乃及爾滿所建也。及爾滿以郎培爾死於非命。又以馬里與須若納自幼相契厚。故以此報之。成婚之日。禮文繁盛。禮拜堂中香花妍麗。燈燭熒煌。賓客填集。幾不能容。陪婚者麻里斯須若納也。麻里斯年少氣盛。神采煥發。須若納纖弱。

生動衣華服帶高冠笑逐顏開若以有事爲榮者先是佐治願得須若納爲陪婚女以其爲舊主人之女不敢瀆也既而須若納以自請故與立焉斂錢之際婚配日數賀客之送先善舉

須若納握麻里斯手出錢囊授賀客兩人年貌相若真天然佳偶也惜門第懸殊無由相配耳禮成及爾滿張宴家園款賀客及夕開跳舞會樹上遍懸色燈夜分而散馬里旣嫁阿藏格爲之寂然馬爾脫惆悵尤甚麻里斯見其母子不能自遣也輒語之曰盍駕車一見馬里乎母子欣然便往每至則見佐治灌漑移植無倦容馬里結花球花籃花冠勤勤婦職一如其母子在阿藏格也聞馬爾脫來夫婦含笑驩迎越一小時始握手而別無何伯爾入城赴農學會常例巴黎歲以二月舉博覽會先期由各邑農會宣布會長故伯爾與及爾滿赴會也語次及爾滿謂伯爾曰君家牡牛頗善孳生歸途當一往觀之也旣至阿藏格呼麻里斯同往牛欄出牡牛於庭諦觀之果佳種也麻里斯曰誠然我索瘢求疵竟無所得及爾滿曰本無瘢疵雖求何益曷不赴會呈覽必受上賞也麻里斯曰我一小

農夫耳。敢與大家爭勝乎。曰操評鑑權者。但視牲畜美惡。不問境地之貧富。何分大小農乎。爾勿過謙。其加意調養。令外觀益美。人會保無失也。麻里斯從之。乃詳報會中屆期導牛入會場。評鑑官數其純粹無疵。既爲同類之冠。又爲會中羣牛之冠。賞以花紅兩分。會畢。得與盛宴。農部大臣欲獎以寶星。麻里斯歸功伯爾。請移獎之畧述。乃父治農之精。稱其知識過人。足資矜式。有功鄉里。不淺。區區一牛。固不必論也。大臣曰。爾善則歸親。誠堪嘉尚。且從爾言。以成爾美。不久爾必以此受賞矣。麻里斯稱謝。會中人有請以重價購麻里斯之牛者。遂售之而歸。甫抵家。急出錦匣獻諸父。曰此農部大臣以賜父親者也。伯爾曰。賜我耶。敢匣視之。則寶星也。曰非分之榮。實出夢想之外。雖然。牛之茁壯。爾之功也。我未免掠美矣。麻里斯曰。父親曷爲斯言。伯爾終不知己之得獎。乃從其子之請也。麻里斯在巴黎。日與諸農家討論。深悉公司之益。及歸商於及爾滿。請建農業公司。遂於某夕集村農而告之曰。請君購致肥料。如飼養。燐養即骨。硝養等。諸多望礙。所用器物。半皆。

苦。於心得母怨乎。衆曰然。諸君之怨固不足怪。我家亦復如是。今有一策焉。能使我等以賤價得精貨。亦願聞之乎。衆問何策。曰我等散處鄉間。即有所需。爲數無多。大抵委經紀轉向商家訂購。而商家不盡可恃。往往以質薄力弱之肥料。混售圖利。我等知其僞也。欲加察驗。又苦煩費。輒廢然而返。此無他。勢孤力散之故耳。千八百八十四年。國家定律。許各業立會自保。區區此心竊欲仿設農業公司。與會者歲輸佛郎一枚。以助公費。會中共需肥料若干。并請公司代向信義商家訂購。爲數既多。其價自廉。又省經紀之費。又得化學師察驗優劣。其利不已多乎。且不獨肥料也。即一切種子器具。亦從此例。諸君以爲何如。衆鼓掌稱善。皆願立名。囑諾愛爾訂立規條。巴爾維耳之農業公司。實昉於此。衆推及爾滿爲會長。及爾滿以讓伯爾。衆固請。乃許。自是會中所用肥料。皆已經化驗之品。其費較曩時省百之十五。而肥田要品。如淡氣燐鉀等物。其分劑始得確算矣。郎培爾長子斐理格斯。海軍步隊兵。也在營十年。拔曹長。得功牌。及時告歸。歸之明日。偕其母至

阿蘇格寒暄畢。母問斐理伯之婦安。在伯爾有囁嚅狀。又問曰。得非在君家乎。曰。然。曰。爲我語之來。有事相告也。斐理伯之婦正在乳餅房執役。以爲伯爾召己也。趨而出。及見郎培爾之婦兀立不敢前。婦呼曰。嫂其無怖。曩以先夫遇害。私心忿怨。不免遷怒於嫂。并恨伯爾之容嫂於家也。今知罪矣。一朝之忿。幸垂宥焉。且我之所以得見我兄者。其誰之功耶。語至此。戛然而止。徐曰。我兄自新加來多尼來此。自能相告。其詳當勝於我也。裴里格斯曰。我營於半年前。奉撥十五名防守。蒲拉曷附近礮臺。其地風景枯寂。所見者惟客民及土番而已。客民皆流徒罪人。公家以其忠謹。優給土地。土番弱則爲奴。強則爲寇。殺人無畏忌。是時復有盜動。意巡撫知之。飭防軍戒嚴。已而竟無事。故備漸弛。一夕客民馳詣營所報警。曰。土番結隊而來。意將劫奪礮臺。頃者殺戮客民。焚燬房屋。我逃遁得免。然追者且至矣。其速戒備。毋忽。我軍嚴兵以待。時土番已至。俟其近也。開銃擊之。應聲倒者甚衆。土番知有備。勢稍却。以鐵箭形如箭。其端有鏃刺用。手投擲。投我軍。我軍奮力抵禦。受傷者僅兩

人。塵戰兩小時許。土番見勢不敵。遂退。我軍慮其設伏也。嚴爲之備。天明。知已遠去。則見礮臺前殲尸遍地。予恐穢氣。釀毒急。命鑿大溝埋之。忽一土番從羣尸中躍起。投鐵箭。客民呼予曰。鐵箭來矣。語次。以身蔽予。予賴以無恙。急用銃頭刺土番斃之。然客民亦中鐵箭傷。已倒地矣。予昇之人營。盡力醫療。然受創甚重。竟無生望。但聞號痛聲。若以速死爲快者。予爲道感激意。并詢其名。爲詳報地也。客民曰。予斐理伯也。罪悔餘生。今頃刻盡矣。他日歸國。幸報我家。予雖無狀。爲妻子羞。聞予死難。或下數行之淚。未可知也。予咤曰。爾卽斐理伯乎。曰。子豈識我耶。曰。先父乃及爾。滿家守獵兵也。喟然曰。孤人之子者我也。罪當萬死。予曰不然。救孤子之命者亦爾也。功罪足相抵矣。斐理伯聞之意稍安。時環而聽者甚衆。斐理伯殮臥榻上。面如死灰。少頃復強起語曰。將死之人。一言相托。山妻容伯爾家久矣。子歸爲我語之。曰。我自蒙罪以來。棄邪歸正。每念前非。淚涔涔。下今當臨死。別無他語。所不能忘情者。惟妻子耳。語次。握手。若復有所言者。然不能文。伏枕已氣絕。

矣。予乃就其立功處。坎地瘞之。表曰。斐理伯之墓。海軍第二步隊兵士立。家人聞斐里格斯語。爲默然者久之。斐理伯之婦。聲淚俱下。郎培爾夫人慰曰。嫂其勿哀。爾夫人生前萬惡。盡以一死湔之矣。斐理伯之婦。求麻里斯作書報其子。謂曰。我兒遠在軍中。未知其父以死贖罪事也。妾恐言之不盡。敢求我子馳書相報。其詳切感人。必勝妾萬萬也。雖然。予仁人也。亦能使妾一享晚景之樂乎。但恐無厭之求。不免見外耳。麻里斯曰。苟有所懷。盡言無隱。但可爲力。決不相却也。曰。我兒不日當離伍矣。亦願招之使來乎。曩者郎培爾遇害時。我兒遠在異域。罪不相及。又蒙郎培爾夫人矜宥。卽令來此。當不見嫌。且我兒非乃父比。性頗勤謹。素爲舊主人垂青。子果用之。必當感恩圖報。而妾自有生以來。未嘗享家庭之樂。今得我母子團聚。効力一門。於願足矣。幸憐而許之。麻里斯曰。善。以告家父。必蒙許諾。令予臨行時。嘗謂予言。樂爲我家所用。若此志不變。自當招之使來。時及爾滿抱病在家。邀伯爾譚叙。伯爾急詣蒲槐爾。至則見及爾滿據坐大椅。須若納在旁。一見伯爾

兩頰紅暈。逡巡引避。坐定。及爾滿曰。今日當暢談也。敢問君家近狀何如。曰合家安善。曰麻里斯已訂婚否。年幾何矣。曰二十七矣。曰此求偶之年也。曰某意亦復如是。我兒輒曰。心之所安。何汲汲爲。然我兒素佩君教。歸當以君言告之。曰僕爲是。言意別有在。僕老矣。精力漸不支。不幸墳溝壑。其若之何。語未及畢。伯爾止之曰。勿爲此言。曰智者當有遠慮。僕所躊躇者。惟我女終身之托耳。後顧茫茫。恐不及待也。單門無強近親。僕嘆曰。後田務殷繁。無人相助。伶仃弱女。其何以支。區區此心。竊願及時擇配。以慰平生。但得母女降心相從。此事不難成就。無如我女苛於擇婿。諸少年來此相見。竟無常意者。我女習於田家之樂。雅願終老此鄉。必得志趣相同。能治田務者。乃肯委身焉。所以難也。僕百思之下。僅得一人。以聞我女。亦已首肯。雖然。子僕之老友也。親見我女在襁褓中。又蒙尊嫂提攜保抱。老夫之外。我女於君家最爲親密。婚姻事大。敢折衷焉。伯爾稱謝。及爾滿曰。世間萬事不能盡美。僕頃所言。其人學識兼長。嫋於農事。無如境地清寒。亦一憾也。予明眼人。

易地思之。謂我計將安出。曰貴產之有無。非第一要義也。君所器重之人。旣合令媛之意。便可定計。君故饑於貴。令媛得之。以之事畜裕如也。婚姻大事。而以貴產之有無爲進退。則惑矣。曰然則子居我地。不三思而決矣。曰然。曰僕亦何獨不然。僕意中人非他。卽令子麻里斯也。伯爾驚曰。君殆未之思耶。一村農耳。纖鄙無足數。卽僕嘗爲君家傭矣。門第相懸。何可強也。曰子才高行潔。心佩久矣。頃者設辭問難。備蒙教益。今知僕屬意。令子遂變前說。豈知僕之愚見。但論人品之清濁。不計門第之高卑。今僕與子皆第一流人物也。何多讓焉。今日歸廬。請以鄙意與尊聞。及令子商之。偷蒙見答。卽以復我。伯爾欣然而歸。具道其語。婦女之性。多視其子爲無上上品。馬爾脫素珍重麻里斯。若以及爾滿之屬意爲無足異者。然念其子且暴富。大喜過望。撫而語之曰。非兒之賢能。曷有今日之樂乎。麻里斯聞之失色。問頃者何以答及爾滿。伯爾曰。及爾滿情辭懇摯。已敬謝之矣。爾與須若納雅相契厚。琴瑟之歡。諒所深願。麻里斯曰。兒之厚須若納固也。然安敢望琴瑟之歡。

乎。請三思焉。勿輕諾也。麻里斯自是遂不復言。念門第懸殊。恐有疑其以詐計得妻者。跼蹐不自安。幾廢寢食。亦無意治農務。終日遨遊田野。冥心獨往。目中若無所見者。衆異其忽改常度也。以告其父。伯爾亦疑其驟遇意外事。或致心疾。萬福之原。幾釀奇禍矣。伯爾以情告及爾滿。須若納引爲大戚。不暇避俗嫌。謀徑訪麻里斯。促令許諾。遂駕驢車。遍走邑中。一日遇於河濱。麻里斯垂頭冥坐。不知其來也。須若納呼曰。有何開罪於子。令我羞愧若此。麻里斯聞聲驚起。曰。非須若納乎。曰。然。子我之意中人也。忍相棄耶。曰。妹勿聽浮言。相愛之忱。雖赴湯蹈火。不敢辭也。曰。愛我而不以我爲妻。是何說也。曰。秦門第相懸。何曰子猶不免貧富之見耶。向以子爲智者。今而知智者亦不能無失也。子試思之。我性耽鄉居。兼之鬱鬱一身。終鮮兄弟。而父親年邁多病。何忍遠離膝下。頗願得一同志者。托以偕老。既可遂我孝養之忱。又得令衰親收指臂之助。頃見諸少年美冠華服。香氣撲鼻。一入田中。不辨菽麥。其能辨菽麥者。率皆粗獷鄙夫。令人作惡。百計相攸。頗難其選。快

婿之稱。非子莫屬。子而相娶。雖終身不嫁可也。我兩人幼同嬉戲。予之母猶我之母也。予之妹猶我之妹也。且出我於死地者。非子也耶。麻里斯聞是言也。如夢始覺。心竊自喜。須若納知其意已轉。問曰。我父若不與我全產。但資我金。令與子之貴產相等。予其許我乎。曰。相慕之雅。豈論貧富乎。曰。我必不能舍蒲槐爾而去也。已請於父。辭奩金而受田產矣。曰。勿爲是言。曩聞父親語。令我心神恍惚。今已悟矣。即當往見尊公。白感激之忱。并謝一時之失也。須若納請麻里斯登車執轡。授之笑曰。爾多疑人。脫令我御車而行。將以我爲不願相從也。旣承金諾。其爲我執轡。麻里斯辭不肯。須若納固請之。乃許。逾月舉婚禮。鄉長年老而病。以副鄉長主婚。先讀頌辭。首誦麻里斯敦品勵學。不愧盛舉。次誦須若納志趣高潔。重情義而輕貴產。足式薄俗。爲辭甚美。衆皆疑諾愛爾之所爲也。未幾。伯爾舉鄉長爲從女法皮納主婚。及爾滿奩贈甚厚。從麻里斯須若納之請也。麻里斯旋以阿彌格牛羊歸蒲槐爾。留其產乳者。令若奈脫母子及斐理伯母子牧之。

種  
者  
傳

百六十四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爲

給示諭禁事據文明編譯印書局職商廉泉俞復丁寶書稟稱職等糾合同  
志集有鉅款創辦編譯印書局租定房屋於上海四馬路胡家宅地方擇於  
六月初一日開辦所有編譯已成各書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賣射利  
易名翻印或妄爲增損改換面目貽誤士民實非淺鮮嗣後凡本局編譯印  
行各書均不許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合詞稟求准允立案出示  
嚴禁翻印并請札飭縣解一體出示曉諭並照會 租界領袖美總領事立  
案等情到道據此除函致 租界領袖美總領事暨分行縣解一體立案示  
禁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示仰書賣人等須知文明印書局編譯各種書籍  
均係該職商等苦心經營而成爾等不得私易書名改換面目翻印漁利倘  
敢故違一經該職商等查知許即指名具稟本道立卽提案不貨其各凜遵  
毋違切切特示

光緒貳拾捌年陸月初七日示

# 新書廣告

## 法國教育小說八種

不高合於最大多數國民之用乃小說中極有用之書教育中最靈效之機器也已譯成者兩種如左

### 治工軼事

國民教育小說

運動之現象其情節之離奇喧染之生動如袍笏登場維妙維肖其名言偉論殫見洽聞尤說部中極有用之書也洋裝一厚冊售洋三五分

法國麥爾香原著上海朱樹人譯此

農業小說也述某農家購買田莊用新法樹畜不數年遂至小康條理井井可法可師而情景之描繪如生事

農業小說

### 穡者傳

生計家政女工農業商業國民陸軍

海軍小說書八種或敘陳倫理或闡發實業以說部之體裁作小學之讀本大率爲中下等社會而設故程度

# 新書廣告

蹟之變幻不測使平澹枯寂之境一變爲離奇生動之觀卽無志於農業者亦足以破睡魔而資消遣矣洋裝一厚本售洋五角

## 科學小說 鐵世界

科學小說者文明世界之先導世有

不喜科學書未有不喜科學小說者其輸入文明思想最爲敏捷是書爲

法國迦爾威尼氏原著氏爲巴黎小說巨子其所撰科學小說不下十餘種鐵世界其一也書中述鍊鐵村之規制綱舉自張有條不紊吾國近今工業發萌管理大工作是書其師導也書成在普法戰爭後其意欲大快法人之心故書中描寫日耳曼人刻薄嚴冷之風不遺餘力以忍心毒害之忍毗卒自斃於毒瓦斯淵經置周密之鍊鐵村條成爲、表占領之棄地而佐善醫士以仁慈博愛克成厥功雪恥復仇至爲愉快吾士而尙有未死之心者乎亟讀是書以爲前途之奮勵焉可譯者爲吳明玉

入筆離

吉洋四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文書局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印刷

同 年九月發行

教育小說（稿者傳）



原著者法國麥爾香

繙譯者上海朱樹人

印行者上海文明書局

不准  
印



印行者

印刷所

上海文明書局活版所  
上海四馬路胡家宅

發行所

文明書局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北段

